

意義呢？就人類最基本的本能說，有兩種，即飲食本能和性本能。前者爲維持個體生存所絕對必須的本能，後者則爲維繫種族延續的唯一本能。性本能雖不像飲食本能那樣按時需要滿足，但在一定的年齡和經過一定的時間內，其要求滿足的傾向不僅存在，而且較飲食更爲劇烈。因爲性本能在生理上的作用和反作用，都異常強烈。我們從日常生活上常常看到當男女進行戀愛（本質上即要求滿足性慾）時，尤其達到戀愛的白熱化時，男女雙方在精神和生理上都呈現異常緊張的狀態。反之，如果遇到一方失戀時，亦在心理上和生理上表現另一種異常劇烈的神情，甚至於灰心短氣，而走到自殺。由此可見性本能（里比多）在人類生理和精神上所具的勢力是如何偉大了。很明顯地，從人類種族的自保上說來，這種性本能要求滿足之如此強烈，絕非偶然，而是全體生物發展到最高階段的成果。因此我們認爲佛羅依德重視性本能在人類精神生活上的作用，不是沒有根據的。同樣，佛氏認爲性本能在某種條件下受到阻抑，即性本能受到另一本能的禁阻，至於發生惡夢，發生神經病，這也很合乎事實和邏輯的。這我們只要看許多失戀者的精神狀態便可了然。佛氏說：「性本能如能得到常態的滿足，絕不會發生神經病，神經病（就他所已研究過的而言）的形成是由於性本能的被剝奪。」我們認此含着大部分客觀的真理。但是佛羅依德所謂的自我本能，其意義不甚確定。所謂「唯實原則」，一更是模糊。由我們看來，在現社會制度下，阻抑人類的性本能，即妨礙人們的性慾滿足的正

是這個社會制度的自身。這是很明顯的，在這個社會制度內，最大部分的財產握在極少數人手裏，因而最大多數人不但性本能的滿足被剝奪，即連飲食的本能亦已被剝奪殆盡了。在另一方面，握有財產的少數人或其擁護者，爲了自保計，還造出各種宗教上或道德上的教條，希圖從精神上蒙蔽大眾，使大多數的人性本能自動地加以禁阻。大概神經病的發生都是由於這個原因。那些宗教和道德的教條的人們之中，因爲這種人一方面既相信那宗教和道德的禁慾觀念，而另一方面生理上的性慾又不斷地強烈地要求滿足，於是矛盾和衝突便在同一人的心靈內激動而緊張起來，緊張到某程度，神經病的症候就隨着出現了。這種情形，在我們婦女當中尤其普遍（據佛氏所治療的神經病以婦女占絕大多數）。因爲婦女受物質的壓迫和道德禮教等觀念的纏制最深，所以性本能也就不容易得到常態的滿足。由此，我們得到的結論應是：許多神經病，尤其是婦女神經病之出現，從個體說來是虛偽的道德或禮教觀和性本能衝突之結果。但從客觀方面說來，卻是社會制度（包括宗教道德和禮教觀念）和人的性本能矛盾之結果。因此，要真正醫治神經病，必須改革製造神經病的現社會制度。而精神分析學之醫治神經病的範圍和效力是很有限制的。

（二）嬰孩期的性生活與性教育。向來的心理學家和生理學家及一般人的見解，都認爲嬰兒沒有任何性的要求，更無所謂性生活。而佛羅依德則堅持嬰兒自生下來就有性本能滿足的要求，並且時常藉



吸乳，吮指頭，出恭等實行性生活的滿足。並謂性本能是逐漸發展以臻於成熟時期。這種見解，雖為大多數人驚異和反對，但我們如果平心靜氣地加以考究，亦不能說沒有相當的根據。因為自最初單細胞的原始

動物進到現在的人類，是經過了無數萬年和無數階段的發展。在最初的單細胞動物中，實行細胞分裂的繁殖，男女兩性尚未分化。隨後經過無數階段的發展才達到兩性分立，但尚無專門的生殖器，再後經過無數階段的發展，才發生專門的生殖器，由交媾而生殖。這種生殖的發展史，也就是性的發展史，這在生物發展史上是有跡可尋的。據此，我們可以說，在人類個體發展中性本能也一定或多或少地反映着全體生物發展的階段。如口和肛門及其他器官之含有性感，正是反映某一動物階段的遺跡，如胎兒某期內有尾之反映，與階段一樣，是毫不足為奇的。如果性本能不是由嬰兒期逐漸發展至於成熟期，即由量的發展到質的變化，則所謂青春之性的成熟究從何而來呢？我們如果丟掉狹隘的成見和虛偽的道德觀念，便不能不承認，即嬰兒也有微弱的性感。兒童時期有某種幼稚的性活動，性是逐漸發展起來的這一結論。但是無疑地，佛羅依德對於嬰兒及兒童時期的性要求和性生活是過分地誇張了的。但人們不應因為他的誇張就從根否認他那一部分的正確見解。假如我們能承認佛氏另一部分正確的見解，即承認兒童亦有某種幼稚的性的活動，則我們對兒童的性教育便不應忽視，不應只採取無理的壓制手段，應給兒童以科學的正確的解釋而利導之，使不致

因幼稚的性活動而傷害其身體與精神。這就是佛氏所謂「應控制兒童的性生活於其青春之前，而不應遲延以致於其本能勢力潰決之後。」

(三)「昇化」問題。佛羅依德認為要想避免神經病的發生，即避免性本能與自我本能之衝突，則莫如自覺地有計劃地導引性本能。『所未發洩的能量而移用於不屬性的目標之上，』這就是所謂「昇化」。譬如當戀愛失敗或無法尋找適當的性對象時，便將所有的精神能力用於研究藝術科學或其他正當事業之上。這樣，性本能所含的能量有所發洩。精神有所歸屬，而神經病自然不會發生了。這種見解如就少數人，即有可能研究藝術，科學等和從事正當事業的人而言，是極有意義和可採用的。歷史上曾有許多偉大的發明家，哲學家 and 科學家如瓦特，康德及道爾頓等，一生從未接近女性，而以全部精力用在他們所專門從事的學術之上，這就是「昇化」的最好例證。但就絕大多數的人說，這樣的昇化是辦不到的。因為在現社會制度下，有無數的青年男女和成年人，根本就沒有研究藝術科學和從事所謂正當事業的可能，正是英雄無用武之地，怎能達到「昇化」的目的呢！所以要想避免神經病的發生，終極的辦法還是在根本改造社會制度。自然，在社會制度改造之前，我們應當勸導青年男女們不要因性的剝奪而頹喪，墮落，應當聚精會神於有用科學的研討，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培養高強的能力，以從事於社會改革的工作。但這已不是個人的「昇化」，而是為了全



人類將來的幸福（性本能的滿足亦在內）而工作了。

#### 四 佛羅依德一般的貢獻與謬誤

就佛氏精神分析學的全體而論我們認為以下幾點是他最有價值的貢獻：（一）人類心靈是動的，矛盾的，常有幾種意向互相衝突。這種見解正反映了客觀世界（自然界與社會）中之動的矛盾的現象。（二）潛意識的理論。這不斷給心理學上開闢了一個廣大無比的新殖民地，而且揭開了人類數千年來視為神祕心理（如詩人的靈感，或天才的直覺等）的天靈蓋。（三）意識與潛意識的矛盾。有了這一理論，則以前人們視為奇怪不可解的夢和神經病，都含有一定的意義，並可以解釋和治療了。

但同時，佛氏的學說也有兩個最基本的缺點。第一，他沒有說明精

神現象與自然和社會現象間的聯繫。第二，他說性本能的精神作用時，很少提到性與生理的關係。因此，佛氏在研究方法和說明上，都不免帶有神祕主義的色彩。

至於佛氏的謬誤最重要的是：他過分地誇張了嬰兒期間性的要求 and 性活動。尤其是他那特殊的「伊諦普斯心結」說，確有類於故意藉此聳人聽聞。其次，就是將「里比多」的理論運用到社會科學上去，企圖以此說明宗教、道德等社會制度之起源（例如他說：「伊諦普斯的心結」是宗教道德的起因——見精神分析學第五冊十六頁）——這些顯然地是荒謬的。本文為篇幅所限，對這些問題，只好不詳論了。

總而言之，佛氏的精神分析學是瑕瑜互見的，棄其瑕而取其瑜，這便是我們對於佛氏學說所取的态度，同時也是我們對於一切學說所取的态度，尋求真理才是研究的目標。



## 生育節制的理論和實際

董平美

生育節制之被介紹到中國來，已經有十多年的歷史，當時會引起熱烈的討論，尤其是一九二一年生育節制提倡者山額夫人（Mrs.

Margaret Sangor）到中國來的時候為甚，不過後來卻漸漸冷靜下去了。到了近年，生育節制的討論又復熱鬧起來，在北平與上海方面，已經



組織有節制指導所，不僅從事理論上的宣傳，而且已經開始實際的行動了。本年二三月間以熱心宣傳節育著名的山額夫人又來到了中國，因之節育的問題更被一般人熱烈地討論着。我也乘這時候，把節制生育的理論與實際來簡略的介紹一下。

在沒有介紹生育節制的目的以前，我們應先一說生育節制論的

起源。要說明生育節制論的起源，非從馬爾塞斯(Malthus)的人口論說起不可，因為沒有馬爾塞斯的人口論，就不會產生生育節制的學說。馬爾塞斯人口論的要點，是人口的增加為幾何級數的，即一到二，二到四，四到八，八到十六而三十二等等，而維持人類生命的食物的增加是算學級數的，即一，二，三，四，五，六，等等。因此每隔二十五年，人口的增加就要比食物的增加多出一倍，二百年後二者的比例為二五六對九，三百年後，就成為四九六對一三之比。這樣人口大量增加的結果，必將有一天要發生食物不足的危險。馬爾塞斯學說的錯誤，已有事實證明，我們在這裏不必去多說。不過他就根據這個理論，提出防止人口過剩的辦法來。他所提出的防止辦法有二種，一種是實質的防止，如戰爭、災荒、瘟疫、虐殺等等，一種是預先的防止，如禁慾、避妊、墮胎、禁止早婚等等。

馬爾塞斯的預先防止方法，後來因有許多人不同意，於是就有所謂新馬爾塞斯主義的出現。新馬爾塞斯主義者以為防止生育，以解決

人口過剩問題，是不能反對的，不過馬爾塞斯的生育防止法，是不合生理的要求與道德的標準的，因為每個人都有生理上性的要求，如禁慾或延遲結婚，非但不易實行，並且還容易發生醜事，而殺嬰與墮胎的方法，更是不道德的。於是新馬爾塞斯主義者就提出另一種的預防方法，這就是節制生育，使小孩的出生延期，並限制小孩的生產數目，以二人為度。換言之，新馬爾塞斯主義者是以人為的節制，防止產兒的增加，這就是生育節制說的起源。

這種新馬爾塞斯主義自從十九世紀以後，就很流行於歐美各國。而以宣傳節育著稱的山額夫人，卻是美國的新馬爾塞斯主義的健將。她本來是從事看護事業的，因為常看到許多女子之受多產的痛苦，尤其是窮苦的婦女，於是就深深地感到有提倡生育節制的必要。她曾經到歐洲去考察過新馬爾塞斯主義的運動，歸後即從事倡導生育節制，因為政府的禁止，曾經被捕入獄，但她仍繼續進行她的工作，終於得到很多婦女的信仰，現在生育節制已普遍地流行於全美了，雖然政府仍然禁止宣傳節育。山額夫人非但向本國努力宣傳節育的理論，而且也向全世界各國從事宣傳的工作，她的這次來華，當然也負有這個使命的。

## 二

為許多人提倡着的生育節制，到底有什麼益處呢？它的目的是什麼呢？據提倡者的意見，生育節制的目的約有下列的幾種。



第一，生育節制可以謀種族的改進。根據遺傳學的研究，人的體質與品性等等，同他祖先的品性體質等有極重大的關係。父母的體質佳而智力高的，生下來的子女，其體質與智慧也必不會同他祖先相差很多，要是父母的體質弱而智力低下的，則生下的子女也不會有康健的體質與高尚的智力。所以從人種的優生學上說，那些生理上有缺憾以及智力低劣的人，是不應當有生殖的權利的，可是對於這些人之生理上的性的要求，當然不能予以極端的壓止，惟一的辦法就是應用生育節制的方法，使不適生存的子女不要生產下來，於民族的健康，與種族的改進都有很重大的關係。山額夫人上次到中國來，在北平大學演說，曾謂：「……多產結果使人類養成一種『婦人之仁』和自然相反對；自然界中本來有生存競爭的一種現象，即強者優者自能生存，而弱者劣者便應淘汰。現在養成了一個假仁假義的慈悲心理，使不配生存者也生存，不當繁殖者也繁殖。種類必定一天比一天的衰弱，而大禍的發生一定是免不了的。」

第二可以解決人口過剩，促進世界和平。據提倡生育節制者的意見，現世界的擾亂不安，都是由於人口的過剩在作祟，人口過多了，非但失業人數增加，造成經濟恐慌，而且因為食物的不足，與領土的狹小，而必須向外擴展，尋求殖民地與原料市場，這樣自然就會發生國際衝突，把世界和平破壞了。而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祇有實行生育節制，使人口不至過剩而發生向外擴展的現象，山額夫人上次在北京大學說過：

「現在我們且睜開眼來看一看，全世界沒有一個地方，是沒有貧窮失業和感受其他痛苦的人的，會有人說這些病根，是關於經濟的、資本的和生計的問題；也會有人說是因為缺少宗教和其他道德的緣故。但我以為這些問題不是關係宗教的或經濟的，是一個生物學上的問題，是因為人口太多的緣故，然而這並不是我的創見。在二十年前，英國的大文學家大哲學者威爾斯（H. G. Wells）曾有過預言，說如果對於人口的繁殖不加限制，對於種類也不加限制，將來因此便可以釀成一個空前的大禍，在他說過的這話以後的十九年，到一九一四年便發生歐洲的大戰。這因為如果對於生育不加制裁，人口增加的速度是很快的，而智識科學和經濟的進步是不能像人口增加的速度那樣快，結果人口增加便超過了人類文化所能教養的能力，而且因此發生了大禍。」

第三，可以減輕家庭的經濟負擔，增進兒童的幸福。夫婦二人的家庭生活，經濟負擔不重，是很快樂的，可是一有小孩後，經濟的負擔就要增加，要是過多以後，經濟的負擔必更加重，而尤以小資產者與勞動者的境遇為最苦。子女過多非但增重父母的負擔，減少家庭的樂趣，而且對於小孩的教養，也因經濟關係而不能好好的顧到，有的病了無錢醫，有的大了無錢進學校讀書。這於民族的前途是很有影響的。要是實行節育，使各人在自己經濟能力的限度內生育子女，那必然可以減少這種困難。

第四，可以保護母性的健康，減少嬰孩的死亡率。做母親的因生育



過度，常常會招致種種的疾病，如貧血，神經衰弱等，而多產的母性的死亡率，也比少產的為高，據美國女醫哈蜜爾登的調查，產兒額在四個以下的，產婦的死亡率每千人為一一八人，七個的每千人為二八〇人，八個的為二九一人，九個以上的，每千人中的死亡率則達三〇三人之多。同時嬰兒多產後，身體也大多顯得非常羸弱，死亡率也大。據葛斯萊氏的統計，二萬六千個產兒中，生後一年以內的死亡率百分比，第一胎為百分之二三，第二胎為百分之二〇，第三胎百分之二一，第四胎百分之二三，第五胎百分之二六，第六胎百分之二九，第七胎百分之三一，第八胎百分之三二，第九胎百分之三六，第十胎百分之四一，第十一胎百分之五一，第十二胎百分之六〇。從上面二個統計看來，多產結果對於母性與子女都是不利的，而實行節育則可以避免這種害處。

關於節育的益處，據提倡者的意見，當然還很多，不過主要的卻不外上述幾種。

### 三

據節育提倡者的說法，生育節制的利益真是大極了，小之可以增進母性與子女之健康，改進個人的生活，大之可以改進人種，消弭戰爭，促進和平。要是生產節制真有這樣大的功能，那真是值得吾人大提倡而特提倡的。可是據作者的意見，卻不能抱着這種的樂觀。不過我並不是像那些頑固的守舊者樣的，以為生育節制的結果，將使不正當的性

關係大量增加，因為極力反對節育，我不過是說生育節制雖應當贊成，但不能像那些提倡者所說的，生育節制有這樣大的功能，只要普遍地實行，就可以解決一切社會問題了。

生育節制的起源，前面說過，是由於馬爾塞斯的人口論，馬氏說人口增加是幾何級數的，而食物的增加是算學級數的，因此必發生人口過剩的現象，要解決這個問題，節育實為一個重要的方法。可是我們知道馬爾塞斯的這個學說，並沒有真確的事實做根據。永井潛在他的優生學與人生論中說，馬爾塞斯人口論的要點，是根據於美國的人口恰於二十五年增加一倍的事實，可是美國人口的增加，大部份是由於外籍人民的移殖，並不是直接生育下來的。因此馬氏學說的根據就已完全不對；而且照現代科學家的研究，食物的生產是可用種種方法去增加的，並不是如馬爾塞斯所說的那樣固定。馬爾塞斯人口論的出發點，既有這樣的缺點，那末根據它產生的生育節制說，自然也是不健全的。

我們且不去論生育節制論的起源是否適當，而單就生育節制的主要理論來考察一下。據節制倡導者的意見，現社會的貧窮，與世界的不安，都是由於人口的過剩，因而要解決這些問題，非實行節育不可。可是這種理論是正確的吗？只要稍有社會科學常識的人，就會斷定這種說法，是錯誤的。我們知道失業人數的增加，社會的貧困，各國之向外擴展領土，以致發生大戰，都是由於一個根本的原因，那就是現社會之不合理的經濟組織。在現社會制度下，財富集中於極少數人的手中，一切



生產都是爲增加這些少數人的利潤，而於大多數人民沒有關係的，因此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失業者雖然充滿街道，而生產者爲提高物價起見，竟有把過剩生產品拋到海中去的。同時財富集中與大量生產的結果，必然需要廣大的殖民地，以爲供給原料及銷售過剩生產品之所。這樣國際間的衝突就發生了。戰爭並不是由於人口過剩的結果，人口過剩的學說祇不過是被帝國主義者用來做向外發展的藉口，以掩飾其侵略的行爲罷了。即使人口不過剩，而現社會的經濟組織沒有改變，國際間的衝突仍然是不能免的。所以生育節制者的以節育方法解決人口過剩而促進世界和平的說數，實是完全錯誤的，誇大的，不合事實的。

至於節育可以改良人種，這當然有相當的理由。不過我們要認清人種的優良，先天的遺傳，固有很大的關係，而後天的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要是貧苦者的子女生出後，社會的條件能夠給予他們以適當的教養，其體質與智力的發展不一定會亞於那些優良父母所生的子女。所以人種的改進，一方面固然要注意遺傳方面，使不適生存者無由生下小孩，而另一方面則尤須解決整個社會問題，使窮苦者的子女能夠得到適當的後天的教養。此外對於母性的健康，家庭經濟的減輕，節育當然有相當的效力，這是我們不能否認的。

總之，生育節制是不應該反對的，但亦不值得大吹大擂；像那些熱心倡導者所說的，一切社會問題以及世界和平都可由此方法解決，更不免誇大，假如在個人的生活上以及母性的健康上講，節育是很須要

而值得實行的，這是我對於生育節制論的正確估價。

#### 四

對於生育節制的理論及其正確的估價，我們已經明白了，現在來說一說現在各國實行的情形罷。

節育的運動本來很早就發生。希臘的許多思想家爲要保存其國家的強盛，就主張淘汰不適生存的人。柏拉圖說：「強壯的男子則使之結婚，病弱的則皆殺死。」亞里斯多德也說過，「產兒數應當加以適度的限制，如超過限度，即應墮胎。」這種節育的思想，雖發生很早，不過成爲一種有力的運動，卻是馬爾塞斯倡人口論以後的事，這在前面已經說過。馬氏爲英人，所以英人對於節育的提倡頗力。一八二三年帕勒斯著一本魔鬼的手帕，討論幾種節育的方法。一八七七年新馬爾塞斯會成立後，節育的宣傳就更進一步的實行。中國人所熱聞的斯托浦 (Stop) 女士，對此說倡導尤力，她於一九二一年發起「建設的節育會」，創設節育指導所。現在英國衛生部也准許節育運動公開進行，不像美日政府那樣取禁止的態度，所以現在英國各地多設有節育指導所。

法國人民對於節育的實行，在一七九八年就已開始，這是與當時的環境有關的。一八九八年以後，節育運動因得教育家羅澤的極力贊助，發展更形迅速。「人類新生會」的成立，就是節育運動發展的表徵。在荷蘭方面，一八七九年因英國節育論者的前去演講，就組織新馬爾



塞斯會，宣傳節育的知識。哀麗太女博士與羅格博士夫婦更爲努力，荷政府也贊助節育的實行，所以近年來的成效頗有可觀。

在美國，最早提倡節育的是哈門氏，而現在最爲努力的，則爲此次來華的山額夫人。她於一九一四年發起節育會，著過許多小冊子以宣傳節育的知識，可是美國政府是禁止節育的宣傳的，所以她曾經被捕下獄，出來後仍然努力宣傳，不稍畏縮，現在已有很大的影響了。

在蘇聯，從十月革命以後，節育已普遍地實行，非但人民是極力倡導，即政府也予以很大的贊助。指導人民實行節育的方法，不僅是醫師的特權，並且也是他的義務。一九二三年莫斯科產科醫師會議會經決議：「以一種沒有弊害的避孕方法去授與那些不能或不欲懷孕的婦女，那是產科醫師的義務。」蘇聯的婦女，因解放後多參加社會的建設工作，對於節育的需要比他國婦女爲甚，所以節育在蘇聯是極普遍地盛行着。不過他們節育的目的，決不是以此來解人口過剩的問題，藉而促進世界和平，這是我們應當認清的。

至於遠東方面，日本政府是完全禁止節育運動的，觀於前次山額夫人到日本去時，被政府禁止登岸一事，就可知道。在印度方面的節育運動，雖已有人在努力進行，可是成效未見。（詳情可看本誌上期印度生育節制問題一文）講到中國，自前次山額夫人來華後，節育運動即

已引起知識階級嚴重的注意，近年來北平與上海方面已有節育研究社一類的機關組織（可看本誌第三十二卷第一號王立明著婦女與

生育節制一文）現在知識階級之實行節育的，已經很普遍了。

## 五

最後我要來說一說節育的方法了。指導節育的方法，本是醫生的任務，我在這裏祇能籠統地將幾種方法來提一提，詳細的情形是要去請教專門醫生的。

節育的方法大概有下列的幾種：

（一）禁慾或節育法 禁慾法是完全禁止性行爲，所謂「柏拉圖的戀愛」（Platonic Love）就是屬於這一種，不過這是違反生理的要求的，在事實上也不易實行。至於節慾法則是主張在婦女最易受孕的時期內節制性行爲，據一般醫生的見解，婦女在月經止後的二星期內最易受孕，而此外的時期較爲安全，故性行爲祇能在安全期內行之。不過這種學說還沒有確切的事實證明，所以實效如何，很難斷定。

（二）斷種法 這就是用醫學上的手術，根本消滅生殖的能力。這種方法可分爲二種，一種是用X光照射，使男女沒有生殖的能力。第二種爲施行外科的手術，將男子的輸精管或女子的輸卵管割去，這種方法，據說極有效驗。不過這種斷種法，除非是絕對不適宜生育的人，是不大願意實行的。

（三）機械的方法 這種方法是現在節育方法中最流行的，其中可分爲幾種：（1）洗滌法，即在性行爲後，用藥水裝入特製洗滌器注



洗女性陰部。(2)用避孕器法，男性用橡皮套或女性用子宮帽。(3)藥物法，即以特製的藥物塞入女陰部以殺滅精蟲的活力。

關於節育的方法，我們不能在這裏詳論，最好是去請教專門的醫師。



## 對於今年兒童節之希望

陳碧雲

當轟轟烈烈喧騰一時的兒童年尚未過去的今日，而一年一度的第五屆兒童節又快要到臨了。在這「年」與「節」的雙重意義之下，一般兒童的現狀究竟如何呢？這是值得我們在兒童節時作一個概括的考察與檢討的。

首先我們所要考察的，就是農村方面的兒童。因近數年來的災荒，戰亂，一般農民均行破產，尤其是在受災最重的區域內——如河南、山東、湖南、安徽等省的無數農民，更因房屋田產被水淹沒，飢寒交迫，而不得不棲息於山林，食樹皮草根以苟延殘喘。在如此境況之下，歷來以父母的命運為命運的兒童，即使不死於飢餓凍餒，疾病災疫，也要被其父母論斤計兩賣去，而變為奴婢雛妓，度着牛馬似的非人生活。所以農村兒童現狀的惡劣和悲慘，在這裏是用不着詳說的。因為農村經濟的破

產，農民購買力的削弱，也必然影響到都市的繁榮，所以在都市方面，因市面的不景氣，工商業的蕭條，工廠，商店，銀行，錢莊繼續不斷的破產倒閉，實行緊縮裁員，減低薪金，一般依賴薪金為生的市民，也必然更處於艱難的境地。在這些貧困家庭中的兒童，生活的惡化與不幸，也是無容置疑的。在這農村與都市中的兒童（少數富家兒童除外）的狀況，都普遍惡劣化的情勢之下，迫不容緩的需要大規模的切實拯救，是誰也不能否認的。

然而以救濟兒童以謀兒童福利為主旨的兒童節，自實行以來，到底有如何的成績呢？四年來除照例屆時招集較為幸福的少數兒童講演慶祝而外，對於一般大多數受苦受難的兒童，並沒有絲毫的救濟計劃。兒童年宣言上認過去兒童節運動所以沒有絲毫的效果，是完全由



於中國的社會麻木不仁，小規模的兒童節不足以刺激人心之所致。其實這並不是真正原因。真正的原因，在我們看來，是製造不幸兒童的社會根本問題沒有澈底解決。但在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完全否認兒童狀況惡劣就沒有絲毫改善之可能，我們感覺到四年來為兒童謀福利的兒童節之舉行，在實際上沒有絲毫的效果，是因為歷年來的兒童節太偏於形式，對於大多數兒童的迫切要求，沒有加以深切的注意和認真去救濟的原故。所以在今年兒童節時，我們不能不作如下的期望與建議，俾使廣大的不幸兒童，能因兒童節之提倡號召與切實的救濟，而在可能範圍內獲得生活上相當的改善。

第一、我們認為對於一般啼飢號寒的災區兒童，必須迅速的設法拯救，因被災區域的農民，現在正值青黃不接的時候，自活尚且無力，對於兒童當然無法顧及。在此種境況之下的兒童，如果不迅速設法拯救，必將慘遭餓死。所以在今年的兒童節中，我們認為必須將災區嗷嗷待哺的兒童慘狀，詳細的向小學生們解說，激發他們愛羣的心理，使他們踴躍的為受災兒童們作廣泛的募捐運動，將所得的捐款，立即在災區設立災兒救濟所，使廣大的不幸災兒，不致因飢餓而死。

第二、在都市方面，因各被災區域的農民齊集尋找工作 and 乞食，以致大街小巷充滿了飢黃面瘦的流浪兒童。有的是向路人跟行乞討，有的在馬路上號跪求救，淒慘的狀況，實在令人目不忍睹，他們因乞討不着，為飢餓所迫不是變成偷盜財物的小竊，便是流為摸索衣袋的小扒

手，對於這些無家可歸的異常可憐的流浪兒，我們認為也必須設立收容所，或教養院來安插他們。

第三、對於童工和學徒的救濟，也是刻不容緩的。因為現代工業的生產合理化，任用童工的結果，隨使無數貧苦兒童踴進了各種部門的工廠，如香煙廠，紡織廠等等，他們差不多都和成年工人一樣的勞動着。在工作時間方面，大多數也是和成年工人差不多，有時竟超過十二三小時以上。心身發育尚未健全的兒童，在此種機器轟鬧，空氣污濁極不衛生的廠房內，劇烈的勞動了十二三小時以上，他們脆弱的身體，將遭受巨大的摧殘與戕害，是很難避免的。至於在牛馬似的勞動之下，所得的報酬，卻非常之可憐！每月工資至多不過十數元而已。至於在商店或工廠中當學徒的兒童，他們的工作和勞動時間，也大多和正式的童工一樣的繁重，在待遇方面，則更加惡劣，每月辛勤的結果，祇能獲得一二元剃頭洗澡的零用費。在此種惡劣境遇中的兒童，且不時遭受僱主方面的虐待和毒打。從上面的論述看來，此等兒童的生活悲慘，痛苦，迫切的需要拯救是非常明顯的。所以在此屆兒童節中，必須立即認真的實行改善他們的工作條件和待遇，嚴禁有害兒童身心的工作，和嚴懲非法虐待毆打兒童的僱主。

第四、對於一般貧苦兒童的保護與衛生方面，我們認為也應當急切講求實施方法。報章上社會新聞欄中不斷刊載的某小姐虐待婢女，某婦毆斃親女養女等等記事，都證明不幸兒童之需要保護的迫切。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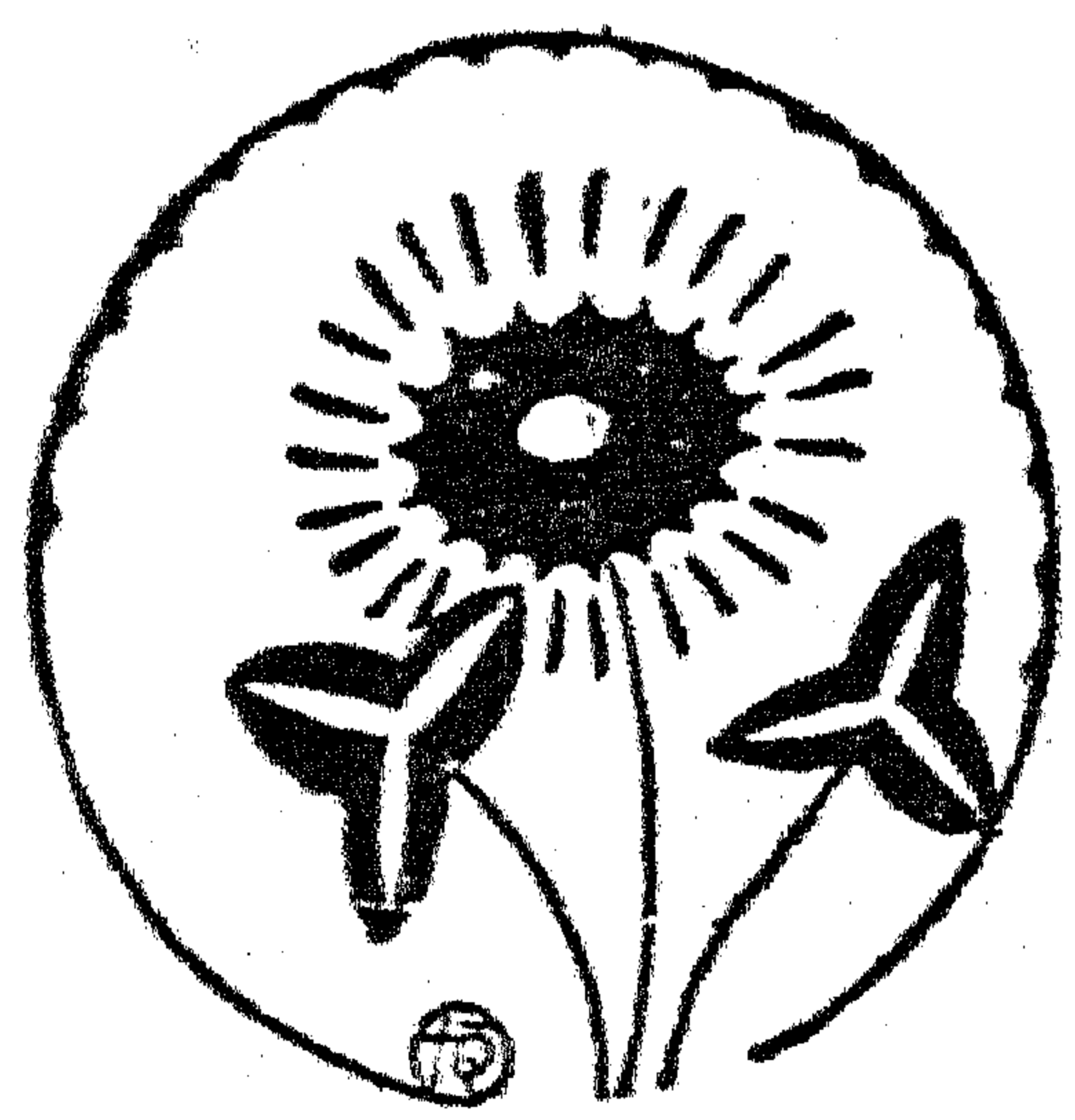
於那些貧苦兒童，因環境惡劣所發生的種種疫病疾病，無錢就醫，而致死亡者，實非常之多。對於這些兒童，我們認為必須在兒童節實行廣泛的提倡兒童衛生與兒童保護運動，使一般兒童家庭懂得在可能範圍內講求兒童的衛生。在貧民區域，亦應設立免費醫院或義務診所，使發生疾病的兒童得以救治，不致坐以待斃。

第五、我們認為對於一般貧苦家庭中的兒童，是必須謀求切實救濟制的實現，因為貧苦兒童的父母，大多數一日辛勤所得，僅足以維持自身的生活，對於子女的養育費無力負擔，需要物質上的救助。如果我們不把兒童看成他們父母的私有物，而當作人類社會文化的繼承者，那末，在其家庭無力贍養的場合之下，應當由社會國家方面來負責，這是當然的。所以在歐美各國都有母親扶助法，與家族的津貼制度。在蘇聯更完全承認國家有養育兒童之責。而中國關於這些保護兒童的必要設施卻絲毫沒有，對於培植和健全社會種族的基礎上，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極大的缺憾。所以我們認為在今年的兒童節與兒童節中，必須

馬上建立對於兒童的救濟制度，使貧困家庭中的兒童們不致受飢餓，因營養不足而發生疾病與死亡。在都市上的勞工區域，應多設立托兒所，使那些因父母做工而無人照顧的可憐兒童們有所寄托。

第六、對於一般兒童的普遍教育問題，我們認為也是值得在兒童節深切注意的。中國不識字的文盲，佔全國人民總數百分之九十以上。這種現象是何等嚴重！為着發揚中國民族的文化，為着社會種族的健全，對於未來的社會繼承者——兒童，實行普遍的國民義務教育，實在是刻不容緩的。至於在兒童一般讀物方面說，那更是顯出可驚的貧乏，即以所出版的兒童讀物內容來說，不是散播封建意識的有害說教，就是妖魔鬼怪一類荒謬奇談，真正有價值的兒童讀物，實在像鳳毛麟角一樣罕見。所以在今年的兒童節中，必須對殘害兒童思想的書籍，作一清算運動，積極製作富有科學內容和思想正確的兒童讀物。

總括以上六點，均為兒童謀福利之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我們誠摯的期望兒童「年」節的主持者能夠加以深切的考慮和實施。



## 消逝中的日本公娼制度

莎旋

日本不久就要明令廢止公娼制度了。到實行之日，吉原的公娼區

就將成爲過去。這種役使婦女做不道德行爲的制度，本來是在封建時



代爲防止更大的罪惡而設立的，乃從此就繼續了幾世紀，直到近日受西方文化的影響，社會責任觀念覺醒以後，才漸搖動其強頑的存在。

遠在一六一八年，莊司仁左衛門的提議，把東京郊外的一片面積約十二英畝的治地劃作娼妓區，地名就是吉原。其初約有妓女數百名住入，但到元祿朝（一六八八——一七〇四）就已達二千人了。十八世紀末，數達三千，以後就無大增加。不過東京的娼妓區實不止吉原一處，此外還另有五個『紅燈』區，故京內公娼總數，實有七千。在一九三二年，游妓院的客人總數計達五百萬，就是略等於大東京的全部人口。淫業收入總數計一千一百萬圓，若連酒宴打賞等費計算在內，當不止加倍。同年，日本全國的娼妓的總數共五萬一千六百人，此外還有藝妓七萬五千人，酌婦八萬六千人，女給八萬人，即總數在三十萬人以上。

這人肉市場的所以如此廣闊，也自有其社會的與經濟的原因。日本的婦女都閉處深閨，異性交際的機會實在太缺乏。別一方面，社會，尤其是農村的極端貧窮，也使婦女易成爲淫業老板的犧牲者，在日本北部，此種情形尤爲顯明，據半官報告，一九三四這年迄十一月止，北部的六府，就有四千五百個少女被賣作娼妓。

但貧窮也只不過產生娼妓的原因之一。吉原未建立之前，就有人收養假女，或誘拐，搶劫少女使從事淫業。最初的遊客，都只下級社會的人，以小店員爲多，故各店主對這些銷金窟最爲抱怨。爲了救濟上述弊害，仁左衛門才提議買淫須領執照，并移往郊外指定區域，并頒定了遊

客不能居留兩宿，妓院主人不得收買由拐劫而來的少女等規條。東京實行這辦法以後，各地也倣倣而設立其本城的『吉原』，惟聲名總以東京的最大。幾百年來，這幾成爲全國社會文化生活的中心。東京市擴充的時候，吉原搬到另一新地方去，就是現在的所在了。

妓館的遊客留名錄，可說顯示出幾百年政治，社會與經濟的變遷。最初的常川客人，都是些上級武士。在德川家當權，平靜無事的時代，這些武士沒有効命疆場的機會，又無處消磨他的精力，於是有些就從事鑑賞文藝或治理采邑，但多數只是流入於頹廢生活。

在武士們正有金錢可以浪費的時候，妓館自然是非常歡迎他們的。由這些武士的光顧，妓館就日趨繁華。妓女的住所改建得很漂亮，衣服是遍體綾羅，首飾是滿頭珠翠，生活丰度，都簡直與源氏物語所記載的古代宮廷情形相彷彿。這時候，一地方的名妓，常都有許多男女僕從，有些簡直具有控制那些諸侯或其他長官的魔力。老板遍處去收羅着美女，而當時的少女也頗多有想投身吉原，因而得到與那些本來連一見也難的貴人接觸的機會。

接着商業的勢力日漸抬頭，生活費的提高，使武士們的固定收入不能浪費。妓女們本來注重的是金錢，而不是社會的地位，所以就在元祿朝的文藝發達的同時，商場鉅子卻成爲妓館所歡迎的顧客。當時著名的兩家富豪紀國屋文左衛門與奈良茂左衛門，其浪費和富有是同等著名的。



這時流行的趣味文學，又使『紅燈』區的聲名更為廣播。這些作品中，戲劇如近松門左衛門的會根崎心中，小說如井原西鶴的好色一代男，都極負聲譽。此外菱川師宣，北川哥磨，尾形光琳，英一蝶等藝術家也每以吉原為其作品的題材。而松尾芭蕉的高弟其角（一六六一—一七〇七）的有名俳句『到處都是暗夜，只有吉原獨佔着十分明月』，尤其使這紙醉金迷之地不朽。近曾有批評家統計過當時的文學作品，其中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都是青樓文學，若是沒有這一因素，那時的文學色彩，一定會大為改樣的。

無論是吉原內或是吉原外，時間與習尚是不斷地變更過了，但是牠所歡迎的對象，仍然是有錢的人。牠的勢力使牠形成頗像是一種永久的制度。十八世紀末是牠的極盛期。以後則東京的別區內也有了相似的場所，名聲固不及原地大，但也漸接近一般人的腰包。

捐稅一逕總有着各式各樣的名目，應用於各色的娼妓，但娼妓的來源，始終都是大致以同樣的方法取得的。拐帶，誑騙，親戚及孤兒的出賣，雖還不能明目張膽地做，但經濟困難這一實際勢力，使淫業老板大得機會。他們派出許多代理人到貧窮的家庭去，和做父母的商定把女兒押出做二三年交易。大致的辦法，是看女子的姿色的等第，而借給那父母或這女子以幾百元至千餘元，約定以後在那女子的月薪內扣除。這借款中有一大部還是須用在女子購製衣飾上。接着的兩三年，就完全在鴉母的威勢下，過着極苦痛的生活，完全像櫥窗裏的貨物一樣地

被播弄着，連說是像籠中之鳥也還不配。她或者她的父母，是還會指着她的身子借第二次或第三次的錢的。若錢是她自己借着的，大概是為了珍貴衣飾，或者是在寂寞中遇着知心的窮客，要倒貼一點。

那些父母是不大了解他們的女兒將遇着什麼命運。有時代理人所告訴的只是帶他到工廠或酒店去做工，直到完全落在他的手掌中時，才使她明白將有何種遭逢。在近年，因北府人民的陷於絕食之境的總達數千戶，更顧不到考慮是怎樣去維持生存，甚至有些女子，為了家庭的需要，自己去找代理人賣身的。自然她們是希望在兩三年後，把債款清償，重回家園，但這希望是如何的渺茫。據日本的救世軍的發起人山室軍平司令說，據他調查東京的七十個妓女的結果，她們在第二二年所負的債務，要每個妓女做一百八十九年才可以還清。

妓女年期證文（賣身契）約的形式和內容大致如下：

女名 某某 年齡 住址 父名

某某院老板某某名下願雇用上列女子五年，當付雇價三百元。其中三十元由某某留存作衣妝費。身收到二百七十元。在雇期內，保證該女子不致引起任何糾紛。

該女的宗派——神社——

父 某某 見證 某某 地主 某某 院老板 某某 院名——

這樣造成的娼妓，最初就在恐怖與虛華交織的感情中開始去做交易。她被題上青竹，金絃這一類的名字，穿上豔麗的衣服，實地去做陳列品。大致總約二十個一批，並坐在一平壇上，隔一重木櫺，聽供逛客疑



視。若是最佔優勢的中間的妓女被叫出，則旁邊的逐漸移到中間去，一直坐到自己也被叫時，就到樓上去陪酒。至於日常的背人生活，更非常之壞。衛生狀況是最起碼的；外面的餽餘食物的酸臭，裏面久不洗浴的人身惡臭，都很難受，每星期的身體檢查，又使她們麻煩。不幸一個妓女病了，則被棄置在床榻上，無人過問。因為她們的營業本是帶有競爭性的，常常引致爭風吃醋，所以同伴都沒有感情。雖最不紅的妓女也不免是這樣。

做過兩三年之後，這樣的妓女就爲了營利，由這院轉到那院或這城轉到那城，而身上的債務總是日重。她的脫離苦海的唯一希望，是或者有人看上了她，把她量珠聘去。不然，就得冒着生命的危險，逃往救世軍或其他救濟團體去。近年來這樣私逃而被救濟的娼妓，已有數千。她們的逃走，以在受檢驗的時候，乘機去報告警察分所爲唯一機會。雖然老是有有人監視着，有時也能逃過監守者的眼目，逃出四門。因爲那區內原也有女人去玩，只要化裝得好，就可以瞞過巡哨而走往大街了。不過逃走者也常有被追捕回去，很吃一頓苦頭的。

老闆的貪殘是無厭的。只要妓女接不到可以使他樂意那樣多的客，每被關起挨餓，或加別種處置。在一九二三年大地震大火時，吉原的四門，都被鎖起，以防止妓女的大批逃走。這些被鎖住的數千妓女，於是只有躲到院內的一小池內去，但池水差不多被鄰近大建築的火焰煮沸，所以這一場致命者達兩千多人。事後有些老闆良心發現，就停止了

營業，而放走殘存妓女。然而吉原終又重建築起來，就救世軍所收到的無數由裏面寄出的血淚書看，情形還是一如往日。救濟機關是沒有方法到裏面去救人的，因之能逃出與否仍看她們的勇氣。不會逃脫成的是很多的，但她們的哀籲的信息，卻引動社會的同情與憤激了。

無論這些不願繼續賣淫的或那些自願繼續的，在經濟方面，總因藝妓的出現而大受威脅。早在一七六五年，藝妓的先驅已出來，逐漸竟成爲娼妓的勁敵。藝妓的原來目的，本只是在歡慶的集會上奏演音樂，但無論如何終被視爲妓女一類。藝妓有一層極佔優勢處，就是她們可應召至無論何地，而娼妓都不能出院。

娼妓藝妓之外，更有女招待一級，尤其是前面提到的酌婦和女給，更爲經濟力薄弱的客人所歡喜。

據日本內政部的統計報告，一九三〇年五百三十二縣的一萬零五百所妓館中的妓女總數，計五萬二千名，爲歷來最高之數。藝妓的最高數則爲一九二九年之八萬零七百人。此後就因酌婦及女給的流行，兩者的數目都銳減了。

娼妓的銳減似乎是表示道德的勝利和黑暗生活的消滅。但事實上也未可如此樂觀。由娼妓轉爲女招待，不過是一種煙幕。妓館老板且非難這放任性質的營業比有嚴密檢查的更多流弊。然而娼妓制度終究是封建社會的遺物，自西方文化侵入，一則宗教勢力不容認其存在，再則西洋娛樂，侵迫其衰亡。因此吉原逐漸要趨衰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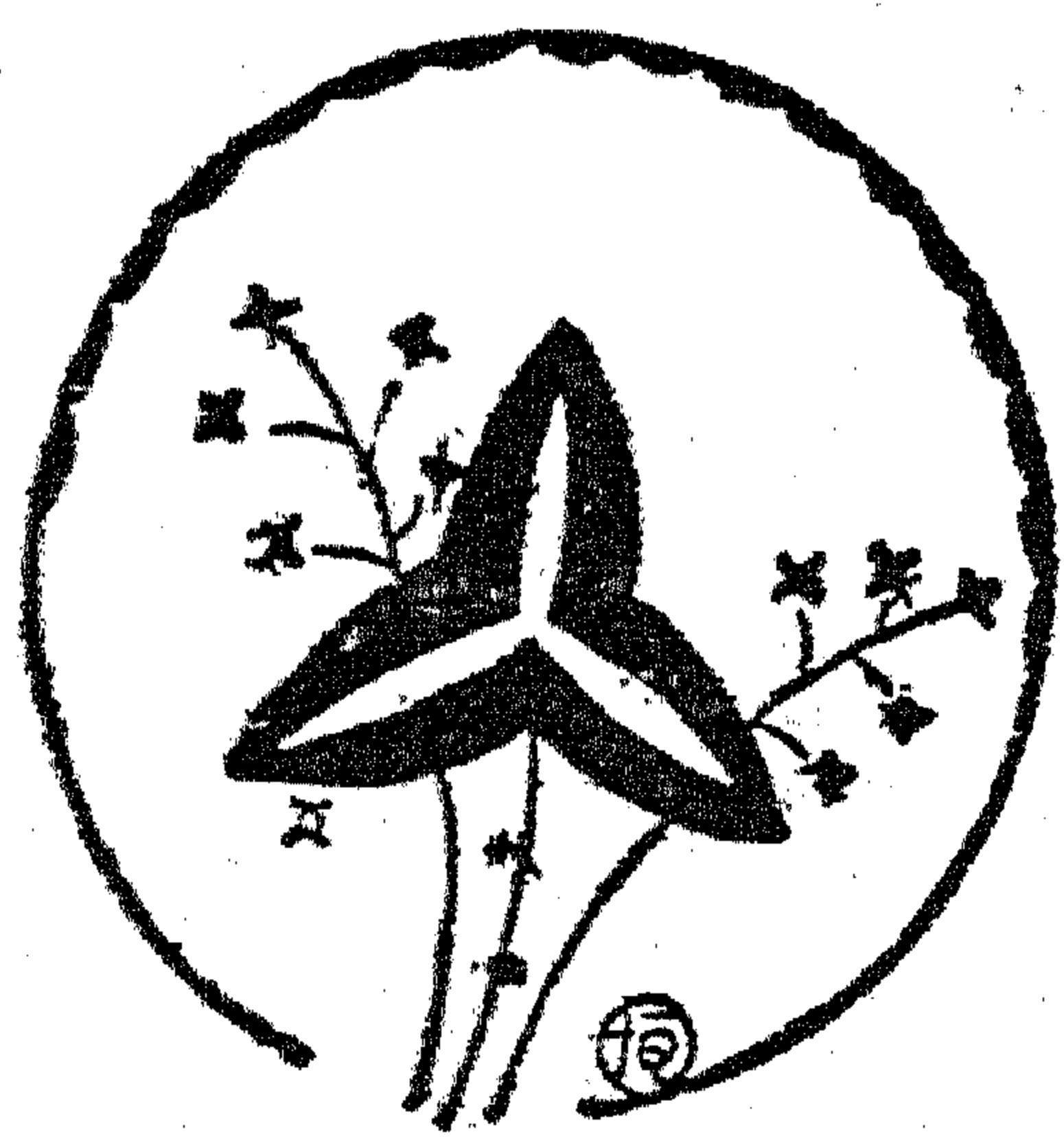


自一八六七年廢除了封建制，迄至一八七二年并未有人考慮到娼妓制問題。這年的七月，因有一隻南美洲商船，載了數百名奴隸，經過橫濱，日本政府出而干涉，引致該船主的指摘日本的公娼，也是一種奴隸制度，於是覺有廢除的必要。同年的十月二日，就發布廢除的宣言，不過這并未實行，而社會對這也沒有加以注意。

數年後埼玉府與歌山府首先在其境內廢除公娼制。一八九三年羣馬府繼之。造成這局面的背面勢力，可說是基督教婦女節制會，尤在羣馬府這場合最明顯，因為這知府是第一個以基督教徒而任知府的。當時更有著名的報紙二六新聞，竭力贊助教會。主張紅燈區的妓女應否認爲法律所限定的奴隸，所以無論其負債如何，總有脫離的自由。

一九〇〇年就制定了這樣的法案。公娼制全部廢止的運動，繼續進行着。婦女節制會在一九二六年創立了全國的反惡會，并與其他團體連絡作一致行動，其中全國婦女佛教會的贊助尤爲有力。因此，全國四十府中陸續有了十三府宣言廢娼。一九三四年底，日本政府宣言，全國的公娼制，當於一九三五年完全廢止。

實在現在西方娛樂，在日本已很普遍流行了。書報，新聞，雜誌，都可以廉價得到，國內外的電影遍及各地，跳舞場也吸引去許多青年，無線電流行也廣，棒球，足球，網球，游泳，競走又爲大衆所喜，在大衆都日趨正當娛樂的時候，公娼制的廢除，吉原的消歇，實是必然的。



## 南洋婦女之生活

王基朝

南洋是一個神祕的地方，不論馬來亞、暹羅、緬甸、越南、荷屬東印度等處，都有許多奇特的風俗盛行着。現在雖已經是二十世紀的開明時代，但是那裏還有許多民族在過着初民的生活，歷史上記載的數千年前的事跡，在南洋各地方至今還在繼續開演。譬如爪哇、東部之峇厘島，

雖稱爲開化之區，但是那裏的婦女，均不着上衣，即在大庭廣衆之中，亦任兩乳畢露，全不爲怪。至於婆羅洲中部及新幾尼亞等處，則男女均爲裸體，一絲不掛，且盛行紋身，割陰等鄙陋風俗。而赤足尤爲南洋之普遍習慣，上至王公，下至庶民，即盛裝之新郎新婦，亦莫不如是。居住的地方



亦甚簡單，普通都處於僅足以避風雨之茅屋，在新幾尼亞及馬來亞中部尚多巢居之士人，仍過着原始時代的自然生活。

或者有人要疑問，南洋爲英、法、荷、蘭等先進國的統治地，爲甚那裏的民族不受文明的感染而獲得長足的進步呢？問題的解答是：帝國主義爲了想長久地支配他們的殖民地，所以對於土著民族，除靠巨艦大礮爲威脅外，一切風俗習慣，絕對不加限制，有時且故縱惡俗以順民情，用宗教政策，麻醉人民的思想，使他們長此昏昧無知，不致起而反抗，這是帝國主義統治南洋的祕訣。

現在僅把南洋婦女的生活習慣，分別敘述於後，以供研究婦女問題及留心南洋風土者之參考。

## 一 服飾

南洋的服裝，最普遍的爲紗籠，紗籠的意思是遮蓋和包藏。牠不是剪裂而後縫成的，是特地織就的，有一個迦巴拉（kapla 意思是頭）和一個拔丹（badan 意思是身體），迦巴拉的最古的樣式是成直角形，後來逐漸改變，式樣像做標槍的槍頭，兩旁的邊緣，一直到上端和下端。紗籠的穿着，有一定的方法，不容錯亂，若穿不得其法，看去好似一個口袋掛在身上。土著的婦女們，把紗籠披在身上，加以摺疊時，只須一隻手的簡單的動作，可以把牠摺成種種難以摹擬的式樣。紗籠最普遍的穿法，是把迦巴拉放在身後，略爲偏在右方，把牠重摺起來，摺成適宜的

闊度，再牽引到左臀上，這裏可以懸掛各種裝飾品。然後把牠繞過腰際，利用牠本身的重量，保持在相當的地位。倘有人把紗籠穿得不合法，是很容易被人輕視的。

南洋婦女多着此種紗籠，若到公共場所，則加上一件袖管較長的短衣，更披着一條肩巾。越南方面，安南族之女子，則多着短衣長褲，褲布材料，或絲或布不一，褲頭極爲講究，多用紅色或藍色之絲綢做成。短衣開襟極高，其用意在於露出褲頭，使人觀賞。外更御以各色長袍，惟袖窄而長，與我國目前一般摩登女子所着之短袖，僅及肩膀者，迥不相同。勝肝族之婦女，則上體全部赤裸，僅下體遮以樹皮或布而已。暹羅方面，婦女的衣服是圍裙和肩巾，顏色鮮豔，頗爲美觀。暹羅有種迷信說，一星期裏每天有一主星，如果能依着主星的顏色穿衣服，那末就可以得福。於是許多有錢的人，在星期日便披紅綢帶紅寶石，算是尊重太陽；星期一披白綢帶月石，算是尊重月亮；星期二披粉紅綢帶珊瑚，以尊火星；星期三披綠帶佩綠玉，以尊木星；星期四穿條子綢帶貓眼石，以尊水星；星期五穿銀藍帶金剛鑽，以尊金星；星期六穿深藍帶藍玉，因爲那天的主星是土星。荷屬東印度方面，達雅克族之婦女，大都不着上衣，即在盛裝時，女子亦僅圍一長不及膝的花裙，裙的下緣用金銀做裝飾。一部分女子，則以裙緊裹周身，自腰至膝，不露一隙。峇達族之婦女，亦不着上衣，只圍一條紗籠。至於新幾尼亞島之巴布亞族，則男女都全身赤裸，僅生殖器一部，男用螺殼，女用樹皮等遮蔽。帝益族之婦女，亦均裸體，其用以裹藏生



殮器之物，爲買於市上之洋布，或天然樹皮布。洋布多採深紅色或黃綠色，樹皮布乃山林中一種植物，剝其皮，浸入水中，約一月之久，乃取出洗濯之，如我國農人之搗麻皮，盡去其腐化部分，曬乾後，即成粗厚而堅韌之布，復用手搓擦之使軟，便可服用。

南洋婦女裝飾亦甚複雜，因種族及地域而不同。越南女子多將前髮劃分爲二，向後梳爲一髻，髻端包以白布或紺色之絹巾，此種裝飾不但能增加美觀，且可保持頭髮不致因風蓬散。馬來族婦女亦多有髻，髻似日本式，髻上雖貧苦亦須覆以方巾乃敢外出，富者髻端插指大之金叉，頸垂金鍊，手和足則套以金環。達雅克婦女的頭上，多戴高帽，帽上插五彩鳥羽，臂和腿都戴銅環，更有用藤箍繞滿全身者。達雅克婦女有一惡習，喜將手臂和腿肌肉發達之處，用銅絲纏緊，以致成爲畸形，我們肌肉發達的地方，她反瘦小，我們瘦小的地方，她反發達，此種拂揆天眞之情形，較諸纏足束胸又當甚千百倍已。峇厘婦女的頭上，都戴了各式各樣的花冠，甚至有用金葉裝成者。峇達婦女的頭上，則用青布纏成一三角形的頭包，戴上一幅極奇特的耳環，用銀或銅製成，重有數斤，因爲耳的皮肉不能懸掛如此重物，便把耳環的一頭連在頭包上。

南洋婦女多喜塗粉，睡眠時塗粉尤厚，謂其能令人睡眠安適，及令肌膚嬌嫩皙白，晨間遊於各住宅之門，每見亂髮披肩之婦女，面部粉屑紛紛墮落，有如破舊粉牆，殊爲奇觀。粉之製法，甚爲簡易，多爲婦女自製作，先用粳稻之米浸清水中，數十天後，米自腐爛化爲漿液體，澱粉質則

沉於水底，輕傾其水，取澱粉質置通風處陰乾之，再拌香花香草之汁入其中，搓粉爲小丸，如豆大，藏於密口之瓶或盒，以保全其香味。取用時搓之即散爲粉，稍加以水，丸粒即蝕化爲漿。此種粉料，成本極廉，且乾用溼用，均隨人意。其功用與市上所售之爽身粉無甚區別。

## 二 戀愛與訂婚

婚姻問題爲人類生活過程中一大問題，所以研究各地地形形色色的兩性關係，並不是沒有價值的事。關於南洋的婚姻習慣，尤多特殊之處，含有許多異樣的情調，頗值一述。暹羅正當之婚嫁，類我國舊俗，多由媒說之言，父母之命，當事人之畢生大事，一任使臣越俎代謀於壇坫之上。但其中自由戀愛，相約而私逃者，亦所在多有，司空見慣。如男女已發生戀愛，兩方家長不能允許其結婚願望，往往有男女共同私逃的事發生。私逃後之處置，並不似我國之毒辣，社會輿論亦無難堪之責言，事發數日後，即由男家擇一善言老嫗或戚友，引導一對情人，手持香花禮品，親至女家道歉。若女家不願此種禮物，則日後斷絕往來，對此一對情人之夫婦關係，無有妨礙。安南族婦女之性情，極爲淫蕩，以淫風素著之法蘭西，亦恐無出其右。女子豔裝濃抹，招蜂引蝶。男子對之，無論相識與否，隨時隨地均可施其挑誘之手腕，兩情相洽，則逆旅山林，皆爲合歡之所。雲雨旣收，各歸其所，全不措意。他人知之，亦視爲家常便飯，無管閒事之必要。設女方不同意男子之要求，則望望然而去，絕少翻臉相責，掀起風



波者。越南勝仔族之男女，亦社交公開，言笑調情，無所顧忌。婚姻問題，父母不加以限制，僅居於指導之地位。越南尚有一種搖民，婚配最爲自由，男女戀愛，聽隨己意，父母毫無權利干涉。他們除兄弟姊妹外，就是堂兄弟姊妹也可自由配合。但是女子在未出嫁之前，要由自己闢一片荒地，親身種麥，等到所種的麥成熟了的時候，始得出嫁，否則父母兄弟都要干涉。所收穫之麥，全數留給父母，其意義在報答生養之恩。至於男子方面，亦有數事須先行辦理完竣，始得享此人間樂事。一、須代替父母打獵，其意義亦在報答養育之恩。二、須親出力闢一片荒地，種好菓樹和黃麥，作爲將來新婦之食物，這是表示在結婚的時候，已有獨立生活的能力，此後不致再依賴父母了。三、須去獵一孔雀，備一隻孔雀尾毛，留給新婦，這個意義，在表示對於新婦的親愛。因而女家的人，對於新郎是否真愛新娘之推測，常以孔雀尾毛之大小和長短而定。大而長者爲最好，因爲那可以表示男子在做新郎之先，已費了許多心情和努力，才能有如此的收穫，否則隨便打一隻小的孔雀便算了。於是有許多男子立志非打一隻大孔雀不可，否則寧願不做丈夫。爪哇之梭羅與日惹兩保護地內，婚姻亦較自由。若有男子鐘情於某少女，即可託女友前往探聽，有無希望，如不遭女子之拒絕，乃將意見告於父母，要求允許其進行一切。於是對於女子之家庭，性情，能力等作一詳細之調查。認爲滿意後，乃由父母借訪女子家庭，至則由女之父母及親族輩迎入，而女則於其父喚召時，出以檳榔子敬客，隨即入內不復出。此種探視行爲，名爲 *Zotomni*，名

義上這是男女第一次見面，但往往他們早經含羞地見面多次了。此後可舉行聘禮，將戒指一隻絲綢若干及糖果等，送往女家。萬一婚約破裂，聘禮如數退還。馬來族之婚姻，則實權多操於女，若女不同意，男子無如之何，女之家長亦不加以強制。女子選夫之標準，爲身強力大，以爲必如是乃能盡保護之責，羸弱之男子，常有終身不得娶之歎。利孤島之馬來族男子，在求婚時代，常實行殺人，將人頭帶至愛人之前，表示他的勇敢和力量，能夠保護自己的妻子。帝益族的風俗，亦以得人頭多者爲尊貴，男子而不能加獵首隊者，人咸恥之，雖終身亦無女子願與爲偶。

此外尚有一種邪術流行於越南和暹羅，是一種具有魔鬼性的油，當地土人稱牠爲公油，是男子用來誘惑婦女的一種毒物，有人需要牠，可用錢向巫師去買，同時把你所愛慕的女子姓名，年齡，生日告訴出來，巫師把這些話對着公油唸了就能發生效力。但是有效的時間是有限制的，時間的長短，以巫師法術的高低而定。並且這些油須放置在乾淨的地方，買油的人，不得食肉，否則都要失效的。用法是先將公油設法擦在你所愛慕的女子身上，跟在她背後走一百步的光景，用手推她一推，自己把姓名說給她聽了以後，她就永遠不能忘記你了。過了三天，女子自然會想念你，愛慕你，似乎非要你不可，真有廢寢忘餐，寤寐求之之概，等到她有機會遇着你時，那就什麼都可隨你所欲了。但是有效期間過了以後，女子也就如夢初醒，仍然回復她的常態。公油的製法，據說是用死人身上的油，當未滿一歲的小孩死去，在埋葬未滿三天以前，若被製



造公油的人知道，便把小孩屍體的頭部割來，掛在木桶上面，桶裏點了臘燭，這樣給臘燭燒下來的油，便是公油。此種公油略似我國民間傳說之所謂春藥，而又過之，如實有其事，那真是婦女界的公敵了。

### 三 結婚與離婚

爪哇一帶土人結婚，例須於婚禮前數日，饋贈禮物於女家，禮物之多寡，恒視家景之貧富而定，中等之家多為水牛一隻，禽鳥若干，及米，果品，烹調器具等。牛頭往往飾以金銀，牛頸則掛以彩色絲巾，並以藥草一包，白布一方，贈與新娘之女僕，報其侍護之勞。男女兩家各備新床一架，舖設整齊，滿掛各種飾物，但此床僅為裝飾，非供實用。結婚之前一日，新郎新娘，皆不得睡，據說若合目入睡，必有大禍降臨。因此男女兩方均有健談之婦女環繞其旁，終夜喧囂，謂如此可使惡魔聞聲逃避。且有一惡習，新娘在結婚前二星期，均須節食。於是倦眼惺忪，枵腹周旋，新娘之處境，殊為困苦。爪哇土人多奉回教，婚禮大都舉行於回教寺中，新郎或徒步或騎馬或坐花車而至禮堂，入見回教中之高僧，戚友皆隨往，手執鍍金紙繖，或蓋其首，或蔽其前。新娘照例不參與正式婚禮，僅由戚族男子一人代之。行禮時，高僧東向而坐，新郎及新娘之代表坐其前，戚友則圍坐於三人之旁，作半圓形。宣誓遵依回教法規進行，讀頌禱文後，高僧問新郎，是否願意以新娘為合法之妻室，自己為一忠實之丈夫，愛之助之？新郎連聲稱是，並當眾說明已送致聘金於新娘之家庭。高僧復問新娘

代表，是否願意以新郎為其合法之夫君，自己為一賢良內助，順之從之？新娘代表亦答稱願意，並承認已收到聘金。新郎與新娘遂宣布成為正式夫婦，並禱告上帝，請求賜福於新夫婦及其將來之子孫，婚禮於是告成。是日黃昏，新郎高坐馬上，偕成羣戚友，共往女家，絲竹管絃，盛為擁耀。及至，有家族二人，出而迎接，時已賓客滿座，守待新郎之至。新娘乃由數人扶出，與新郎相見，相距不遠時，互以煙草檳榔包投擲，新郎復將安置好之雞卵，用足踏破。隨即新娘手挽新郎同去，代其洗腳，以表示順從之意。既畢，新夫婦同至新床，新娘坐氈上，新郎則坐床沿，並以米、豆及貨幣，傾擲於新娘衣襟中，表示願意供給其日用品。此時新娘之父坐於近旁，將兩人分置於其膝上，呼曰：重量相等，表示此一對新夫婦甚為相當也。夜半，至新床就臥，但有數老嫗持火坐於側，時灑水於新夫婦身上，新郎且嚴戒不許閉目，謂如此始不致為惡魔所掠奪。此種習慣，在富貴人家有延長十餘日者，此時期中，新夫婦頃刻未與外人隔離，自不能享受閨房之樂。在女家之婚禮完畢後，新夫婦同往男宅，喜筵重開，又是一番熱鬧。午夜，新夫婦始可偕入洞房，與外人隔離，為所欲為。

馬來族的婚禮，則甚簡單，普通費用數十盾即足，聘物為老葉戒指。婚禮於晚間舉行，新郎御半男女之彩衣，由親屬導至女家，偕新婦並坐廳前，互敬白米三口，夜闌，相偕入洞房。一週後，由女家親屬導歸夫家，不久又須回女家，此後或續寓女家或別立新家庭，須視雙方之家庭環境及當事人之意志而定，但與我國風俗相反，很少回男家居者。



越南的搖民，更有一種奇怪風俗，新娘須先與新郎之父共住三日後，新郎才能洞房偕住。女子得與男家家長同住，族人稱爲榮譽，咸來致賀。若新郎之父已死，則須先伴新郎之母共睡三天。若雙親都已死去，那只有隨便找一男子來給新娘解決處女初夜權的問題，否則永遠不能接近她的丈夫，並且這種女子常被親戚姊妹們所譏笑和輕視。

關於離婚的風俗，亦多離奇者。馬來族之離婚權，盡屬於夫，夫對婦愛情變遷時，可率性遺棄，法理人情，均不之禁。夫令婦離棄時，婦若由側門而出，則係不願離夫，僅爲暫避丈夫之怒，希望其幡然回心，能重歸於好。若由正門而出，則恩絕情盡，從茲一去不回。他日若夫願收覆水，須俟妻另與人野合或再醮一次後，始可重偕琴瑟。蘇門答臘土人的習慣，夫婦離居滿月，男女任何一方，即可向會長前提出自由離婚。巨港有一雙生港，港口居民，都靠出海捕魚過活。出海期限，快則一月，遲則三四月不定。留在家裏的妻子，倘有外遇，被人知道或遇見了，便捉去會長處審問。問明男女雙方是否出自心願，願意的，便可實行結婚，由會長發給結婚證書，作爲正式夫婦，並沒有罪過，他日原夫回來，亦不能干涉。倘若男女雙方有一個說不願意，那就要對於主動者加以強奸罪的刑罰。越南的婚姻制度，離婚權多操於妻，關於家政之處理，子女之教養，爲夫者多聽命於婦，婦有不滿意於夫時，可任意提出離異，爲夫者莫敢如何。

#### 四 生育

生育爲婦女一件大事，關於這方面的迷信，在開化的民族中，尙有許多繼續保留着，南洋多數爲半開化之民族，迷信特多，祇關於生育一項，已形形色色，已足令人捧腹。馬來族的婦女，產兒後，必須用火烘身，生第一次的要烘一月之久，以後亦必烘身一週，此種習慣，大致因爲南洋有所謂雨季，雨澤時降，地土濕氣甚重，藉此以補醫藥之不足。對於嬰孩，則用長一尺餘闊三寸的木片，兩端各穿二小孔，貫上小繩，把木片覆在嬰孩的額上，將繩反縛於腦後，使嬰孩的額被壓成平形，以增加美觀，大約須一二月之久，始把木片取下。此外，必須繞以種種金屬於嬰孩之身及搖籃中，以驅魔鬼。其次，唾面，搽脂粉，薰香烟，撒米粒，焚符籙，以金戒開兒口等惡習，亦須於四十日內舉行。爪哇土人凡是只生子女一人或兩人的，必定要做一次驅鬼的牛皮戲，否則子女會無故變成瘋癲。當演驅鬼的牛皮戲那天，在中午時，令子女在前面跑，一人拿着剪刀追之於後，把子女的頭髮剪去少許，子女跑到附近的河邊，跳下河裏洗了澡，換過衣服，才可回家。但是此種迷信，在生了三個子女以上的，就可不必舉行了，有兩個子女，也可合併舉行，不必分開。

達雅克人迷信尤深，對於孕婦拘束甚嚴，最普通的有如下列幾點：

- (一) 不得執剪刀裁布疋或包裹物件。
- (二) 汲水時，倘斷其水桶之繩，則當舉足跨水桶三次，否則必有大禍降身。
- (三) 行動時不可食物，人以物饋之，不得伸手踰窗戶以受。
- (四) 不得釘釘於壁間。
- (五) 不得扶杖。



- (六)不得開演。
- (七)不得製造竹籃。
- (八)不宜織草席。
- (九)不宜屠殺牲畜。
- (十)不得以繩繫物。

嬰孩初生之第四日，請福壽兩全之人，懷抱之至河畔，爲之沐浴，並斷牲畜之翼，滴血於水，以祀河伯。若產婦死去，則以其所生之嬰孩殉葬，其用意蓋謂無人哺乳，與其生以受苦，不如死之爲愈也。

## 五 娛樂

荷屬東印度的女孩，最喜歡的遊戲是叫做尼尼道旺，在舉行之前，先假手老年的婦人，用破布或他種物件做成一個偶像，替牠穿上衣服，用煤烟火粉塗在牠的臉上，打扮得和新娘一樣，這就是尼尼道旺神。女孩子們認爲牠是有靈氣的。能够知道種種問題，譬如往什麼地方去採取藥草？在什麼地方可以覓得失物？應到那裏去購買最美麗的衣服等等，都能一一回答。但是，一般女孩子最普通的問話，是「誰人將做我的丈夫？」舉行這種遊戲，必須月光皎潔的時候，參加的盡是女子，男子是不許近前窺探她們的祕密的。南洋土人多好賭博，賭熱高時，常肯盡其所有，甚至以將來的自由，爲孤注之一擲。因此他們的小孩所常玩的遊戲，也多帶賭博性質。暹羅的小孩常捉了蟋蟀放在火柴匣裏，帶進學校去，玩的時候在地上掘個洞，放蟋蟀在裏面打架，同時拿小刀，香煙和別

的小東西做勝負的賭品。

成年人不論男女多喜參加各種賭博性質之比賽。馬來人和暹羅人都喜歡鬪雞，鬪雞場之中央劃一圈，以竹籬圍之，旁置板桌一，坐公正人，另設一會計席，專司銀錢之出納。雞在未鬪之前，養雞者多方洗刷之，撫摩之。凡持雞願鬪者，須向公正人報名，分別雞之等級，以定賭值之低昂，雞之列於同等者，方准賭鬪，若以劣雞鬪好雞，如劣雞勝，可得賭值之三四倍。公正人將警鈴一鳴，雙方鬪雞者，即縱雞鬪，兩雞昂頭直立，一來一往，各不相讓。頸毛漸落，血點斑斑，竟有相持一二小時，尙不能分勝負者。勝負決定的方法，甚爲奇特，譬如一隻雄雞已受傷而死，或是逃避開去，這並不認爲失敗，必須這雄雞的頭上，被對方啄了三下，才能算輸。倘繼續鬪啄二小時，而尙未分勝負，則惟有拆開一法，宣告和局。此外鬪牛亦甚流行，牛爲尋常之水牛，角上綴以紅繩，入圈後，兩牛遙相對立，牛旁各站一人，係鬪牛時之助威者，牛之中間隔以紅繩，繩旁一人手持紅旗，牛性見紅則怒，四目相視，大有躍躍欲試之勢。鈴聲一響，紅繩立斷，二牛飛奔而前，四角相觸，衝突激烈，設有一牛稍佔優勢，觀衆輒大呼以助威。終至一牛逃出場外，始告閉幕。當二牛角鬪正劇時，嗜賭者奔走相告，有賭乙牛勝者，有賭甲牛勝者，賭博者須將錢交與公正人，迨勝負已決，公正人將賭錢付給勝方，而取什一之利。

跳舞亦爲南洋婦女所嗜好，每值婚喪慶弔各事，輒邀集四隣年青之男女，結隊成羣，排成方圓各種陣勢，男外女內，齊聲高唱，雜以音樂，應



弦合節，延長至數日夜始止，夜間如無月光，則點燈燒燭，分插在各個女人頭上，輝耀如同白日。

## 六 平居生活

南洋婦女平日多操勞作，努力生產事業，與所謂文明國家之婦女，徒為消費者有別。達亞克人在稻田作工者，全係婦女，男子則安處家中，靜候其祖母、母、妻、女及情人等滿載米糧以歸。婦女不問家事，各自出外，足入汗泥，辛勤勞苦，以事生產。婦女可獨有一夫，終歲勤勞以事奉之，或與數婦共事一夫，共其勞苦，如公司之股東，僅供給一部分之資本，但亦只能享一部分之權利，依次得與男子同房。馬辰土人田中工作者，亦少見男子，鞠躬盡瘁，摘取禾穗者，多屬婦女輩，揮汗如雨，衣裳溼透，全無怨色。越南搖民，無論男女，都須工作，早出晚歸，出作入息，絕無坐食之人。婦女分娩的第三天，也要照常去工作，兒子亦一同帶去，工作時置樹蔭下，或覆之以樹葉。日出時，男女集中一處，經長輩點名以後，大家才一出出發，太陽西下時，彼此高聲呼答，集齊後，經長輩點名，始得分散回家。

南洋土人，無論男女都有午睡習慣，因天氣炎熱，一至正午，精神不免疲倦，午餐後非有特別事故牽阻，多入夢鄉，藉資休息，即學校學生亦然，不睡者須靜閱書報，不得誦讀以妨礙他人。與午睡同一普遍之習慣有冲涼，南洋人每日恒冲涼五六次，冲涼之場所，或在屋側，或在河干，以小桶盛水自首注下，用力摩擦全身，俾體內熱氣外發，擦後復冲，冲後復

擦，如此者凡十數次始畢。

南洋土人，男女間頗為自由，青年男女，同處一堂，言談笑謔，無所顧及，一旦睡魔降臨，男女雜陳，駢首接肢，全不為怪，只馬來人中有男客睡女主寢榻，許橫而不許直的習慣。峇達人寢處沒有床舖，一到晚上，男女數十人同睡，男女界限完全打破。越南搖民，男女社交亦異常公開，睡覺沐浴都在一塊，大小便時彼此相對見面，恬不為奇。

此外南洋尚有一種惡劣習慣，土人無論男女，等到十三歲，發育漸完全的時候，要舉行一種割禮。割禮為一隆重的儀式，舉行時，大張筵席以餉親友，並開盛大跳舞會。割禮的場所，陳設美麗的紙花，國旗，椰鬚，桌上放三盤食物，一盤是雞蛋，其他兩盤是窩叮（馬來粿之一）。受割的人，坐在一張椅上，兩腳向左右分開，腳心踏地，把新紗籠掀起來，施行割術的老人，在衣袋掏出一柄小刀，口中唸着可蘭經。假若被割的是男子，則用左手把包皮捏住，右手拿刀把包皮的一部分割下，若是女子，則祇把陰唇割破，均以白布承股紅之血跡，曬乾密藏，以為他日締婚之交換品，割後敷以胡椒末及香料，不數日癢脫而愈。禮畢，繼以遊行，羊皮鼓聲，雜以竹簫，備極喧闐，集衆之多，恒至數十，或戴假面具，或騎竹馬，或擦脂抹粉，或奔騰跳躍，或裹物於袋，作舞獅狀。被割之男女，豔裝盛服，昂坐車中，坐上一人為之張傘，上飾以紙花，隨後有數馬車，滿坐親友，意氣洋洋，不勝歡欣。其未舉行割禮之男女，終身不得婚配。此種習俗，外人視之，無不驚奇。



# 何必看別人的冷淡面孔

你自己裝一只罷

諺云：「冷飯好吃，冷面難看。」借打電話，往往看人冷面，遭人厭惡。裝置電話，所費無幾，何不即刻裝置一架，非特便利非凡，並可增加營業。免遭人惡，自三月一日起，營業電話減至每月十元，可打一百五十次之多。（所有外面打進之電話，概不收費。）

請即日向本公司營業處（電話九四〇九〇）定裝電話，或通知本公司任何職員代定亦可。



上海電話公司

江西路二二二號

電話九四〇九〇





長命牌

# 維他賜保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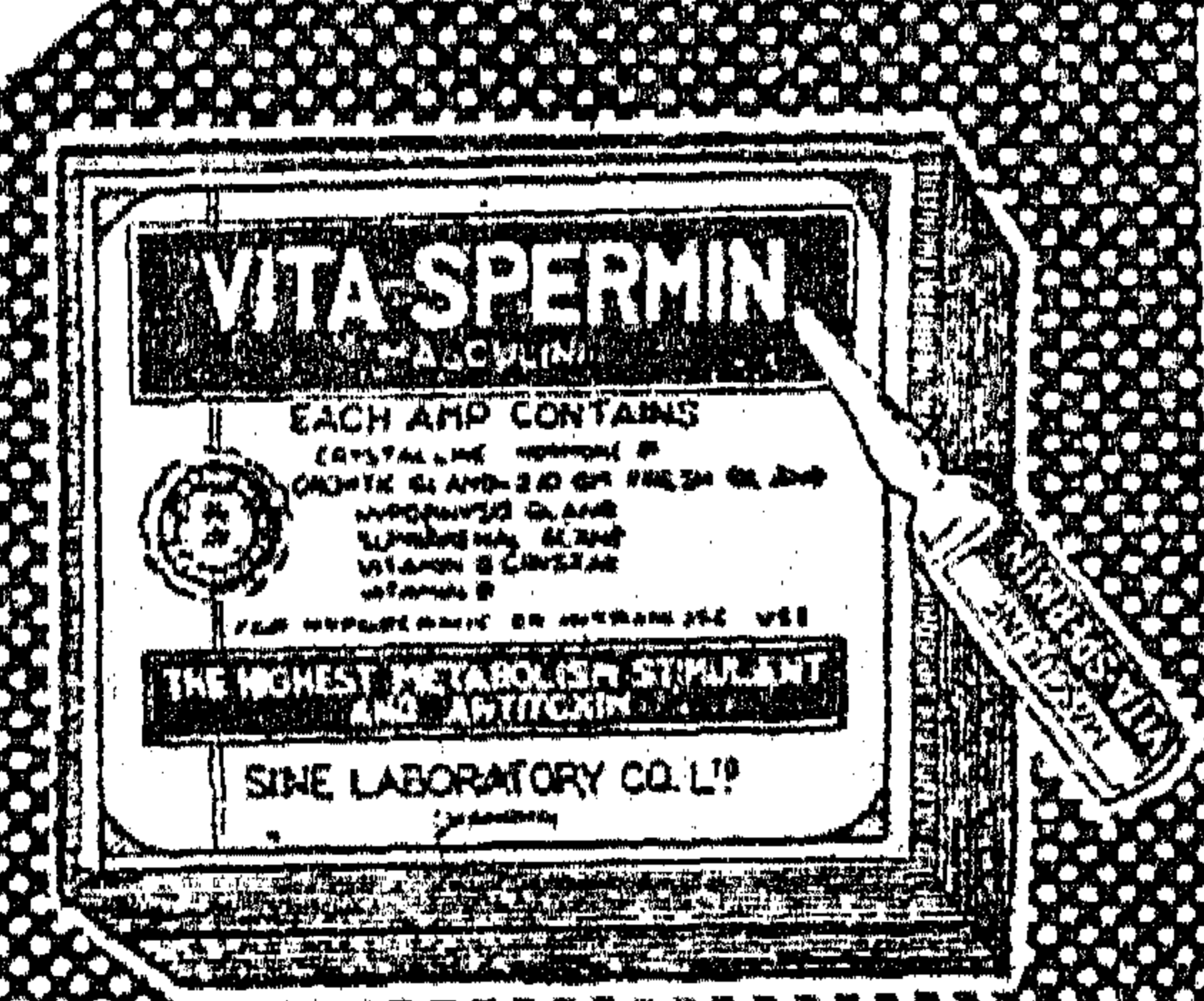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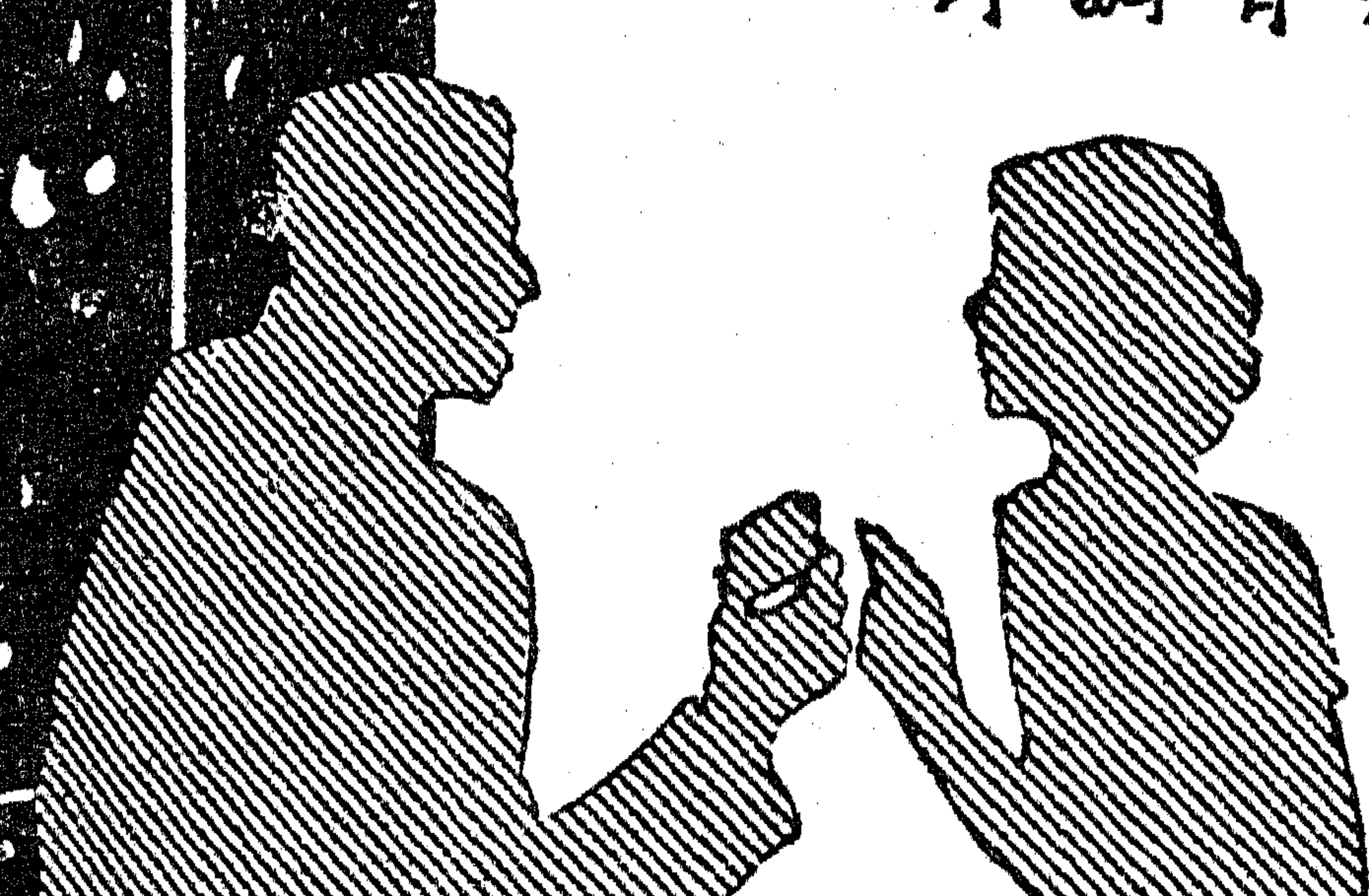
補針  
補丸

治主女男

腎虧遺精	腦弱失眠	糖尿軟骨
肺病貧血	胃呆便秘	經水不調
白帶宮冷	產後病後	戒除鴉片

各大藥房 均有出售

本品係以標準維他命十字形內含素  
結晶體(即信誼賜保命)女性用  
者用卵巢濾胞內分泌素結晶體(即  
信誼婦女萬靈)及乙種維他命結晶  
體複合精製而成功能督促身體中  
全部細胞之活動與新陳代謝及增  
加氧化作用並維持血液中之鹼性  
使為常度抵抗外來病菌防止一切  
自中毒因之各部器官皆藉以促  
進其機能足以却病而延年其靈效  
之卓異遠勝一切舶來之品冬令  
服用尤為獨一無二之壯補聖劑



上海馬斯南路廿號信誼化學製藥廠監製





## 規 則

- (一) 凡關於疾病、衛生及治療藥品等之疑難問題，均可函詢。
- (二) 每函以三個問題為限，每題不得過一百字，須用白紙書寫清楚。
- (三) 成藥須詳細分析者，恕不答復。
- (四) 來函須具真實姓名、年齡、性別及住址。
- (五) 來函直寄上海天后宮橋洪福里程瀚章醫師收。
- (六) 答復祇在本欄發表，不逕函復。

(八百七十五)

問 鄙人男性，年三十六歲。數年前，浪遊失度，致身染梅毒，苦難言喻。經醫治後，雖見減輕，惟以近來體力衰弱，遍身梅毒，狂然發作，大者有若如小錢，色紫紅，癢極而生痛。自知生死關頭，豈肯束手待斃？謹煩介紹一種最有力之藥劑以求根治。

福州羅伊寶

答 梅毒治療，近世認為特效藥者，不外砒素銻素及碘素等製劑。砒素製劑如六〇六、九一四的注射效最確。銻製劑，用金屬砒混懸液注射肌肉內，如 Bismosal, Oasjia 等均。可。碘化鉀內服及汞混懸液的肌肉注射，都是輔助治療的藥品。

(八百七十六)

問 (一) 鄙人患神經衰弱數年，每月遺精達十餘次。前月曾注射某種保命三盒，次數仍未減少。不知此藥有無效力？如有可靠藥品，請將藥名、價值、出售藥房及最低度服用數量一一見示。(二) 如不服藥，多行體力勞動，能否漸圖

痊愈？讀書有無影響？有無轉變其他病症的可能？(三) 飲食起居方面，應如何注意？

南京陳 依

答 (一) 神經衰弱症，除注射保命製劑外，試購服 "Tabloid" Glycerophosphates Co. 丸劑，一日三次，每次二丸，連服半月。或服用 Metatone 藥水，一日三次，每次食後服一匙。(二) 最好是運動，讀書忌閱小說。(三) 飲食宜淡泊，菜蔬更好。肉食以少為妙。

(八百七十七)

問 (一) 鄙人年三十二，男性。幼患類似癩症病，近十年未發，今因受驚復發，常做惡夢，疑鬼疑神，常如大廈將傾，恐怖，失眠，西醫認為神經衰弱。近用治癩狂癲迷丸藥，吐痰痰兩面盆，現癩症已去。惟勞動則眼目昏花，夜間如有雲霧，想係腦筋受病。應用何藥治療？(二) 內子年三十，常患手足寒冷，有時頭及手足左邊俱冷，是否貧血症？應服何藥？(三) 二小女年六歲，於三歲時跌傷後，喉內常有痰作響，有人謂係跌動肝

風，數月間大吐一次，應服何藥？祈示知！

武昌舒澤青

答 (一) 確是神經衰弱症。此症似較重，宜服用溴素劑。(二) 可服用 Arsenferritose, Bland Pill 等鐵製劑。(三) 恐跌傷在腦部，須檢查後可斷定。

(八百七十八)

問 鄙人男性，現年十九。幼年體質頗強。近三年來頭暈，大腸覺空，耳鳴，眼花，見燈起紅綠圈焰，且常流眼淚，思緒不寧，難於成寐，且夢神終夜不離。食慾不振。去歲曾治癒，然不久又如故。三四日始解大便一次，小便一日至多不過五次，色黃或淡綠，有時雖白，然濁而不清。口沫以肚脹(稍食多)時流最多。時清而帶涎，時有白泡。常流清鼻涕，而以冬日尤甚。體軟無力。曾患癩疾，濕蘊，濕熱今猶未痊癒。本年八月，注射一組卡明針，及服伊思吞丸後，體質稍好，然未一月則又依然如故。此係何病？宜如何調養？須服何藥？請示！

四川南充豐偉業



答 是全身衰弱症，伊思吞丸可仍繼續服用。多行運動最好，營養品如魚肝油，雞蛋，牛肉，牛奶均好。

(八百七十九)

問 鄙人男性，二十一歲，體質頗弱。前並未生其他特殊病狀，近年來覺稍一用腦，覺腦內十分疼痛，記憶力非常薄弱，耳鳴，眼常流淚，思緒不寧，每夜多作惡夢，腹部每消食時起雷鳴，小腹常痛，腎囊下部常冷如冰。鼻因前年中得微病，癒後鼻即不通，至今依然一時左通一時右通。未知何病，應服何藥？

四川南充任學懷

答 是神經衰弱兼貧血症。試購服 Tonic 'Roche' (常服，一日三次，每次一小茶匙)。

(八百八十)

問 家慈現年三十九歲，身體素弱，又因操勞過度，於五年前在小腹右下方發現一疙疸，初如棗大，如躺下時以手按之常動，並作咕咕之聲，立起時則愈大，及至現在已長至六如雞蛋，常腹內疼痛，並感氣不順利。請問(一)以何法治療？(二)日常應注意之動作與食品？(三)日久有何危險？

河南太康尹三同

答 (一)大概是腸內氣體發酵過度，可服用炭末吸劑如 Agsicol 或 Adsorgan 等藥。(二)日常可多休息，多食蔬菜。(三)日久可因消化不易而致全身衰弱。

(八百八十一)

問 鄙人女性，年三十五歲，已婚十餘年，並產一子。於三年前，曾在經期內因事生氣，以致嗣後經期不準，身體常感不適，精神體力漸不如前。迨年前即發生腰疼，並日趨沉重，近更全身筋骨作疼，不能行動，飲食亦漸減少。唯經期尚好，雖經延

醫診治，終未見大效。未悉此係何病，宜用何藥醫治，有無性命危險？

山東濟南張愛蓮

答 是慢性風濕痺，服柳酸製劑當有效。如 Catasphn, Empirin Compound 等均屬此類製劑，不妨服任何一種試之。

(八百八十二)

問 (一)鄙人男性，年二十七歲，並無嗜好，已婚。惟每月有一二次遺精或夢洩，亦有一二次(大便兼排洩小便時)滲出白色如米漿，或如小豆，不覺痛癢。此是否白濁？有無損害身體？應服藥否？平日攝養方法又若何？請示知！(二)敝友林君，年二十五歲，業錢商，據云渠有一病請教：每次與人接洽事件，或談論，或在路上遇着熟人，或正在做事，他人遽至，渠就臉紅耳赤，其實心裏並不羞恥，而不覺紅霞滿面。請問應服何藥？或如何糾正心理？

福州林平中

答 (一)這是性神經衰弱的症狀，並非白濁。其害在使腦力日衰，精神萎靡。應服健腦的藥品，像 Easton Syrup 丸可以常服。平日禁閱言情小說和影片。最好在山間散步呼吸。(二)這是皮膚血管神經過敏之故。一方面練習，一方面可暫服溴素劑(不可久服)。

(八百八十三)

問 鄙人男性，年近三十。七八年來時患脚疔，惟無大礙。近兩年間更形加劇，每當夏日趾間發濕發癢，劇重之時癢止痛生。不動作不疼痛。紅肉微現形如瘡症，脚底時亦波及。以是用杖扶步，恆達月餘。為早日預防及提前治療，懇請

費神指示預防之法！

宣化府車站晉芳遠

答 這在醫學上叫做趾間濕疹(俗稱香港足)。原由於絲狀菌寄生而起。着布鞋可以使汗液吸收或揮發，固可預防。在初起時可塗以百分之二的 Mercurochrome 水或配合百分之五的白降汞軟膏塗擦，可以除根。

(八百八十四)

問 鄙人二十五歲，男性，未婚。於民十八暑假，露宿地上，致受濕寒，而患脚氣病，至今六載，兩足(腿亦然)氣腫，蓋因日中勞動則腫，晚間睡眠則腫消，半年來此病日往上升，現已波及心臟，左心房整日怔忡(右心無此症)但不痛且無礙呼吸，然以病久又乏醫藥，致損身心，而虧腎氣，乃又患神經衰弱之症，用思費腦，甚感苦痛，現服紅色補丸略好。惟脚氣病日久，未審須服何種西藥(此間中藥無法吃服)始能醫治？又左心怔忡是否與脚氣病有關？此病(脚氣病)之源是否屬於缺乏B種維他命？又兩膝骨長寒疼痛，是何故？

南京歐陽若鐘

答 所患確係脚氣病，兼神經衰弱症，可注射維他命司保命。心悸當然和脚氣病有連帶關係。該病原因，確因食物中缺乏B種維他命，故宜多食水果及蔬菜。粗米甚宜。膝骨痛亦有關係。

(八百八十五)

問 鄙人男性，現年十九歲。素患紅白痢已四五年。大便每日不下三四次。經服中藥許多，仍無功效。因之身體頗為孱弱，平時若勞動，週身即覺乏力。請問先生何藥可斷除病症？何藥可以健壯身體？



禮台石廣珍

答 恐是慢性傷風(阿米巴)病。除購服 "Tabloid" Quinoxyl 外,每隔日注射吐根素 (Emetin)。

(八百八十六)

問 鄙人男性,五十三歲,體力素健。最近二三年來,迭受刺戟,兼以從事文字工作,埋頭伏案,胸膈時覺悶鬱。本年營業失敗,腹中忽現一「痞」塊,但並無痛癢。自後消化不良,食量漸減,精力疲乏。今秋復因解職,受重大刺戟,於是一「痞」塊漸大,堅如磚瓦,胸腹間似有氣分阻隔,茶水亦難消化。乃至醫院用X光檢視,據云:胃中生長「惡性瘤」已大,須用鐳銻光療治,旋以該院無此設備,此念遂罷。偶聞本鄉有治「痞」聖手(中醫),姑延診視,據云:胃中既不嘔酸,胃味始終未衰,決非胃病可知;其癥結所在,為愁慮不節,因此肝胃失和,游血裏氣,漸成堅「痞」,「痞」形既大,擠阻消食之管,故發現種種不良現象。須服秘製消痞藥丸,自可漸愈;姑妄聽之。果然痞塊漸消,飲食漸增,私衷引為異遇。惟月來又起惡劣,胃口全無,每餐略進養薯一二只,精神萎靡。痞塊初位臍上,今已移至肋骨下,不時移動,略感痛楚,衷心頗以為慮!不知此係何症?應如何醫治?服何種藥?

南通顧慎昌  
答 你所患的,確是胃痛。醫院所斷不謬。該中醫所稱,全屬老話不經之談。殊不知患胃痛時胃酸一定缺乏,卻與尋常胃酸過多症相反。中醫完全不知故作妄斷之語。其所給之藥,僅不過敷衍療法之一,根治恐難。雖照射亦大而效不定。上海中比藥房,有請設備,不妨一試。

(八百八十七)

問 (一)鄙人年三十五歲,男性。七八年前,患咳嗽症,時發時愈。近服某種治咳成藥,僅一時止咳。此數年間,身體疲乏,精神萎靡。請問此係何症?當用何藥治之?(二)每次發咳嗽或臨睡時,自汗盜汗不一。請問用何藥治之?(三)鄙人於幼年時,經營商業,當家太早,操勞過度。此數年間,時發頭暈之病,請問何病?

湖北竹山南關楊子波

答 (一)(二)恐係肺結核。須檢查體格,或攝照X光線影片藉以診斷確實。止咳藥萬不可濫用。魚肝油卻可常服。(三)大概是貧血症。服鐵質製劑,當有效。

(八百八十八)

問 鄙人於十六歲時,兩腋下發生汗臭,夏季尤甚,不但沾染衣襟,且於公共衛生,交際接物,均感不便,深為隱痛。數年來曾購用各種藥水藥粉,自行調敷,均無成效,雖當時即能止住,相隔數天,依然復發。去年在北平協和醫院診治,據醫生云:此病非經割治,決難斷根。當時深恐發生危險,且手續費用甚昂,而鄙人經濟力量有限,不敢嘗試,遂又中止。茲因天氣漸暖,該病又將令人生厭!故請介紹良藥,以期斷根。

西安史惠生

答 狐臭欲求根治,必須將該部皮膚剝除。無論何藥,均不過奏效一時。可不必介紹。

(八百八十九)

問 (一)鄙人男性,現年二十三歲。幼年體強,於七八年前罹一胃病,起因為食一包蛋,即覺胃中腫痛不能食。時值年約,在校不知調治。逾六七日始自愈,愈後時而復發。後經名醫(中醫)多方治療,終不斷根。至今體質羸弱,旬日左右即

發一次,每次發病症狀又不一致。有胃痛、悶酸、噯氣、食物凝胃不消等症。時常都覺胸膈中痞滿不暢。凡感寒、多食、勞動、思慮憂氣,都能發病。請問何藥可治?(二)四弟榮祥,生後月餘,喜啼,延醫診治,投以理氣之劑。啼止,逐氣小腹,成一左疝。後迭經醫治,仍然未愈,祈將治法示知!

四川渠縣羅國澤

答 (一)可服用 Caripopic Liquid 並購 "Tabloid" Soda Mint 藥片,一日三次,每食前服二片。(二)是脫腸症,須行外科手術。

(八百九十)

問 (一)鄙人男性,三十三歲。十年前曾患肺病,咳嗽帶血。經梧州西醫院診視,令服含幾怪帕勒脫及魚肝油牛奶等物痊愈。此後數年以來,一遇走熱路口角處即出粘痰,復有腥氣。請問須服何藥?如何調養方可絕根?(二)小兒超明,六歲。二年前患驚前糞後排血,色淡紅深紅不等(即痢疾)。身體黃浮腫,去年在桂林浸聖醫院診治,請問將來要復發否?

廣西修仁堂級五

答 (一)仍須繼續服用魚肝油或魚肝油的製劑(帕勒托就是此項製劑之一)(二)試注射吐根素(小量)。可免再發。

(八百九十一)

問 鄙人男性,年二十四。在十三四五歲時,新喪太甚,十六七八歲時,滑精太多,十九二十歲時,又因房事過甚,以致性器和舉丸,到了現在,還是如像十三四歲童子那樣發育不能完全。且時常發冷發痛,務請醫師,指示良方!

四川萬縣趙清



答 宜節慾，注射賜保命，並長期休養腦力。

(八百九十二)

問 鄙人男性，二十五歲，自去年來，每於大便時，小便後，有似乳汁之白液少許隨尿流出，觸之似有粘性，單行小便時，則無有，蓋以大便時用力故也。但亦不常有，隔五六日，八九日，半月不等，此是否所謂「攝護腺漏」？與身體健康有無影響？須服何藥？往何處購買？若不吃藥有無療養法？可否行溫水坐浴？溫水坐浴怎樣行？乞示！

河北安次王益生

答 確是攝護腺漏。於身體健康，無甚大礙，不必服藥，祇須行溫水坐浴，就是每晚間臨睡前用溫水一桶，坐在其中十餘分鐘即可。

(八百九十三)

問 (一) 家母年六十二歲，因往年備受艱苦，以致病症甚多。其中最要者，是左臂麻木，不能上舉，遇事過繁，心慌神亂。近月來，又得一咳嗽之症，日夜無間，氣喘甚劇(吐痰)，請問投何良藥？(二) 鄙人年二十四歲，身體孱弱，五年有餘，患日常覺察，所患之症，每月遺精二三次，神思不清，腦力不能耐久，記憶力減退。諸症在身，初不在意，今覺學業之進行大受阻礙。未知原因何在，宜投何良藥？

山東陵縣李興法

答 (一) 左臂麻木，不能上舉，因年老，恐難全愈。咳嗽可購服 Sirolin 一日三次，每次一茶匙。(二) 是神經衰弱症，應先治此症，可用 Spermin 注射，並內服甘油磷劑，像 Glycerophosphates Comp. N 類。

醫事衛生顧問

(八百九十四)

問 (一) 國內肺病療養院，以何院為較優？即何院醫師賢能，看護周到，環境良好，設備完善，而費用又較省(每月最低費用多少)？請代為介紹一二，尤以適合第二期及第三期患者為較宜。(二) 無發熱而有少許咳嗽及血痰之第二期或第三期患者，倘在家療養，澈底實行安靜、營養、空氣及精神等四項療法，是否可與在療養院療養收同等效果？

廈門林其然

答 (一) 本欄向不介紹醫院或醫師。(二) 照這樣儘可在家庭療法。

(八百九十五)

問 家嚴年四十一歲，體質素弱，現充某校長職，性除嗜酒外，並無其他嗜好。由去歲十一月間，忽患心跳症，今又增氣喘症，稍一操作或步行數十步，即喘吸不已。未知是因酒傷抑係操勞校務所致？望將病原及療養諸法詳細示知！

天津劉耀波

答 這是心臟性喘息。與飲酒大有關係。除戒酒外，可用麻黃素與洋地黃素(Digitalin)內服。但須由醫師處方。

(八百九十六)

問 賤內現年二十八歲，自去年十月間分娩後，右手掌與右腳掌表皮增厚粗糙，縱橫碎裂，用潤膚劑如硼酸軟膏及硼酸甘油等藥擦之未見效果。原想經過夏天，汗液浸潤，或可改變。及至本年夏天不但未見減輕，反形加重。入冬以來，依然如故。且面部及右腕又發現，如高粱粒及米粒般大之紅疹，未知是何病症，應以何藥治之？

泰安徐羽俠

答 這是皮膚營養障礙。應內服魚肝油(常服)並塗布百分之二的黃降汞軟膏，或塗以夏士蓮香膏(Hazelline Cream)。

(八百九十七)

問 鄙人男性二十一歲，自幼頭部中心生癬，大如小錢，不脫髮有白脂，泌出壘積，除去之就出血，無癢無痛，經十數年治之不癒。去年經西醫師診治謂此疾是頑癬，曾開刀割去患處亦不能癒。今請問究係何病？以何藥根治？

江西贛縣曹嗣煜

答 這是黃癬。可配合百分之十的 Mercurochrome 軟膏塗布，不必行手術。

(八百九十八)

問 (一) 友人林君，男性，二十一歲，身體素稱健康，工作時間日僅二三小時。近數月間背部左肩胛骨下位時覺酸痛，設如晨起整理被褥經數分鐘時即呈腰部酸痛。近日來左眼下瞼肌時發生不隨意跳動。此等症狀係何原因，或某種病之早期象徵？(二) 劉君，男性，二十六歲，身體健康正常，精神亦無受何種刺激。竟時患失眠，數夜不能入睡者有之，時或稍愈，有一次綿延多夜，平常鎮靜劑如溴類等雖服足量皆無效。未知何病？

福建福安縣吳華民

答 (一) 是肌肉風濕痺的象徵。試服用 Empirin Comp. (二) 係神經衰弱症，應避免神經刺激，並注射賜保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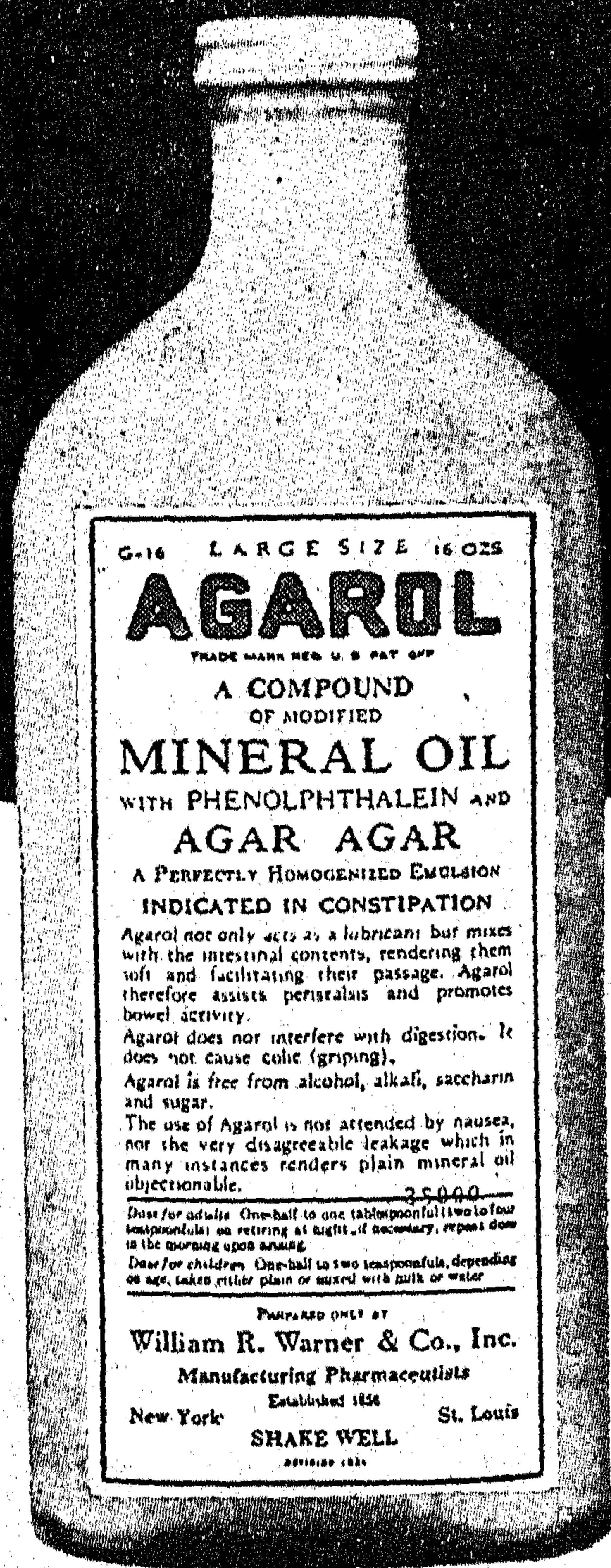
# 底到是一

## ... 一如終始

乳劑 (Emulsion) 之配製，必當始終勻密，如是則每服之功效，方能保證始終如一。阿加路 (AGAROL) 之 (礦油海菜及芬諾他林) 乳劑，即為此種始終如一之乳劑。試觀此品自瓶口中傾倒外出時之勻整，可証實之。阿加路得與任何流質 (水、菓汁) 透澈混和，絕無分化之虞。治療急性便秘與習慣性便秘，用阿加路功效確切，始終如一，此品不擾人工香味，而仍美味適口，良以成分之精純，配製之得法，有以致此也。醫師索樣，請繕寫處方箋上，當即寄奉。

美商華納製藥公司

上海四川路  
六六八號



阿加路六及四二  
分兩十兩種

### AGAROL 秘便治嵩 路加阿



爲何林語堂先生勸人用

求兩解作英漢模範字典增訂本？

Model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With Illustrative Exampl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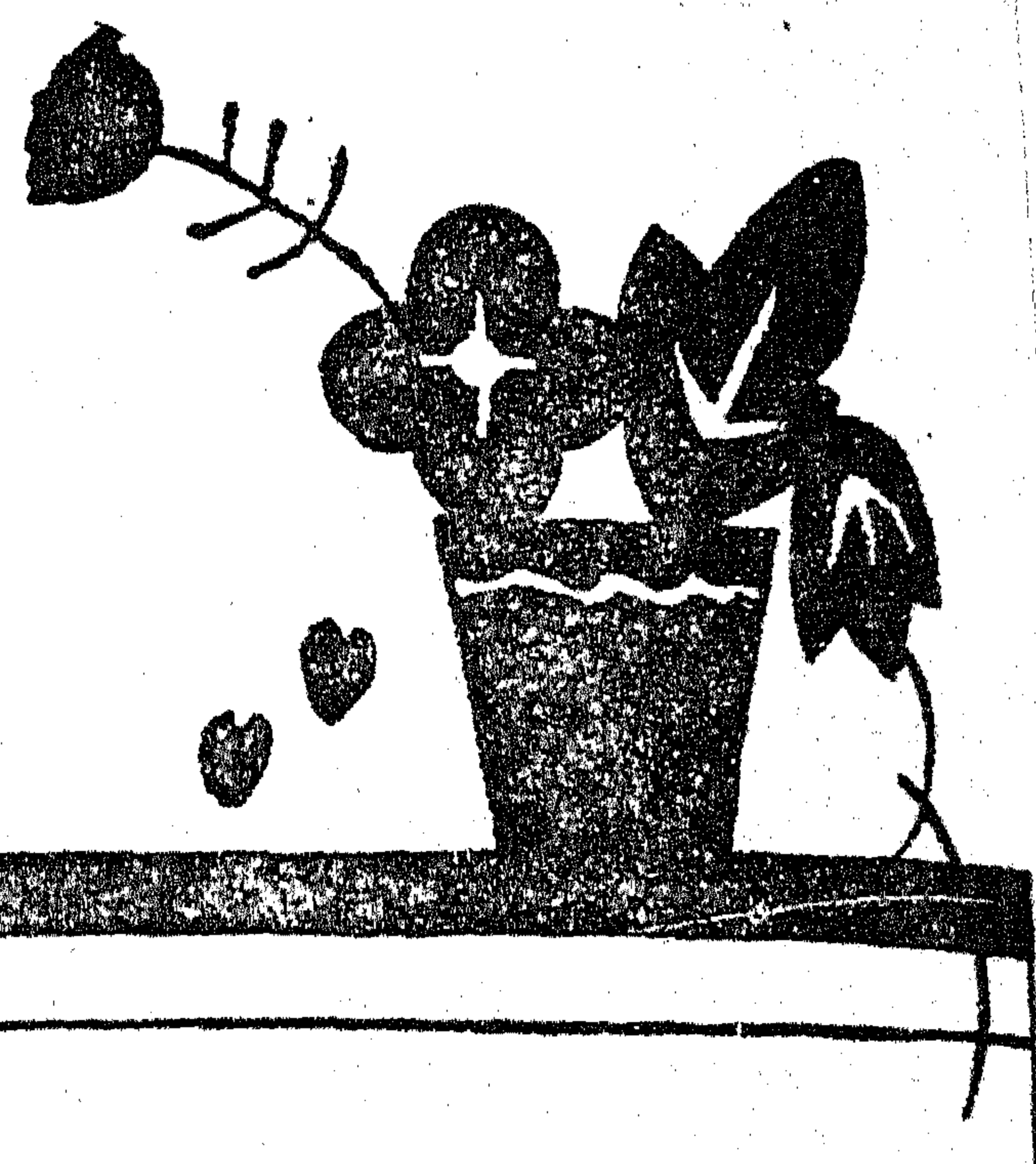
林先生說：「去年商務出了兩本袖珍英文字典，其中模範字典係增訂本，其原本於民國十八年出版。模範以求解作文兩用爲主旨，多列成語，引證用法，得社會歡迎，獨步一時，乃理所當然。字典有定義而不舉例，猶如畫像有輪廓而無眉目，空空洞洞，令人疑神疑鬼，某字在某句果此義也，果彼義也，捉摸莫定。一有例句，則前之所謂輪廓者，骨肉豐盈，眉目畢現矣。此簡明牛津字典序文所謂“define, and your reader gets silhouette; illustrate, and he has it ‘in the round’”之謂也。若真如簡明牛津字典編來，直可謂「血足榮膚，膚足飾肉，肉足冒骨」，可以令人顛倒，豈但得籠中模糊倩影而已？牛津字典魔力實全在此。模範本此義編輯，遂亦收用法明瞭之效。此書字義不用英漢雙解，而以餘出地位，作舉例之用，然後解之，亦是一辦法。此次增訂本，添加單字，例句，頁數，總額較原本爲十七與十四之比，又於原有種種附錄之外，增補「注音人名地名表」（約七十頁）及「略語表」，自然益臻美備。吾前曾勸學生以此字典作自修英文成語之用，每字咀嚼其用法，不澈底不放鬆，實爲增進英文之最好良法，因用法既已了然，又句句已經譯出，便利無比也。市上有所謂英文成語辭典，乃專講冷僻字句，切不可讀，因冷僻成語最難應用，程度尚低者運用不來，反成笑話。故反以此字典爲最好研究通用成語之書。」

編合 煥學陸 雲志厲 瀾海平 鑾世張  
頁餘百七千一 冊一本珍袖面布  
角五元二價定

行發館書印務商



# 藝文



## 錢的作祟

田景福

自己也知道作這件事太冒險，無異拿個人名譽作孤注；而結果還是必須行走這條路。

晚間，纔決定回家的主意。打發校役老張去僱騾子，我說：「假如沒有騾子時，僱一頭駱駝也可以，我是必須動身的。」老張瞧見我燥急的神氣，有點莫明其妙的拖着破棉鞋梯托梯托出去了。我才輕輕嘆了一口氣！

不知是該怨茂芝太胆大呢，還是該怨我太小心？他替我辦了這件事，論理我應該感激他，可是不知怎的總是有點埋怨他。瞧瞧今天協和厚那個二經理的態度，一進門就是：「先生靠實啦，一百元我替您交永源厚，我們準定後天早晨在貴縣大生慶用款，交標的事可是一天也差不得的！」我還囁囁着未開口，茂芝早已：「沒有錯，沒有錯。」直接了當的答覆了人家。唉，實際上錢還不知在南山裏北窪裏呢！

其實我忍心去怨茂芝嗎？茂芝作這件事又是爲了誰？永源厚催他何祇三五次：「先生，請原諒！今年的年關特別緊，敝號委實虧累不少，明年還不曉得幹不幹，總之，那筆借款是必須收的！當原借時全靠你老，是不是？王先生是外鄉人，我們也不熟悉……」茂芝也真難，我雖然是借主，他可是代還保人呢！

這幾天，茂芝常常皺眉苦臉地催迫我：「老王，你總得快點想法子！期限一天比一天近啦，不想法，大家就得都丟臉！」而我回答他的只有：「還得請你給我想法呢！」其實我早深知茂芝的能力已經用盡了。這年頭，有錢的人寧將大洋埋在地下也不敢貸給人，因爲他們知道是好放難收的。因此你要想使他們放給你錢，那是夢想，那實在是夢想。於是乎我與茂芝惟一的辦法祇有楚囚對泣。



着。

今天清晨，茂芝一爬起身便對我喜眉笑眼地。我說：「茂芝，有什麼高興的事，是否夢着拾到大洋了？」

「到不是。」茂芝說：「可是我夜間得了神的啓示，你的款有了辦法啦。」說完了，他仍舊對我嘻嘻的笑。

「什麼啓示呢？」

「你猜？」

「我想除非是去搶人咳！」我滾熱的心仍舊冷下一半去。

「你還不信嗎？哈哈！」他走近我底身邊幾步：「我們從前真是當局者迷，你何不寫封掛號信給我們那位上司兼老師？拿我明年的薪金作抵押，向他借一百元錢，這財迷一定就首肯了。利息由他算，橫豎我們火燒眉毛得管目前。」

「只是你未免爲我太犧牲了……」我這時的腦子裏，完全充滿了歡喜與感激成份，口裏雖然客氣着，手早抽開抽屜拿出信箋，舖在書案，一字一句的低頭斟酌着寫起來，經過兩個人的幾番修改後，才將牠恭楷謄入八行紙，又在信尾「速賜覆音」的四個字上加了四個朱紅圈。然後才寫給會計處的親筆簽字函，最痛快的兩句是：「請將敝人等一二三月份薪，掃數交給文光華先生可也。」（文光華即這位老師的台甫）

寫完了，茂芝笑着對我說：「這一封信，總該使那個財迷放心了。」

他便在信封上很慎重的貼了一個單掛號的郵花。

可是在信送給郵局之後，還不到一點鐘，茂芝又將眉頭鎖緊了：

「不妥，不妥，老王，這事還得你回家走一趟！今天已臘月二十六，你想，恐怕來不及？況且，萬一這財迷不答應呢？」

「可是我回去不是比信走得更慢嗎？」我深深嘆了一口氣。

「那不要緊，只要你一回去，我就有辦法啦。」

「你是不是教給我躲債偷走？」

「你這人儘玩笑，」他隨即將聲音放低了，接近我的耳畔說：「協和厚明天到你們縣裏交冬標去，同時這幾天路上的土匪很厲害，我想他們帶着錢走路也不放心，和他一通融，先用他們的一百元還了債，叫他們到你們縣裏用款去，我想準能行。」

「可是假如我們借不到款，不是耍笑了人家麼？」

「辦事總得通權達變，不如此還有什麼辦法呢？」

老張梯托梯托的步聲將我底思潮衝破了。他一進門，帽上衣上罩滿了白雪。

「下雪嗎？」

「可不是，明天恐怕不能走！」

「爲什麼沒有腳麼？」我着急地問。

「到不是，脚家是怕天一變，到過大年時趕不回來，我看他們都是年前不願再動身的樣子。」



他瞧着我，不作聲，立刻又奉勸似的：「我看先生也明年正月初再走吧！遲回早回不在這幾天，路上怪冷的。」

老張底話多逆耳，難道我作先生的還不懂這個道理，誰願意受着冷凍冒着險？可是我一肚子的苦衷是不能向工役說的，我是作先生的，不能讓工役也藐視我。

揭起窗簾向外看，地面已經變白了，黑暗中潔白的雪花飛舞着。

× × × × × × × ×

天未明，我就由牀上爬起來，實在說，我壓根兒就沒有睡得着。這種情形，凡是一個心裏有事的人都會體驗得到的。跳下牀，趕緊揭起窗簾往外瞧，積雪厚厚地鋪在地面上，大概準有三寸厚。我提高嗓子先將老張由鼾聲中喊醒，告他我今天必須走。在他爲我燒火煮飯的時候，便燃着一支洋燭，將那個已裝好的被套打開了，揀必要的另包一個小包袱。隱約中聽見老張在隔壁咕嚕着：「這個氣候，一個人走路，沒骨頭的眞受不了。」

茂芝在這時也跑來了，我們只會意地彼此一個苦笑，便都沈默下去。多末難堪的沈默啊！直到我臨出門，他才囑咐我：「無論如何總要設法子！」

一出門，刺骨的冷風向我熾熱的面皮襲過來，簡直是無數的刀子刮割着我的肉。許多人行路擔心匪劫。我想，土匪遇着這種氣候也該凍

得不作土匪了。一出鎮，狂風吼得更嚴厲起來，捲起路旁的積雪擊着我的面部與全身。窄小的山徑都爲厚雪掩沒了，不但沒有一個行人的腳踪，連一個飛鳥的爪跡也找不到。但是我不能不向前走着，兩腳踏在鬆軟的雪，一陷兩個深坑。一直掩沒住我的踝骨，這種罪，那裏是人受的，但是我不得不受；撇開我自己不說，我總得對得起茂芝啊！茂芝待我的確是太好了，太好了。我不能再使朋友因我的事而丟臉，無論如何，總要回去走一趟。

師範畢業的那一年，一班二十三個同學失業了十九個。而我竟能傲侍未列入這十九個以內。我知道這是出於誰的關照的。雖然那是一個遠隔家鄉二百里，月薪十五元的一個小學教員；但不是同樣也有許多人垂涎嗎？爲了我，茂芝曾經毅然拒絕了教育局長介紹的一個人——據說是局長的外甥——而遭到明譏暗諷的威脅與申斥。我是應該怎麼樣感激他呢？爲這事，茂芝幾乎將他校長的職位丟掉了。幸虧我們的是私立學校，茂芝尚不至於被撤職。然而不爭氣的我，來到學校以後，不但對於茂芝沒有什麼經濟上的幫忙，反而平均每月總要麻煩他一次，向他借錢。其實我知道茂芝薪水也不過二十元（比我多五塊），然而他家中也有一個老婆幾個孩子，都得吃飯穿衣。因此我每到月終爲了債關不清而向他打算借錢的時候，老是紅着臉開不了口。茂芝看出來之後，他便拿着五塊錢向我手內一塞，然後笑瞇瞇地說：

「老王，你把這五元拿去。不要客氣，我現在總比你強一點，至少，



你欠着人三百元債，我可莫有，你不要客氣啦。」

當我紅着臉將錢接在手裏的時候，心裏感激得快要流出淚來，我沒有話說，我除了向他點點頭之外，不知該說什麼才好，他見我如此，每次老是拿着這兩句話安慰我：

「老王，我勸你不要如此，我始終認為有錢者不用，用錢者沒有，這種現象是不合理的。比如我們現在說吧：我沒有債，我是一個小家庭，連老婆孩子只有四個人，而你呢，你有債，你除妻子兒女以外，有父有母，有弟有妹，這樣你拿我的錢不是應該的嗎？你說不是嗎？」

這些話，鬧的我點頭不對，搖頭也不對。多麼感動人的話啊！可憐的茂芝，可敬佩的茂芝！我除了心中這樣感激地想想之外，簡直不知回答什麼才好。

但是我終於這樣每月向茂芝借下去了。我也明知這是不應該，這簡直是對他的剝削。可是我莫有勇氣拒絕他。老父親爲自己求學將幾十畝田地典完了。一大家人，每人一個肚子都要塞東西，還有三百元的債呢？不還本，利錢也得按月付息，還有房租，自己的交際費……我莫有勇氣拒絕他。

然而就這樣下去也算好，可是倒霉的事情多着呢：家裏來信說父親病了，病是老病，雖然知道希望很少，可是有病不能不治，要治，不是就得吃藥？爲了如此，舊債未還就得舉新債，爲了如此，仍舊離不開茂芝，替我代借一筆款。

然而父親終於死了。兒子的本分：養生，送死，葬，這些都是必需的。我得回家，但是我莫有辦法！我急得捶胸躁腳搔頭皮，我莫有臉再向茂芝說什麼話，可是想不到茂芝又在不知不覺之中將一百元錢給我借妥了（他是代還保人。）

茂芝待我太好了，太好了。現在別說冷，就是冷死也要回去。我不能再使朋友因我而丟臉，無論如何，我得回去走一趟。

× × × × ×

到目的地時是一個第三天的黃昏（臘月二十八日）。這時城裏街上都是靜悄悄地，只聽見各商號的珠算在連珠炮似的响。這時我兩步併作一步走，因爲我知道協和厚的那個掌櫃一定候得我十分焦急，而不耐煩了。果然，在我踏進大生慶的櫃台時，猛不防一隻手將我牢牢抓住：「啊唷，你可來了！」唬得我吓一跳。大生慶的老板聽見聲音也滿面春風的跑走來：

「我說王先生不能失信啊！」他在很欣慰的恭維我：「路上冷吧？」他立刻又彎過頭去叫夥計：「快給王先生沏茶，打臉水。」

我知道他們都在恭維着的一百元錢啊！

當我的體溫完全恢復了常態以後，我就表露出非常關心這件事的樣子，問他們現在什麼時候了。我告訴他們我要先出去拿錢去，再遲就恐怕我的朋友睡下，今天就不能辦了。

「不要緊，不要緊，明天再取也不遲。這樣冷的天氣，你老先生休歇吧！」



他們很大方地滿不在乎的說。

於是我先很安適地睡了一夜。

天一明，我便起了牀，先解開那個小包袱，將裏邊的衣物拿出來，在我油膩的灰棉袍上先罩上一件藍大褂，又換上一雙三毛錢的假毛襪子同嶄新的一雙帆布鞋。全身打扮齊整後，便邁開脚步出了門，那個掌櫃在被窩裏用話囑託我：

「你老走啊？早點回來吃早飯。」

「當然，當然！」我懂得吃早飯的意思就是催我的錢。

我在冰冷的街上這般思索着：見了我這位老師的時候，先說什麼話最適宜呢？應當懇切而不卑鄙，應當態度鎮靜而不讓他瞧出破綻，應當暗示出自己並非因為借錢而走這末遠的路，而是爲了另一件要事，必須回來。總之，要辦事成功而不讓他藐視我……我低頭只顧思索着，不知不覺便走到我這位老師門前來了。

兩扇門閉得鐵桶一般緊，我抓起門環就要叩門，可是立刻又將手放下了。我想這種舉動是會被對方討厭的。假如我現在是個送錢的人，我就不妨如此幹，可是我現在是有求於人，我得懂得人的心理。

還是先回去一會兒再來吧，我這般想。可是這麼冷的天氣，二里之遙呢。還是耐心等一會兒吧。

我袖着兩手緊靠着門扇蹲了下來，稍避着由巷中刮來的冷風，我這位老師的住宅是在這僻靜的巷口建築着，華麗而雄壯。我想這時假

如有人經過，不會疑心我是一個乞丐吧。我這時感到了非常的無聊，一個不會吸煙的人，這時居然會想起紙煙來，假使現在有一枝煙，也可稍解解煩悶與寒冷。但是現在什麼也沒有，只有淒厲的寒風伴着我。一個拾糞的小孩提着糞桶跑過來，用驚愕的目光掃我一眼，口腔發出唏噓的寒冷聲，匆匆的便又過去了。這時門還沒有開我的全身漸漸又抖擻起來，手足又呈痙攣狀態，兩腳不斷地交替踩着，我非常生氣地在心裏罵：「這時候還挺尸，真是未免太過！真是豈有此理！」然而門仍舊沒有開。

約莫又等夠半點鐘，才聽到門裏一個趑趄的腳聲走動着，用一隻眼由門縫往裏瞧，才知道是一個老媽子提一個便桶走出來，我忙閃在旁邊，讓她嘩啦啦下開門門，咯吱推開門，將許多排泄物潑在陰溝裏，我才很靦靦的問：

「勞駕！文先生起牀了沒有？」

「早着呢！」

「我現在可以先進去麼？」

「你有何事？」

「當然有，我是文先生的學生。」

她將我渾身仔細打量了，認清我是個斯文人，這才讓我跟進廚房去。她並且倒一盃開水給我，告訴我：這幾天因爲年關近，常有歹人闖入富人的宅，偷東西。所以文先生這幾天特別吩咐她，門要早關遲開，其實



現在文先生也起來了。

「那麼我現在就可以去見嗎？」我非常興奮的問。

「不能不能，你自己進去，將來要連累我受責罰的。莫着急，等我給太太熱了牛奶後就給你傳稟去。」說完，她仍舊斯斯文文幹她的事。

「妳一月賺多少錢？」我勉強捺住心焦，同她閒談着。

「八角。」她隨口答應着。

「啊！怎麼這樣賤呢？」

「賤嗎？這時候，有許多人連這樣事兒還找不到呢！這年頭，鄉下婦女爭着到城裏來做工，只求賺一個飽肚子。你先生有意僱麼？我立刻給你找來一個。」說到這裏，牛奶滾沸了，她便忙忙提了進去。

又一會兒，她才出來笑嘻嘻的對我說：「叫你進去呢。」

不知爲什麼，我的心像被一種東西抓住似的，又欣喜，又憂慮，像一種蒙蒙初次見老師的神情，提心吊膽的走進去，一眼瞥見我這位老師巍巍地在一把太師椅上坐着，便趕緊恭敬地稱了一聲老師。這時整個的屋裏瀰漫着的是一種濃重的鴉片香氣。

他僅將那個胖得不能再胖的身體略抬一下，便指着另一個椅子告我坐下去。我這時才分出一隻眼來偷瞟一下，躺在牀上吸食萬壽膏的太太，她很大方地毫不迴避我，我卻難爲情地將頭迅速轉過來。我的老師卻在這時開口了：

「昨天才接到你的信，正打算給你覆，怎麼你又回來了？」話一句

一句慢慢地說着，沒有一點任何的表情。

「咳！」在我未說誑語之前先嘆了一口氣，「我本不打算回來的。不料，寄信後的第二天，就接到家裏的掛號信，說是我的女人有了病。咳！女人們真是……」我將眉頭鎖緊了，表示出我這般冷天並不願意回來的樣子。

「什麼病呢？」他进一步的問。

「信信上寫的不詳細。大概是傷寒一類吧。」

頭一次的答話，是我早已預備好的，第二次卻是被迫而出。我不懂得爲什麼要這樣咒詛妻子，只爲了我的辦事圓滑而不丟體面。妻啊，你寬恕我吧！

話說完後，我很擔心被他瞧出破綻，我用眼偷瞅着他的表情，見他將黑而厚的嘴唇一啓，有點同情似的說：

「啊，大概不要緊吧？」

「大概不要緊，」我也隨着他的口氣說了一句。

可是這一句話壞了。他將眉毛略皺一皺，立刻就沈下面孔教訓我：「你今年回家已經第二次啦！固然，年青人那個還能不愛家；不過，總得忠於自己的職務。即使你太太有病，你家裏還有人會給她請醫調治，是不是？」

他完全將我認爲一個好色之徒了。我心中非常生氣，同時又好笑，也不願同他分辯什麼，只要不疑心我現在是被錢迫得無路可走，一切



任憑他胡猜去。可是我心中不由暗罵着：「你只知道教訓我，我只爲債務所迫，暫離職務三五天，就算不忠於職務，請問你每天幹麼？你除了支領我五倍以上的薪金外，吸大煙抱姨太就是忠於你的職務！我把你這……」假如我不在他的管轄之下，不爲自己的飯碗打算，我真想唾他幾口，問問他！

可是我現在得忍着，絕不讓面上露出一絲憎惡的表情，因爲這時不是鬥氣的時候，而是我信用與名譽的緊急關頭。爲了那一百元的面子，也迫的我不能不說和婉而謙卑的話：

「老師所見極是——可是前幾天寄來的一封信，老師已經過目嗎？說來也真可笑，那天同事們在一塊閒談，都說這幾天的麵粉頂便宜，而且明年一定要漲的；大家都認爲應當定買一點，預備明年吃，我和茂芝也買下幾百，可是手中暫時又拮据。所以還得老師幫湊一下，哈哈！特在師生，我們想老師一定肯行方便的。」

我自信我說的很圓滑，他一定要信以爲真；如此，我的辦事便容易了。我必恭必敬地等待他的下文，我底心禁不住突突地跳。

出乎我意外的，他這時卻一句也不言語，只是將兩道濃重的眉毛皺得更緊了，面孔也頓時變得憂鬱起來。沈默，長久的沈默，然後他才很困難地由喉嚨裏擠出一句：

「你知道我現在並沒有錢可以出借的。」

我的心猛烈地震動一下：「糟了，糟了！」我心中暗暗叫。我又想起

他從前曾對我發過牢騷的一大段話來：「鄉下人都是騙子，都是些萬惡不赦的騙子！他們將我的大洋拿去，連本帶利一齊騙了。催得緊了，便拿他們底一畝不值三塊錢而賦稅雜捐倒得四元的田地來頂我。我不傻，我那能吃這個虧，他們都是騙子，都是騙子！我對着老天起誓，我此後寧可把大洋埋在土裏也決不貸給這些鄉下人了……」

靜默，又是長時間的靜默，他這時燃着一根紙烟抽，我在腦子裏搜索應該怎樣打開這快僵了的局面。這時躺在牀上的太太正燒着第三個烟泡嘍嘍地響。

「好在爲數不多，老師一定能爲我想法子。」我用恐懼而又希冀的目光瞧着他。

「你們年青人作事常是這般冒失，你們老想借錢是一件容易事，這種年頭兒，別說無錢，就是有錢，誰敢放給人。」

「不過我想老師一定信任我的，哈哈！」我只有不放鬆的死皮涎臉地說。

「信任不信任是另一回事，可是我總得有錢呀。」他吐了一口濃痰在距離痰桶二三寸的地上：「你別看我以前放過許多錢，那都是替朋友辦的事，結果放出收不回來，我憑空跟着墊了許多錢，朋友不領情。外邊的輿論倒說我剝削貧民呢！你想我管這閒事爲什麼？」他越說越上勁，好像要同誰生氣似的。

「可是這一次總得老師費神再管一管，這個很穩妥，絕不能再給



老師上當，哈哈！我仍舊涎着臉央求着，說得再不能委婉而謙卑。

「當然，這時候不穩妥誰肯幹？」他笑了。

我知他的口氣已經默認了，便不再央求。我開始告訴他：別處也有人要放給我們錢，不過利息稍大點。可是我們當然不願意；老師這裏呢，我想總能分出個裏外來。末了我又說：

「假如老師應允，現在我就到會計處簽字，告他將薪金直接交老師。」

從他的表情推測，他一定是首肯了，但他還要竭力裝出嚴重的語氣對我說：

「真的，我現在是沒有錢。不過你的事，我當然不能不管，一會兒我可以給你問問去；如果人家有，我作你的代還保人到可以。」

「是是，總而言之，老師爲我費心就是！」我用一種普通慣用的承情話感謝他。心裏卻在暗暗地罵他。

猛抬頭，由掛鏡裏瞧見那個背着我抽烟的太太正在抿着嘴笑。

我現在一顆心總算十分之九的落在肚裏了。我現在才想起那兩個鴿候已久的商人來，我才記起他們今天還要動身趕回去過大年。他們一定候我候得不耐煩了吧？我想無論如何應當催我這位老師早點同我辦事去，現在快到十一點鐘了，不能再延遲了。於是我便囁囁着向他說：

「我們現在就出去好嗎？」

他立刻又給了我一個軟釘子：「我還沒有吃飯呢。」

我不能再說什麼話，我只有捺住燥急等候着。時間又過去了半點鐘，很精緻的飯菜才由那個老媽子端進來。太太被老媽子一連請了兩聲，這才放下烟槍走入餐棹，他們這時一齊問我：

「你吃過飯了沒有？沒有時就在一塊兒吃。」

我毫不思索的回答他們：「吃過了。」人家棹上不是僅僅擺有兩付盃筷嗎，我何必自討沒趣呢。

我睜眼瞧着他們夾起每一筷子菜，細細咀嚼，心裏卻幻想那兩個等候我的商人的情形。說良心話，肚裏這時也餓了。我的額上滲着虛汗，這屋子太熱了，幾乎令人疑惑這不是冬天；不過我這位老師同太太仍然都穿着輕軟的狐裘，彷彿一點都不覺得熱，我想這大概因爲我心裏燥急的原故吧。

用畢飯，老媽子又沖來一壺龍井茶，給我們每人斟了一小碗，紅得像豬血；他問我喝慣喝不慣？我無意識地隨便向他點點頭。因爲他問時我正注視着那個鐘，這時長針指在十二點一刻上。

他還在津津有味的告訴我：他說這茶是一個朋友由杭州直接寄來的，是不可多得的名貴，能助消化，清目，消痰；所以他每飯後必飲一壺。我想等他品完這壺茶時，恐怕就到一點了。

我憂鬱地不時瞅一瞅壁上的鐘，忽然靈機一動，我要設法將他的視線引到鐘上去，便故意誇讚着：



「這個鐘很精緻！大概是挪威造的吧！」

然而他聽了以後連看都莫看，彷彿毫不感興趣似的，只說了一句：「花過六十五元呢。」

幸虧他的太太被我引得注了意：

「十二點半啦，你還儘品茶，人家王先生來快五個鐘頭了，你想人家急不急？」他扭過頭來對我笑一笑，表示她已識破我的秘密似的。我被她說得臉紅，可是立刻又恢復了常態，對我這正披大氅的老師說：「不妨事，不妨事，再遲一會兒也不妨事。」

× × × × × × × ×

我倆踏進一家銀號的門檻。裏面的經理、夥友一齊站起來表示歡迎；可是等到我這位老師被一位經理模樣的人物讓到裏面櫃房的時候，便鬼也沒有有一個理睬我了。他們都像對待一個乞丐的神氣來對待我。我真想發作幾句，可是又事出無由，低頭看看自己，心中自己安慰着自己：「大人不見小人怪，」對於這般人的鄙視，只有一笑置之。

我傲然獨坐，也裝出不待理睬的神氣。兩眼只盯着那個棹上的馬蹄表，耳朵聽牠滴滴搭搭的聲音，這樣一分一秒地消磨光陰，直到長針指到一點半的時候，這位老師才掀起門簾踱了出來。

「怎樣？」我壓抑住過度的興奮，像犯人將要被宣告死刑的情形，從喉嚨裏急問出這樣兩個字。無疑的，只要他回答我一句：「不成，」那個真無異立刻宣告我的死刑。

「有是有，可是人家必須我作代還保人。」

一塊石頭落了肚，歡喜得我快要擠出眼淚來。我不敢插什麼嘴。

「——可是利息少不了四分，」他又很堅決的告訴我。

「太多吧？」我心裏本來早已首肯了。然而不得不如此試一試；憑良心，到這時候，六分利也得借。

「這幾天，四分還是大情面呢。」大概他窺測出我的心事來。說着，他便由衣兜內掏出一塊紙遞給我，說：「你如願意，就照這個寫一張約據；不願意就作為罷論。」

我用兩手慎而重之的接過來，有幾個好奇的夥友也走攏我的身邊圍着看。我一看這底稿就是我老師的手筆，寫的是：

立揭七錢二分重實質銀洋約據人口口口，今央代還保人口口口代借到

福聚堂名下七錢二分重實質白銀洋一百元整。言明每月每元按四分利行息，期以五個月為滿，至期本利掃數還清，不得短欠分文。還時仍用七錢二分重實質銀洋，不得以市面流行之任何紙幣作為代替。如有錯誤，代還保洋人完全負責，此係兩出親願，別無異說，恐口無憑，立約為證。

代還保洋人口口口蓋章

立約人口口口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批：本借款以本人四五月月份薪金作抵，約成之日，本人已向會計處親筆

簽字聲明矣。

看完，我就笑了一笑說：「就這樣吧！」

我的老師便將我引入裏面櫃房之內。一個夥計趕緊過來給我磨



墨，我舖開紙提起筆，照樣謄了起來。我瞧着我這位老師踱出櫃房，便低聲偷問那個夥計：「這大概仍是文先生的錢吧？」

「管這幹麼，橫豎你用錢得啦。」他對我會心的笑了一笑，我對於這種善意的搶白，也以一笑報之，是的，橫豎我用錢得啦。

當那個經理將一百元銀元擱在桌上的時候，我心中真有說不出的歡慰。肚裏暗暗很舒服的嚥了一口長氣。我先將一百元分開，用報紙捲成兩捲，然後將牠合並攏來，用手絹裹好。我心裏思索了那兩個夥計以後應當說的話；是的，時間的確太遲了；我得向他們道歉；不過，這也無什關係，祇要有了錢，一切都不成問題。他們還不是仍舊打着笑臉巴結我？交款以後，我還趕得及回家，還能夠見一見並無疾病的太太。還能夠……我的心越想越高興，以前的煩燥憂急，統同忘掉，不知不覺，提起那個沉甸甸的手絹包，就預備告辭。

可是我的老師這時卻對我吩咐：

「我同你到會計處去。」

「可以。」恭敬地答應。

我的心又微受一點打擊，不過立刻我又覺得很自然了。橫豎遲是遲了，再遲半點鐘也無什關係，遲早有錢給他們就成。不妨事，不妨事！我心裏想着，便偕同我這老師向會計處出發。

可是走到會計處的時候，會計室的門已上了鎖。

「先生們來遲啦，現在三點半，已過辦公時間啦。」一個看門的工

役告訴我們。

「怎麼？每天不是四點才停止辦公？」我驚異地問。

「新改的，」那工人怕我不信，又解釋一句：「每年年終是這樣的。」

「自然如此，我們明天再辦好了。」我的老師一面說，一面伸過手來向我要手絹包。

可是我這時怎肯放手呢。「遲一天，老師還不相信我？」我央求他，手將那個錢包捏得緊緊的。

「辦事總得清手續，」他毫不為我所動。

「那麼……那麼我們先到會計的家裏對對話好不好？」我開始提出通融的辦法。

「好。」他不耐煩地跟着我。

我兩個一出門，兩個夥計氣喘呼呼的迎面來了。

不待我發言，他們便嚷：

「哎呀！好王先生，一去就不返啦！真把掌櫃急壞啦！累我們好找，哎呀！累我們好找！」

「你們找我幹什麼？」我爲了面子攸關，不得不將臉一洗。「這不是？」接着將錢包向高一提，生氣地說：「遲早總要交你們一個清楚？你們忙什麼？我們在機關辦事，不能像你們商人那樣簡單，總得辦完手續。」說完我便斜睨我這位老師一眼。

那兩個夥計見我有點動怒，又看見我已經有錢，立刻陪着笑臉將



話頭轉了過來

「你老不要誤會，我們並不是怕先生，別說這一點，一千八百也不怕您。不過——不過……我們想先生還沒吃早飯吧？」

最使我難堪的是末一句話，弄得我怪不自然，我不是明明告訴我這老師已經吃了嗎？我裝作沒有聽見的樣子，設法躲過這位老師的視線。

「那麼，就請你二位先回去，我還有點事，隨後就到。」

「不必，不必，我們陪着先生好啦。」

這兩位夥計，已經毫不放鬆的監視着我了。

× × × × × ×

我們四人都坐在會計先生的小客廳裏。等我將來意說明之後，那會計笑了一笑，平平靜靜地說出下面一套話來：

「你老來遲啦！這個事，從前有幾位同事也通融過，當然，我沒有什麼不成。可是你老來遲了！上頭昨天才來電，明年一月，又有一次裁員減薪。減誰不減誰，還不知道；不過，關於長支及抵押薪金這件事，上頭卻一概不准。你老得原諒我，你老來遲了！」

兩個夥計的眼珠看着我，我灰白了臉發癡一般看我這位老師，我的老師祇看着擱在桌上的大洋包；最後他一言不發的提起那個絹包，便向主人告了辭。我也大踏步的追出門來。

「老師！老師！」我的喉嚨像被什麼東西阻塞住似的。

他回轉頭來：「你不能怨我，這是人家的錢，要是我自己的，什麼都好說。」再也不回頭的去。

我預備再追，可是那兩個夥計將我迎面攔住：

「先生，先生，你不能給我們為難，你得同我們見經理去！」央告之中，又帶着恐嚇。

「走就走，難道我還不敢去見？」

我氣恨恨地跟着他們，他們一前一後走着，將我夾在中間，我們三個人一句話也沒有。我心中尤其覺得難受，全身綿軟無力，頭腦有點暈眩。黃昏已經臨近了，可是我一天還沒有一粒米下嚥呢！

一進門，我正預備加以解釋，那個夥計先開口了；我和那個夥計一齊分訴，可是他們不將我的話放入耳裏，儘聽他們的夥計一面之辭。令我越加生氣，最後他們不等我說畢，便截斷我的話問我：

「閒話少說，我們先問你還有辦法沒有？」

於是我就將最後的辦法提出：向他們暫借一月，利息多寡，由他們算。

他們卻對我冷笑的說：「誰保你呢？」

「拿我的人格作為擔保……」我說的非常鄭重。但不等我說完，他們已很粗野的罵起我來：

「你說得那麼隨便，你的人格值幾個銅板一兩？你有人格，你就不騙人了！」



「瞧你穿着長衫像個人，我們抬舉你，你就打算騙人……」

「你睡下痰自己舐起來，痾下屎自己吃了，就不用你出錢……」

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要回罵，可是一時想不起罵的話來。我祇喊

了一句「我把你們這般野狗！」便紅着眼珠提起一條短橈向他們扔過去，可是被他們躲開了，短橈摔在玻璃上，砰砰碎了幾塊！

「好好，你還要打！」這幾個傢伙一齊向我撲過來，我向後退了幾步，不隄防退到熾熱的火爐上面，他們還儘向我這邊擠，七八隻拳頭在我頭上背上亂搗，最後我被他們按在地下……不知什麼時候，我便暈迷過去了。

× × × × × × ×

醒來時我已躺在公安局拘留所的牀上。那兩個夥計也和我在一塊拘留着，不過手上比我多加了一條藤繩。此外還有六七個人，一個個愁眉不展，十九都是為債務糾紛而被拘留的。從黯淡的燈光之下，我發現他們的目光都盯在我身上，這時我才覺得渾身痛楚起來，特別是被火爐灼傷的一部；不覺發出低低的呻吟。

我惡狠狠的目光向那兩個夥計瞪過去，他們立刻羞縮地將頭低了下來。咳！其實我應當怨他們嗎？他們也可憐，我為什麼對他們失信呢？他們交不到標，他們的生意不是就做不成了嗎？

這時，我反而對他們發出無限同情。我覺得我們都是患難中人，誰也不應怨誰，祇是幾個錢在我們中間作祟罷了。假使我們是生活在

好的環境之中，又何至於……

就在這時，局長將我們這些人一個個都傳了去問訊，結果都是每人各處罰金數元，即作爲了事。

最後才輪到我。局長的頭一句話就是：

「瞧你是個體面人，爲什麼作此下賤事呢？」

我感動得幾乎流出淚來了。我說「憑良心，我並不打算騙人……」我很忠實的打算從首至尾訴說一遍，可是他不等我說完，便截住我的話說：

「法律是不能問你良心的。總而言之，你不該打架鬥毆，就處罰你十元吧。」

「我沒有錢。」

「沒有錢你也得想法子呀！」

再不容我分說什麼，一個警察便將我強硬地拉下來了。

我越想越氣！我原是爲了借錢來的，假如有錢，也不至發生這樣的事。然而發生事故之後，仍舊離不開錢，「沒有錢你也得想法子呀，假如我有法可想，我也不進拘留所了。」

我沒有法子可想，我就在這拘留所裏住着吧。即使我有法子可想，我也不能讓人知道，押在拘留所，這是多末可恥的事；受幾天罪是小事，假如風聲傳到我的上級機關，打碎飯碗是大事。我不能讓任何人知道的。



眼睜着一個人一個人陸續討保出去了。最後，偌大的拘留所裏，祇留我一個人，同一盞黯淡的孤燈伴着我；寒風由破窗戶颼颼吹進來，冷寂靜，一片淒涼景象包圍着我。不禁悲從衷來，我想起了家庭，想起了茂芝，想起了這幾日的經過，全身立刻又痛楚起來。我不敢想了，但是不容我不想。最後我很無聊地，拔下鉛筆，撕了一頁日記，給茂芝寫信：

茂芝：

我現在已被押在拘留所了。我早知道作這件事太冒險，無異拿自己的名譽作孤注，可是結果仍舊走了這條路。唉！茂芝，其實我忍心怨你嗎？你也是出於不得已；總而言之，無非

幾個錢在我們中間作祟罷了。啊，萬惡的金錢，萬惡的社會，牠陷害我們到如此地步！可是茂芝，現在牠還不肯鬆手；我現在沒有十元錢，是不能出拘留所的。現在，唉，現在還得你爲我想法子啊！……

我再不能寫下去了。我想茂芝讀這信時，該是怎樣難受，我的淚不由順着眼角滾流下來！我恨恨地將已寫好的信揉成一團，我不打算寄出。我頹然倒在拘留所的牀上，咬牙切齒地心中叫着：「萬惡的金錢，萬惡的社會！」



## 到廈門去

欽文

在故鄉的所謂「到廈門去」已經變爲「到廈門來」了。大範圍的說，我算是旅居廈門的了。但在這裏，也常常說着「到廈門去」，因爲真正的廈門市的境地，還得坐電船海行一小時才可以渡到；雖然由故鄉南來的時候，原是經過那裏的。從上海到廈門，要一刻不停的連行整整的兩晝夜才可達，在輪船中，只覺得外面是海而已；由這裏到廈門，只

須經過一小時的工夫，卻可以見到許多形形色色的景物；好象是變化无穷的。這是因爲海面狹小，島嶼間的東西望得見，來往的船隻又多。不過這樣感覺着，一年以來，我也還是第一遭；以前雖然已經往返了許多次，急急忙忙，總是无心觀察，也是无暇體味的。今天无非去隨便走走，自己的身體以外，只帶穿戴着的衣物，无須看管行李，无須照顧同伴，也



無須留意同伴的照顧，又無須預先打算怎麼樣。凡在情緒不寧，心弦高張的當兒，對於景物，無論是怎樣可觀的，明明擺在眼前，也是領會不到的。我曾兩次經過巴東三峽，雖然知道那是天下的奇觀，危險的所在，值得仔細考查，故意多方探視，可是並不覺得怎麼樣；牛肝馬肺有多高，美人峯的姿態究竟如何，我都沒有把握得住的印象。因為當時的心境欠佳。

船離集美碼頭行得不過十分鐘，東望高崎的一邊，小小的獅球嶼已在眼前。一棵榕樹歪歪斜斜的長在那頂上，好像是朝着日光張着把傘子，很是神氣的樣子。遠處隱約可見，仆臥着的美人一般的，是鄭成功做過根據地的金門島。隨即西面的寶珠嶼也就看得見，彷彿大饅頭的高凸着，正因為孤零零，這才顯得其傲岸的精神。回顧北面，天馬山巍然聳立，真像是匹上了鞍子的駿馬。那後方，映襯着更高的峯巒，是天然的屏障。再向前面，平視無非波谷，仰觀處處是山，層出不窮，大有應接不暇之概。

故鄉的稽山鏡水，杭州的西子吳山，都算是有名可觀的了，但無非秀麗，妝飾品一般，對於人生並沒有切身關係的樣子。四川的山多而峻削，水流湍急，很是壯觀。而且道路多在嶺間岡上，船行河中，危險殊多，是使得人與自然界的關係複雜了的。可惜過於緊張，未免迫促。閩南的山水，更是在廈門一帶的，可謂壯觀而亦不失秀美；羅列海濱，氣勢是夠宏大的；形狀與色彩都多變化，醒目悅神，也是夠耐味的了。

除非相距太遠，望不清楚；在閩南，一見到山，總也可以看到榕樹。以前在峨嵋縣，以為所謂「黃葛」的特徵，無非是大而枝幹彎曲，和滿挂氣根的幾點。現在才知道這種樹原是善於長在石子裏的，光滑滑的石砲上也會長得又高又大的。有幾棵，似乎因為怕得石砲隨便移動地位，特地用拳曲的根子四周緊緊的裹住；根端插入土中，使得牢牢固定的樣子。卻不知道當初根未着土的時候，是怎麼樣生長起來的；好像營養可以全靠氣根。——長在石砲上的榕樹，總是堅忍挺拔的樣子的，可見這樣並不容易，非生命力特別強盛不可。榕樹固然是長得高大的多，像在延平故壘的一棵，上面的枝子伸展得比三四層樓的屋頂要高出一半，幹子的粗大怕須連合十個人的手臂才圍抱得轉。但顯現在目前，長在這我還不知道叫做什麼的島上的，密密層層，全是矮矮小小的，碧油油的一大片，好像原是草皮。總之這是容易繁殖的植物，頗有「倒樹之亦生，折而樹之又生」之勢；但也有個條件，就是要在氣候溫和的地方。

綠瑩瑩的海面上漂浮着許多隻鵝毛一般的漁船，船旁各有一張短短的筏，平行着一道划動。短筏上只容站一個人，卻也裝上兩片槳楫，是同漁船合着拖網的；因為網口很大，非張開分頭拖移不可。風吹波浪動，短筏和漁船一起一伏，不絕的漂漂宕宕。這在一般人看去，或者以為富於情趣，可以入詩入畫；或者以為漁夫勇敢，不惜生命，會得這樣冒險。自然也可以當作原是「生活難」的象徵看待。許多船隻，有的從東往



西有的由西向東，也有是面南朝北的，方位各異，卻同樣在桅杆上張着兩三道風帆。海邊人利用風的技巧實在使得我佩服，只要有風，無論東西南北，都可以使得推船進行。以前我曾經佩服過四川人的利用水碾水車，椿米磨粉，灌田，還藉以研木製香，常常把靠水發動的器具和米麥裝在船上，停泊在水流得急的地方，使得轉動迅速而增進工作的效力。峨嵋人還會把溪流引渡過河，——在河中築起彎彎曲曲的壩，也會使得同在一條路上，兩旁的水一高一低的對流。「熟能生巧」凡事總要習見以後，自然而然，深深的明白了底細，才能夠多方利用。

延平故壘與高崎隔岸相望，是鄭成功大敗清兵的地方。當時的清兵，人馬並非不多，氣勢並非不盛，乘勝之餘，卻在延平王里這樣碰釘子。固然因為這位抗清軍的主帥統率有方，實也由於將士大概是熟悉水性的海邊人。抗清軍的終於失敗，是因為清兵方面有了荷蘭人的參加。荷蘭是水國，其人民的善於利用水，當然更勝一籌了。

繞過一個小島的彎角時，在距沙灘不遠的水面，我發現許多尺許的竹管，一個一個的排列得很有秩序，知道下面是系着蟹罾的。這裏有的是青蟹和梭子蟹，叫做蠟，或者該說是蠟蟹了，在末一個竹管的近旁泊着隻小小的划子，里面坐着個老頭子，一目了然，是管理這些蠟蟹的。他正在抽煙，悠悠自得的神情，使我憶起常在故鄉看到坐在田塍上休息的農夫；微合着眼，緊咬煙嘴，那些由老煙葉燒出來的氣味，似乎比什麼都鮮美，田塍比沙發更舒適的樣子。可是這漁翁的古銅色的臉上，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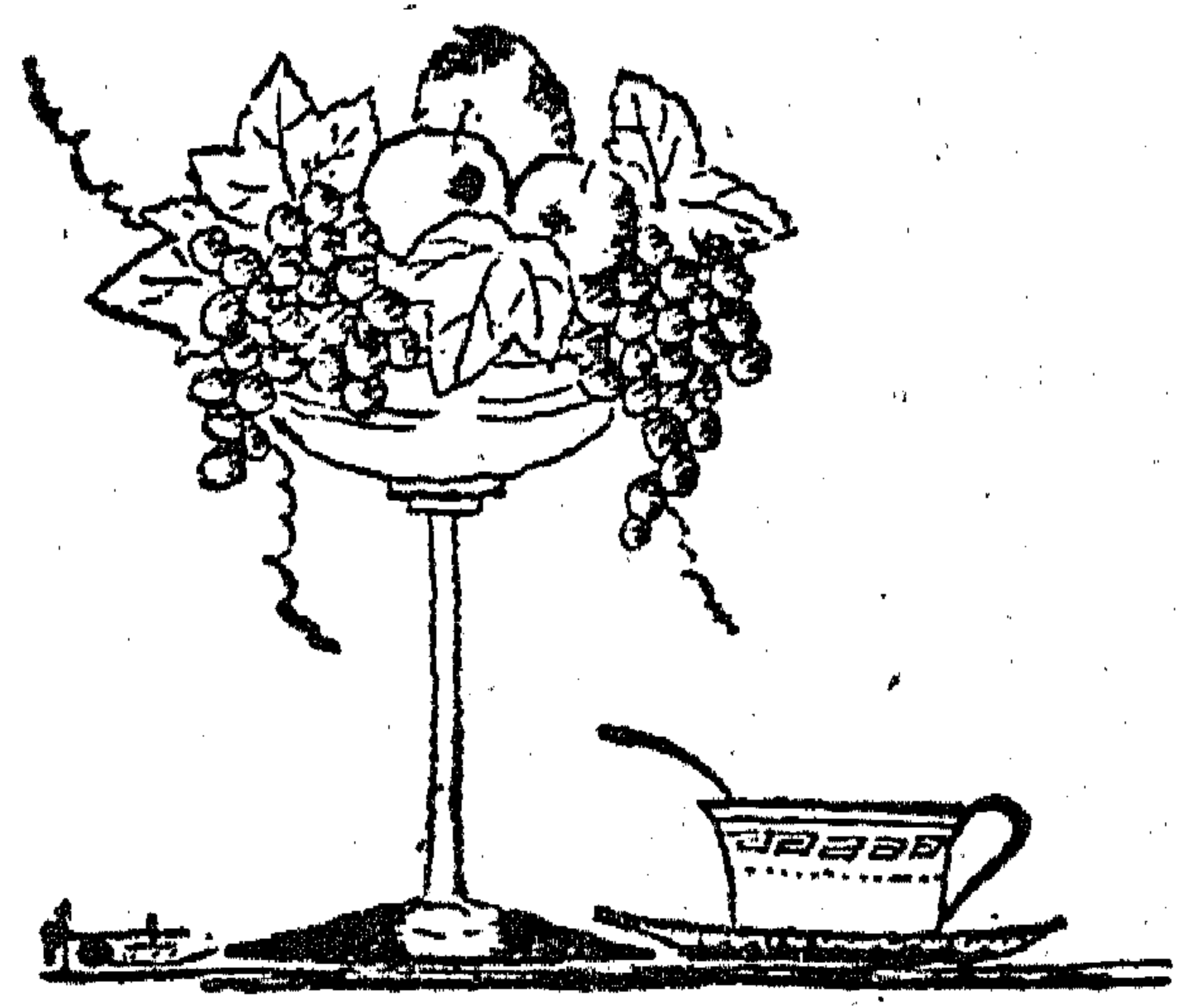
如那些農夫，是滿堆着「生之辛苦」的標記——皺紋——的了，可見這樣安坐抽煙只是暫且的事，其餘都是克苦耐勞的。

回看自己乘着的船中，載着一桶一桶的許多蝦，一節一節的許多魚，都是運廈門去銷售的。還有好些搭客，身邊都放着一大串的蠟。因為蠟在集美出產得很多，比廈門便宜；不過肥大的反要到廈門去才容易買得；這同紹興的老酒和山東的雅梨一樣，總是檢好的往外面運送，以博厚利。本地人大概只吃些次等貨，魚筍中有着幾尾小沙魚，又有些很扁的小魚；這一節簡直都是由零零碎碎的雜魚湊合起來的，可見凡是出賣的魚，是統統運往廈門的了。集美在建設學村以前，本是個漁村，可我已旅居了一年，很少吃到鮮魚，做菜用的，大概是紅鯊和罐頭的沙田魚。這我當初覺得很奇怪，探問以後，才知道鮮魚的價錢，每斤總要四角以上，在本地人的生活程度是不相稱的。價錢這樣貴，不消說，魚是「求過於供」的了。原來閩南，許多年以來，強壯的男子，一到二十歲，總要往外謀發展，就是到南洋去營商；留在家鄉的，多半是老幼殘弱，因此人工特別貴。南洋的僑胞，對於國家經濟有着很大的幫助；許多閩南的建設，以及廈門的興盛，也是大半靠着他們的，他們的故鄉卻成了個畸形狀態。近來南洋不景氣，就大受影響；——生活的基本條件沒有完備，從南洋來的匯款一減少，自然要起恐慌，如今安溪同安一帶，富有的人怕得搶劫，很多遷住了。因多僑商，雖獲厚利，卻也由此發生了特殊的不安狀況，這一點是頗象墨西哥開銀礦的情形。



一望見了廈門的密密層層的房屋，也就看得到鼓浪嶼上的景物；兩者原是隔岸相望的。遙遙觀察，廈門方面好象是一堆枯骨；這本叫做鷺嶼白白的浮在那里，委實有點象一隻鷺鷥。鼓浪嶼彷彿是盆青葱，因為樹木長得多。日光岩高聳其間，風景與形勢俱佳。我曾登上過那岩頂，是探視得到全廈門市的景物的。這盆青葱，已於光緒二十八年訂定，作為各國的租界了，如今往來於那些紅紅的屋頂下，眺望在高高的樓頭的，无非是些碧眼兒和木屐兒。據說光緒皇帝決定這件事情的時候，曾經訊問他的近臣：「鼓浪嶼有好大距離廈門多遠？」回答的說是周圍

不過三里，離開廈門有二十多里。以為無關緊要，就允許了外人的要求。其實鼓浪嶼，只是長度就有三里多，周圍是在十里以上的。所謂二十多里，大概指五通而言，那是廈門島的另一端。正相對的地方，是兩地直渡不過十分鐘可到達的。其臣胡塗如此，喪權辱國，何足為怪？  
日光岩一邊的水操台，是延平郡王鄭成功練兵督師過的地方，無論在歷史上地理上，都有着相當的地位。可是現在，站在這民族英雄的遺跡上，是常常有異國兵艦顯現在眼前的了，不管是否有意觀看！



## 信

Somerset Maugham 著  
紫石 譯

碼頭上烈日和火傘般高張着。一長串私人的和僱用的汽車，運貨車和街車在熙攘擁擠的大街上來往奔馳，每個車夫都掀起了號笛。人力車在人羣裏面敏捷的前進，喘息的車夫相互哼着；一些背着沉重的包的苦力，側着身子用迅速的步伐走過去，口裏不住的高呼人們讓路；還有販貨的商人沿街在叫賣。新加坡是各種人會集的地方；各色的人

都有：黑的坦密耳人，黃的中國人，褐色的馬來人，亞米尼亞人，猶太人和孟加拉人，用一種粗濁的口音招呼着。可是力潑萊，喬愛斯和耐納辦公室裏卻很涼爽；那兒比起塵土飛揚、陽光閃耀的街道上要黑暗得多，並且沒有了那種無止無息的喧鬧，顯得非常之幽靜舒適。喬愛斯先生坐在他私人辦公室書桌邊，對着一座電氣風扇。他靠在椅子背後，兩隻手



臂擱在椅子的扶手上，十隻手指相對的支撐着，目光注視在排列在對面長書架上面的一些破舊法律書。一個櫃子上面放着許多上着漆的方洋鐵匣子，匣子上寫着各委託人的名字。

門上有叩門聲。

「進來。」

一個中國書記，穿着一身潔白的麻布西服，開了門。

「先生，克勞斯貝先生來了。」

他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每個字音都咬得極清晰，喬愛斯先生時常懷疑他的英文程度究竟有多少高深。這位翁子深是廣東人，曾經在格雷英讀過法律，預備在這兒實習兩年，便自己做律師的。他很勤懇，有禮貌，行爲也端正。

「請他進來。」喬愛斯先生說。

他站起來和來客握手，並且請他坐下來。這樣，客人便對着亮處坐着；喬愛斯的臉卻在暗處。他是個默言寡語的人，現在望着勞勃克勞斯貝又是好久不說一句話。克勞斯貝是個高大個子，有六尺多長，闊肩膀，一付樣子很勇壯。他是種植橡皮的，終日不息的在橡皮園裏跑來跑去，散工之後唯一的消遣是愛打網球，所以臉給太陽曬得很黑。他那雙長滿了毛的手和藏在那雙粗陋的鞋子裏的腳，都很大。喬愛斯先生在這大笨頭只要一下子便可以把柔弱無能的坦密耳人打死。可是在他那雙藍眼睛裏卻絲毫沒有凶惡的神氣；那是坦白而溫順的；還有他的

臉，他那大而十分清晰的面貌是十分光明正直而誠實的。但是現在卻蓋着一層深重的憂容，一付煩惱憔悴的樣子。

「看你的樣子好像兩三夜沒有睡覺了，」喬愛斯先生說。

「我是沒有。」

這時喬愛斯先生注意到克勞斯貝放在檯上的那頂闊邊舊氈帽，於是眼光便移到他穿的褐色運動褲，露在外面一雙紅毛腿，暢領的網球衫，領結也沒有帶，和捲起了袖子的髒的褐色短衣。好像剛在橡皮林裏跋涉了多少時候才來。喬愛斯先生略微皺了皺眉毛。

「你應當自己保重一點，你知道你的頭腦得清楚一點。」

「呸，我很好的。」

「你今天見過你的妻子沒有？」

「沒有，我下午去看她。你想，他們把她抓進去，豈不是荒謬之至。」

「他們也是不得不如此的，」喬愛斯的和善口氣。

「那末他們應當准她交保的。」

「這案情很嚴重呢。」

「真是豈有此理，任何有身份的女人都得這樣做。不過十個女人中九個是不會有她這種的勇氣的。奈絲麗是全世界最心善的女人。她連一隻蒼蠅都不肯傷害的朋友，我跟她結婚了十二年，你以爲我還不懂得她嗎？天啊，要是那個人給我抓住了，看我不把他一把叉死。我決計毫不躊躇地先把他弄死。你也會這樣的。」



「好朋友，大家都幫着你。沒有人替海門講過一句好話。我們在設法把她弄出來。我想法官和會審官一定會決定宣佈她的無罪的。」

「這個事情就來得滑稽，」克勞斯貝激昂地說。「在初就不該拘捕她，現在這可憐的孩子受過了這種種苦楚之後，還得受法官的拷問，怎麼不可恨。自從我到了新加坡之後，沒有一個人，不管男的女的，不對我說奈絲麗是絕對的好女人。要把她在牢獄裏關了這一星期，簡直叫人想想都害怕。」

「法律總是法律。無論如何，是她承認她殺人的。這是可怕的，我也替你們難過。」

「這我是毫不在乎，」克勞斯貝插上去說。

「不過事實上殺人罪是犯了，在文明社會裏總不免要審問的。」  
「打死一個惡人也是殺人罪嗎？她打死他和打死一隻瘋狗一般。」

喬愛斯先生又把身子靠向後面去，兩隻手的手指交張了起來，形成一個屋頂的形狀。他靜默了片刻。

「因為我是你們的法律顧問，所以我的責任得為你們辯解一切。」最後他平靜的口氣說，一雙冷靜的櫻色眼睛注視着他的委託人。「現在我祇有一點稍微使我不明白。假使你的妻子只放了海門一鎗，這樁案子便容易解決了。不幸她卻連放了六下。」

「她的解釋不頂簡單嗎。在這種情形之下，誰都會這樣幹的。」

「我敢說，」喬愛斯說，「當然這種解釋不能夠說不會情理。不過我們不能丟開事實說話。我們應該替別人設身處地想一想，要是我做了法官，這一點決計是個大可討論的地方。」

「老朋友，這都是傻話。」

喬愛斯先生銳利地望了勞勃克勞斯貝一眼。在他那好看的嘴唇上浮照着一層笑意。克勞斯貝是一個好人，可是卻說不上聰明。

「這當然不是十分重要的，」律師說，「不過是值得提及的一點罷了。現在你們的事情也沒有多少時候了；等牠了結之後，我勸你同了你的妻子到別的地方去旅行一次，把牠忘記掉。雖然我們知道一定可以得到釋放的，但是這種的審問究竟也很辛苦，你們大家休息一下。」

第一次克勞斯貝笑了，他這一笑把面相都變了。臉上一切的粗陋都不見了，祇看見他的靈魂的和善。

「我想我比奈絲麗更需要些。她真堅忍。天啊，世上竟有這樣勇敢的女人。」

「是啊，她的自制力很令人吃驚，」律師說，「我真想不到她有這種堅決的意志的。」

自從克勞斯貝太太被捕之後，他爲了辯護人責務上的關係和她有過好幾次的會談。雖然他們多方同她設法，可是她現在還在獄中靜候她殺人罪的判決，她心裏的憂慮焦急當然是不免的。可是她卻很鎮定地在等待着她的處分，她時常看看點書，散散步，在空閑的時候，得到當



局的特許，繡繡枕頭花邊。喬愛斯先生去看她的時候，她身上收拾得也很整潔，穿的簡單的衣服，頭髮梳得很整齊，手指甲也是修過的。她的態度非常之鎮靜。有時還有興趣對於她現在地位的不方便說一兩句笑話。在她談到這次的不幸事件的時候，樣子有一點大意，這個喬愛斯以爲是她那優秀的教養不允許她在這種十分嚴重的事件上尋覓滑稽的材料。這使他很驚訝，因爲他一直以爲她是一個不好說笑的人。

他認識她已有好幾年了。她到新加坡來時常和他們夫婦備在一起吃飯，有一兩次她曾經在他們沿海的別墅裏度過一個星期日。他的太太也曾在她家裏住了半個月，碰見過高弗雷海門幾回。這兩對夫婦來往得雖不十分親熱，卻也是很友好，因此出事之後，勞勃克勞斯貝便立刻趕到新加坡來，請喬愛斯先生親自爲他的不幸的太太辯護。

這案件自從她第一次對他講述了之後，就沒有再更動過一點。當慘劇發生的幾小時之後，她冷靜地訴述着這事故，正和她現在講述起來一樣。她講來很有條理，平靜的口音，唯一的慌張表現就是講到一兩段插話時頰上透出一點紅色而已。她是最不像會碰到這種事情的女人。年紀不過三十幾歲，纖弱的身材，不高也不矮，說她漂亮呢，倒不如說她是溫雅。她的手腕和腳踝很美，但是她很瘦，你可以從那淨白的皮膚下面看見她手上的骨節，和粗大的藍色脈管。她臉上沒有血色，稍帶着些病容的嘴唇是蒼白的。她的眼睛很平常。她有很多淡棕色的頭髮，稍帶些天然的波紋，這種頭髮祇要略微修飾一下就很好看的；但是你不

能以爲克勞斯貝太太想用這些法子。她是一個安靜快活而謙遜的女人。她的態度是動人的，假如她不十分受人歡迎，那就是爲了她有些怕羞的緣故。這是夠明顯的，因爲種植者的生活很孤寂，在她自己家裏和她所熟悉的人們住在一起，她那種恬靜的風度是極可愛的。喬愛斯太太在她半個月的小住之後，告訴她的丈夫說，奈絲麗是一個很相投的女主人。她實在比一般人所猜想的更好，他說，當你熟識了她，你就會驚異她竟讀過這麼許多書籍，而且是多麼地討人喜歡。

她真是世界上最不會犯謀殺案的女人了。

喬愛斯先生用盡他所想得到的壯膽的話，把勞勃克勞斯貝送走之後，又獨自在他們的辦公室裏翻閱着訴狀。但這是一個無意識的動作，因爲那上面一切詳情他都熟悉了。這案件是震動一時的事，從這半島上自新加坡下至坡南，所有的俱樂部裏，所有的宴席上，都在議論着牠。克勞斯貝太太所敘的事實是很簡單。她的丈夫爲了事務到新加坡去了，那晚上她是孤單的。她在八點三刻獨自用了晚餐，餐畢就坐在起居室裏繡着花邊。洋台的門開着，屋子裏沒有一個人，因爲僕人們都已回到後面下房裏去了。她聽見花園裏的卵石道上有一個腳步聲，皮靴的腳聲，表明是一個白種人而不是個土人，她很驚異，因爲她沒有聽見汽車駛近過來，她也想不出有誰在這晚來看她，有人踏上了屋前的塔石走過陽台，出現在她坐着的那間房的門口。一瞬間她沒有認出來客是誰，她傍着一盞幽暗的燈坐着，他背向着黑暗站住。



「我可以進來嗎？」他說。  
她還認不出那聲音。

「你是誰？」她問。

她工作時帶着眼鏡，她一面說一面把眼鏡取下了。

「喬弗海門。」

「當然。進來喝杯水。」

她站起來親切地和他握握手。她有一點兒驚異，因為雖然他是一個鄰居，她和勞勃近來都沒有和他親熱過，並且她已有幾個星期沒有看見他了。他是離開他們差不多有八哩遠的一個橡皮園的管理人。她奇怪爲什麼他揀着這夜深的時候來拜訪他們。

「勞勃出去了，」她說，「他今晚不得不到新加坡去。」

也許他以爲他的來訪該解釋一下，因爲他說：

「對不起。我今晚覺得很孤寂，所以我想過來看看你們在幹些什麼。」

「你怎麼來的？我沒有聽見汽車。」

「我把牠停在路口上。我以爲你們也許統統睡着了。」

這是夠自然的。種植者天明就要起身來向工人點名，一吃過晚飯就喜歡睡覺。事實上海門的汽車第二天在離那屋子四分之一哩的地方被找着。

因爲勞勃不在家，房裏沒有威士忌和蘇打水。奈絲麗也不叫僕人，

她想他也許睡了，便親自去拿了來。客人自己沖了一杯飲料，裝滿了煙斗。

喬弗雷海門在殖民地地上有許多朋友。他這時年紀已在三十五歲以上了，但是看起來還是個青年的樣子。在戰爭方起的時候，他是第一批投入義勇軍的一個，而且幹得不差。兩年後膝部的受傷使他離了軍隊，但是他卻帶了兩個勳章，回到馬來聯邦。他是殖民地地上第一流的檯球手。他曾經是一個漂亮的跳舞家和優美的網球家，但是，雖然硬的膝灣不再能跳舞，他的網球也沒有從前那樣好，他卻被大眾所歡迎。他是一個身高好看的人，有着動人的藍眼珠，和一頭很好的黑的鬚頭髮。前輩們都說他唯一的缺點就是太喜歡女人，慘劇發生之後，他們都搖頭說他們早就知道，這會陷他於困難的。

他現在開始對奈絲麗談起地方上的瑣事，那將近在新加坡舉行的賽馬，橡皮的價格，和他射殺一隻在附近出現的老虎的始末。她要緊在一定的日期之內趕完她正在做的一段花邊，因爲她要送回家去賀她母親的生辰，所以又戴上了眼鏡，把那放着枕頭的小桌子拉近她的坐椅。

「我希望你不要戴這種大的鹿角眼鏡，」他說，「我不懂爲什麼一個美麗的女人總要盡力地顯得平凡。」

這句話使她有些吃驚。他從沒有對她用過這種口氣。她想最好還是不要重視這句話。



「你知道我是不想做一個招搖的美人的，假如你再要問我，我一定告訴你我不在乎你覺得我平凡或者不平凡這些小事。」

「我并不覺得你平凡。我覺得你是驚人地美麗呢。」

「謝謝你，」她譏諷地回答：「這樣我就祇好當你是個傻子。」

他冷笑笑。但是他從椅子上站起來坐到她旁邊的另一把椅子上去。

「總不好意思否認你有着全世界最美麗的手，」他說。

他做勢要去抓她的一隻手。她輕輕打了他一下。

「不要傻，坐到你本來的地方去，說話規矩一點，否則請你回家。」

他不動。

「你不知道我熱烈地愛上了你？」他說。

她仍舊很冷靜。

「我不知道，我再也不相信，即使就是真的，我也不要你說。」

她更驚異他所說的話了，因為自從她認識他七年之間，他沒有對她有過特別的注意。當他從戰場回來，他們遇見過好幾次；有一次他生病的時候，勞勃曾跑去看望他，並且用自己的汽車把他帶回到他們的家裏。他就在他們一起住了半個月。然而他們的興趣不相同，他們的相識總究沒有成熟到友誼。有時他過來玩網球，有時在某種植者的宴會上遇見他，他們常常整個月着不見他一次。

他現在又喝了一杯威士忌蘇打，奈絲麗疑心他或者早就喝醉了。

他的動作有些奇特，使她覺得不安。她不悅意地看着他一杯一杯飲下去。

「要是我做你，我就不再喝了，」她還是很溫和地說。

他把杯放下。

「你以為我這樣對你說，是喝醉了酒麼？」他突然發問。

「這是最顯而易見的解釋啦，不是麼？」

「哼，這是不對的。自從我第一次認識你，就愛上了你。我盡力禁住我的嘴，現在可要說出來了。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

「她站起來小心地放開了枕頭。」

「晚安，」她說。

「我現在不走。」

她終於生氣了。

「但是，你可憐的蠢東西，你不知道我除了勞勃就不再愛什麼人，

即使我不愛勞勃，我也決不會看中你。」

「這我不在乎，勞勃又不在。」

「你若不立刻出去，我要叫僕人們來把你擡出去了。」

「他們聽不見的。」

她怒極了。她走了兩步，好像要到洋台上去，在那兒僕人們可以聽得見叫喚，但是他捉住了她的手臂。

「放手，」她怒叫着。



「休想，我得到你啦！」

她開了口喊僕人，但是他敏捷地用手按住了她的嘴，她還沒有知道他將有些什麼舉動，他已經抱住了她熱烈地吻着。她掙扎，嘴唇躲開他火一般的嘴。

「不，不，不，」她叫着。「放開我，我不要。」

她被這些事攪昏了。剛才講過的話她卻記得清清楚楚，可是現在那些話卻蓋上了一層恐怖。他似乎在求愛。他洩出了強烈的熱情。他始終狂暴的抱她在懷裏，她沒有力量可以抵抗，因為他是一個強有力的人，她的兩手被捆在兩邊，沒有掙扎的餘地。她覺得自己漸漸不支了，恐怕會暈過去。他的灼熱的氣息吹在她的臉上使她極其難受。他吻着她的嘴，她的眼，她的頰，她的髮。他兩臂的壓力幾乎把她壓死。他把她抱了起來。她要踢他，但是他祇是把她抱得更緊。他挽起了她。他不再說什麼，但是她看出他的臉是蒼白的，眼睛裏燒着慾火。他要抱她到臥室裏去。他不再是一個文明的人，而是一個野蠻人了。他一路走過去的時候，撞着了地當中的一張桌子。他僵硬的膝部使他的腳有些站立不穩，於是帶着那女子一齊倒在地上。她立刻搶身出來。她奔到沙發那邊去。他跳起來向她衝過去。檯上有着一支手鎗。她本來並不是一個膽小的女人，但是這晚上勞勃不在家，她原想睡覺時候帶進房去的，所以恰巧放在那兒。她恐懼得狂亂了。她不知道她幹些什麼。她聽見一聲響。她只見海門搖擺着。他叫了一聲。他說了些話，她不知道是什麼。他倒向房外洋台

上。她在狂亂之中，神經錯亂着，她跟他出去，是的，是這樣，她一定是跟了他出去，雖然她一點也不記得，她接連的放鎗，直到六顆子彈都放空了。海門倒在洋台上。他縮成了鮮紅的一團。

當僕人們被鎗聲驚醒，跑出來，他們看見她站在海門旁邊鎗還在她手裏，海門是死了。她無言地望着他們。他們站在那兒，亂成一團。她讓手鎗從她手上落下來，一句話也沒有說便轉身回進起居室去了。他們看着她走進臥室，鎖上了門，他們不敢去觸碰屍體，把恐怖的眼睛望着她，互相驚惶地低語着，後來那總管回復了勇氣，他是一個中國人。勞勃坐了他的機器踏車到新加坡去的，汽車還停在車房裏。他叫車夫去開出來，說他們應該立刻到副警察官那兒去報告所發生的事。他檢起了手鎗把牠放在衣袋裏。那警察官，一個名字叫維特的人，住在最近的一個城市的郊外，大約有三十五哩遠，走了一個半小時才到。人人都睡着了，他們只好喚醒僕人。不久，維特走出來，他們就訴說了他們的使命。那總管拿手鎗給他看，證明他所說的話。警察官到他的房裏去穿衣服，一面使人去招呼汽車，一會兒，便沿着那荒涼的路途跟了他們回去。當他到達克勞斯貝的屋子時，天方破曉。他走上洋台的階石，一看見海門身體躺在倒下的地方就站住了。他摸摸他的臉，那已經是很冷的了。

「那女人在那裏。」他問僕人。

那中國人指指臥室。他走到門前叩了一下。沒有回應。他再叩。

「克勞斯貝太太。」他叫。



「誰？」

「維持。」

又停了一會。於是門慢慢地開了。奈絲麗站在他面前。她沒有睡，還穿着她吃飯時的便服。她站着默默地望着警察官。

「你的僕人請我來的，」他說。「海門，你把他怎樣了？」

「他想強姦我，我打死他的。」

「我的天！我看，你最好到這兒來。你得確確實實告訴我這是怎麼一會事。」

「現在我不，我不能，讓我等一下。請我的丈夫來。」

維持是一個年青人，他不知道對於這樁他職務以外的意外事件該做些什麼。奈絲麗一直等到勞勃回來之後，才肯發言。於是她告訴他們經過的情形，從此之後，她雖重復講過好幾遍，她的敘述卻沒有更動一點。

喬愛斯先生反覆推究的一點就是放鎗。依他法律上的見解，他所傾慮的是奈絲麗并不放了一鎗而放了六鎗，屍體的檢驗發現有四顆子彈是靠近屍體放射的，人家幾乎可以猜想是那人倒下時她站在旁邊對準他放的。她承認，以前的事都記得很確實，在這一點卻記不得了。她心裏什麼都沒有這只能歸之於不可抑制的憤怒，但是不可抑制的憤怒決不會發生在這個安靜端莊的女人身上。喬愛斯先生認識她有好幾年了，一向以為她是一個不易動怒的人，在慘劇後幾個星期之間，

她的鎮靜又很可驚。

喬愛斯先生聳聳肩。

「這樣想來，」他沉思着，「人們決不會知道一個最有身份的女人所隱藏着的野性會有多麼利害的。」

有人在叩門。

「進來。」

那個中國書記走了進來，隨手關上了他身後的門。他輕輕地關門，帶着慎重而果斷的樣子，於是走到喬愛斯先生坐着的書桌前。

「我可以打擾你麼？先生，爲了幾句祕密的話。」他說。

那書記說話時的謹慎態度，常常使喬愛斯先生高興，現在他微笑着。

「沒有關係，子深。」他回答。

「我要對你說的事是很機密的，先生。」

「儘說不妨。」

喬愛斯先生遇着了他書記的機敏的眼光。翁子深照常穿的極時髦的衣服，脚上是耀眼的漆皮鞋和貴重的絲襪，黑領帶上是一個珠寶鑲成的別針，左手無名指上一個鑽石戒指，從雪白的外衣口袋裏伸出一支金的自來水筆和金的鉛筆，他帶着一隻金手表，鼻樑上一具夾鼻眼鏡。他輕微地咳了一聲。

「這事情是關於克勞斯貝太太的呢，先生。」



「是嗎？」

「我聽見一樁事情，使我生了別的見解。」

「什麼事？」

「我聽說，先生，有一封信，是被告寫給那慘劇的犧牲者的。」

「這個我一點也不奇怪。這七年間，克勞斯貝太太常常有信給海門先生的。」

喬愛斯很重視他書記的機智，他所說的話是用以掩飾他的思想的。

「這是很可能的，先生。克勞斯貝太太一定時常和死者往來，例如請他吃飯，或者邀約網球比賽。我起先也是這樣想。可是，這封信是海門先生死的那天寫的。」

喬愛斯先生很鎮靜。他繼續望住了翁子深，帶着平時對他談話時微微高興的笑容。

「誰告訴你這件事的？」

「我是從我的一個朋友那裏聽來的，先生。」

喬愛斯先生知道再固執下去也無益。

「你總記得，先生，克勞斯貝太太曾經說，直到那不幸的晚上為止，她已有幾個星期沒有和死者來往了。」

「你拿到了那封信了麼？」

「沒有，先生。」

「信的內容怎樣說？」

「我的朋友給我一份抄錄，你要看麼，先生？」

「好的。」

翁子深從裏面衣袋裏拿出了一個飽滿的皮夾；那皮夾塞滿了紙張，新加坡鈔票和香煙畫片。從那亂堆裏，他立刻便抽出一張薄紙，放在喬愛斯先生面前。那信上寫着：

勞今晚將出外。我一定要看見你。我希望你十一點鐘來。我很傷心，假如你不來，出了事我卻不管的。汽車不要開進來。——奈。

那是一個中國人在外國學校裏學來的流利的手法寫成的。那字跡，沒有一點特性，和那不祥的語句異常地不調和。

「你爲什麼相信這封信是克勞斯貝太太寫的？」

「我很信任那報告我的人，先生。」翁子深回道，「而且這很容易證實。克勞斯貝太太一定可以立刻告訴你她寫了這封信沒有。」

自談話開始起，喬愛斯先生的目光沒有離開過他書記的莊重的面容。他似乎覺得他看出了一些輕悔的表情。

「這真不可解了，克勞斯貝太太會寫這樣一封信。」喬愛斯先生說。

「假如你的意見是如此，先生，這件事也就算了。我的朋友對我講



起這事，也不過因為他以為，我是在你這裏辦事，或許在通知法官之前，你願意知道這封信的存在。」

「誰有着那封原封？」喬愛斯先生突然發問。

翁子深對於他這句問話的含意和態度的轉變祇當不知道。

「先生，你當然記得，海門先生死後，發現他和一個中國女子有過關係。現在這封信就在她那裏。」

這也是使人們極力反對海門的一樁事情。出事之後才知道有一個中國女子在他家裏住了幾個月。

兩個人靜默了一刻，其實，話也說盡了，每個人都十分明瞭對方。

「很感謝你，子深。我要把這事考慮一下。」

「好極了，先生。你要我去照會我的朋友一聲麼？」

「我想你們有些接洽也好。」喬愛斯先生鄭重地回答。

「是了，先生。」

那書記輕輕地離開了那房間，又謹慎地關上了門，讓喬愛斯先生去思索。他注視着那封奈絲麗的信的整潔規矩的抄錄。一陣模糊的疑惑擾亂着他。沒奈何，他只得把那些疑惑從他心頭趕開。這封信一定有個簡明的解釋，奈絲麗無疑地立刻可以說明，但是，天啊，這需要一個解釋啊。他從椅子上站起來，把信放在衣袋裏，拿了她的帽子。他走出來的時候，翁子深正在書桌上忙着寫東西。

「我出去一會兒，子深。」他說。

「喬其里特先生約定十二點鐘來的，先生。要不要回他你出去了？」

喬愛斯先生對他淡淡地一笑。

「你說你不知道就是了。」

不過他很瞭解翁子深知他是到監獄去的。雖然犯罪地點在勃倫達，審判也在勃倫達舉行，爲了那監獄裏沒有容納一個白種女人的設備，克勞斯貝太太已經被帶到新加坡來了。

當她被引進他等候着的房間時，她伸出了她纖細美好的手，對他快愉地一笑。她和平時一樣穿得很整潔很簡單，一頭淺色的頭髮齊整地梳攏着。

「我想不到今兒早上會看見你，」她高興地說。

她好像在她自己家裏一樣，喬愛斯先生還以為會聽見她叫喚僕人給客人拿一瓶杜松子燒酒來呢。

「你好啊？」他問。

「我好極了，謝謝你，」一陣高興閃過她的兩眼。「這兒真是個休息的好地方。」

半卒走開了，他們旁邊沒有人。

「坐下吧，」奈絲麗說。

他坐了下來。他不知道從那裏說起。她是這樣的冷靜，他所要說的事似乎不能夠出口。她雖不算美麗，容貌卻很有些可愛的地方。她有一



種高雅的態度，完全是從身世得來的，沒有一點社交上的做作。你祇要看見她就會知道她有些怎樣的朋友，她居住的是怎樣的環境。她的纖弱更顯出她的優越。把這粗卑猜忌和她相連是不可能的。

「我預料下午勞勃會來，」她溫和地說。（聽她說話就是一件樂事，她的聲調和音節是很出衆的。）「可憐的，他受的打擊太大了。幸而幾天之內一切都了結了。」

「現在祇有五天了。」

「我知道。每天早上醒過來，我就對自己說，『少一天了，』」她笑着，「正像學校裏假期將近時一樣。」

「真的，我想你在慘劇發生的前幾星期內沒有和海門有過什麼來往吧？」

「這是絕對沒有的。我們最後一次遇見是在麥克法倫網球場。我沒有和他多說什麼話。你知道，那邊有兩個場子，我們并不在一組裏。」

「你沒有寫信給他？」

「哦，沒有。」

「你十分確定麼？」

「是的，」她微笑着回答。「除了請他吃飯或請他打網球，我就沒有事要寫信給他，而幾個月來我一次也沒有請過他。」

「有一時你跟他很親近，爲什麼你後來停止和他來往了？」

克勞斯貝太太聳聳她的瘦肩。

「一個人有時也會厭倦交際的，我和他沒有許多相同的地方。當然，他生病的時候，勞勃和我都盡力幫助他，但是最近一兩年他一向很好，而且交際也很廣闊。他忙着許多別的應酬，似乎不必再常常去邀請他。」

「就祇爲了這個緣故嗎？」

克勞斯貝太太躊躇了一刻。

「好，我也可以告訴你。我們聽說他和一個中國女子住在一起，勞勃說他不願意他再到我們家裏來。這女人我看見過。」

喬愛斯先生坐在一把靠背圈椅上，手托着下巴，兩眼注視着奈絲麗。也許是他的幻覺吧？當她這樣說明時，她黑色的眼瞳裏突然充滿了暗紅的顏色。這現象很可驚。喬愛斯先生在椅上不安起來。他把十個手指合在一起，他很慢很慢地說，一面考慮着所用的字眼。

「我想我應該告訴你，現在發現了一封，你親筆寫給喬弗雷海門的信。」

他仔細觀察她。她不動也不變臉色，不過停了一下才回答。

「在過去，我時常寫便條問他拿東西，或者他到新加坡去時請他替我帶些東西。」

「這封信是約他來看你，因爲勞勃到新加坡去了。」

「這不可能。我沒有這種事。」

「你不如自己看看。」



他把那封信從衣袋裏拿了出來遞給她。她略微看了一眼，便帶着輕視的微笑交還了他。

「那不是我的親筆。」

「我知道，據說是抄下來的。」

她讀着信，同時起了可怕的變化。她那無血色的臉漸漸難看起來，轉成了青色，似乎立刻就消瘦了，皮膚緊捆着骨頭。她的嘴唇皺縮着露出了牙齒，好像做怪臉一樣。兩眼深陷在眼窩裏，凝視着喬愛斯先生。他現在正面對着一具會說話的屍首。

「這是什麼意思？」她喃喃道。

「那卻要你來說明，」他回答。

「我沒有寫牠。我賭咒沒有寫牠。」

「你說話該謹慎些。如果原封是你的親筆，那末你否認也是無用的。」

「這怕是捏造的。」

「這就難證明了。證明是真的倒容易。」

她瘦弱的身軀一陣震顫。大顆的汗珠停在她的前額上。她從袋裏拿出一方手絹來擦拭着手掌。她再看一看那封信，睨視一下喬愛斯先生。

「這上面沒有寫明日期。也許我寫了又完全忘了呢，那也許是幾年前寫的。讓我等一會，我來想想看。」

「我注意到那上面沒有日期。要是這封信落在法官手裏，他們會詰問那些僕人。他們就知道有沒有人在海門死的那天送信給他。」

克勞斯貝太太緊握着拳頭，躺在椅子上有些搖搖欲倒，他以為她會暈過去。

「我對你起誓我沒有寫那封信。」

喬愛斯先生靜默了片刻。他把眼睛離開了她那痛苦的臉，俯視着地板。他正在思索。

「這些我們不必再深究了。」他說，終於打破了沉寂。「要是那封信的保存者覺得應該把牠交給法官，你就得準備。」

他的意思是他沒有什麼話再對她說了，但是他並沒有離開的動作。他等候着。他覺得等了有很長的時間。他不看奈絲麗，可是他知道她還呆坐在那兒。她不響。最後還是他開口。

「如果你沒有什麼對我說，我想我要回辦公室去了。」

「別人看了這封信會有什麼推想？」她問道。

「他會明白你講了一個大謊，」喬愛斯先生厲聲回答。

「幾時？」

「你不是清清楚楚地說過你至少有三個月沒有和海門來往了。」

「這件事對於我是一個可怕的打擊。那恐怖的事務簡直是個夢魘。一件細事忘記了也不足為奇。」



「這真不巧，你記得你和海門會面的一切詳情，而他受了你的邀請在死的那天晚上到別墅來看你這樣重要的一點你會竟遺忘。」

「我沒有忘記。事後我不敢說出來。倘使我承認是我請他的，你們誰也不會信我所說的案情了。這是我糊塗，但是我弄昏了頭腦，我說出我不會和海門來往，我就不得不堅持着這句話。」

奈絲麗又恢復了她可羨的鎮靜，她坦然地對着喬愛斯先生底付度的眼光。她的安閒真是可驚。

「那麼你必須要解釋爲什麼勞勃晚上出去時，你要海門來看你？」

她兩眼望着那律師。他誤會那兩眼是無意義的，本來很好的眼睛，現在卻閃着淚光。她的聲音也有些破碎。

「我是想使勞勃驚喜一下。他的生日是在下月。我知道他需要一支槍，但是你知道我對於獵具是一點不懂的。我要和海門商量這事。我想請他替我去買。」

「恐怕那信上的話你記不清了吧，你要再看一看麼？」

「不，我不要。」她很快地說。

「你以爲這種信是一個婦人寫給疏遠的相識的麼，爲了她要和他商議買一支槍？」

「我敢說這是一點過份和感情作用。我總是這樣的口氣，你知道。我也承認這很不對。」她笑着，「而且，喬弗雷海門也不是十分疏遠

的相識。當他病的時候，我會像母親似的看護他。我叫他在勞勃出去時來，因爲勞勃不願招待他。」

喬愛斯先生坐得倦乏了。他站起身在房裏踱來踱去，找尋適當的話來說，於是他靠他本來坐的那把椅子的背上。他用嚴重的口氣慢慢地說着。

「克勞斯貝太太，我要同你很嚴重地說。這案件是比較地順利。祇有一點我以爲應該說明：據我可以斷言，當他已經倒在地上之後，你至少對海門放了四鎗。一個纖弱膽小向來有自制的婦人，有着高尚的教養和優越的才能，會被全無拘束的狂怒所壓倒，這種可能性是很難相信的。但是這當然也不是不可能。雖然海門是被一般人所喜愛，並且大家都把他看得很高，我還得去證明他是會犯你在辯護時指控他的那種罪的。在他死後所發現的他和一個中國女子住在一起的事實，使我們有了一些可靠的根據。我們決定要利用那所有的士紳們對他的反感。我今天早上對你丈夫說，我斷定可以得到無罪開釋，這並不祇是安他的心的話。我不信推事們會不下這判決。」

他們互相望望。克勞斯貝太太怪安靜地。她好像一個被蛇麻醉了的小鳥。他仍用平靜的口音講下去。

「可是這封信卻把案件改變了局勢。我是你的法律顧問，我將在法庭上代表你。我根據你告訴我的故事，照着牠替你辯護，也許我相信你的話，也許我是懷疑的。律師的任務就是使法庭同意那面前的證據



不足以判決有罪，至於他對於委托者有罪無罪的私見是完全不在問題的內的。」

他很奇怪會看見奈絲麗的眼裏閃着一絲笑意。他憤怒地繼續那乾燥的話。

「你不會否認海門到你家來是你的強求，我甚至於可以說的竭斯的里的邀請？」

克勞斯貝太太遲疑了片刻，似乎在考慮。

「他們可以證明這封信是你的僕人送到他別墅裏去的。他是騎着自行車去的。」

「沒有人比你更默了。這封信足以引起別人本來所沒有的疑心。我不願告訴你我看見了這封信時的個人的感想。除了救你的性命所必需的之外，我也不希望你對我說別的話。」

克勞斯貝太太慘呼一聲，她跳起來，臉色都嚇白了。

「你說他們會絞死我麼？」

「假如他們斷定你並不是爲自衛而殺死海門，檢察官就要認爲有罪這是謀殺案。法官責份上該判你處死刑。」

「但是他們又能證明什麼呢？」她喘息着。

「我不知道他們能夠證明什麼。你自己知道。我卻不想知道。但是假如他們起了疑心，假如他們開始探訪，假如他們詰詢土人——會發現在什麼呢？」

突然她身子一縮。他來不及扶她，她已倒在地上了。她暈了過去。他在房裏四面找水，但是沒有，他也不願去驚動別人。他把她放平在地板上，跪在她身邊等她清醒。當她睜開眼時，她眼裏的恐懼使他十分難受。

「不要動，」他說：「你一會兒就會好的。」

「你不要讓他們絞死我。」她細語。

她竭斯的里地哭起來了，他一面低聲勸慰他。

「看上帝面上，你自己保重些吧。」他道。

「讓我等一會兒。」

她的勇氣真可驚。他看着她用力自制，不久，她又平靜了。

「讓我起來吧。」

他伸手給她扶她起來。攙着她的手臂引她到椅子上。她疲倦地坐下。

下。

「你停一兩分鐘再同我說話。」她道。

「很好。」

終於她開了口，說的是他所想不到的事。她微微嘆息。

「我怕我把事情弄糟了。」她說。

他不回答，於是又靜默了一刻。

「不能把這封信弄到手麼？」最後她道。

「倘使拿着那信的人不預備把牠出賣，我不相信會有人來對我說起牠。」



「誰拿着牠？」

「那住在海門家裏的中國女子。」

一霎間，奈絲麗的頰上泛起了一團緋紅。

「她要很多錢麼？」

「我猜想她很明白那信的價值。我不知道能不能把信弄到手，除非出很大一筆錢。」

「你就讓我被絞殺麼？」

「你以為取得一個不利的證據是很簡單的一件事麼？這就等於賄賂一個見證人一樣。你沒有權利對我這樣提議。」

「那末我怎樣呢？」

「公平自有裁判。」

她漸漸地慘白了。全身有些戰抖。

「我把我自己交給你。當然我沒有權利叫你做不該做的事。」

喬愛斯先生沒有預料到她那平時自制得十分動人的聲音也會戰慄。她一雙懇求的眼睛望着他，他覺得如果拒絕了那兩眼的懇求，將來準會使他一世不安的；而且海門總不能生還了。他明白那封信到底是什麼意思。也不能就斷定她殺海門不是爲了激怒。他在東方住了好久，對於職業高尚的觀念也不像二十年以前那般深刻了。他凝視着地板。他打定主意要做些他自知是不公平的事。但的阻在喉頭說不出，他覺得奈絲麗真夠麻煩。這使他說出來很困難。

「我不確實知道你丈夫是怎樣的境況？」

「他有好多錫鑛股票，還有一些三兩個橡皮園的股票。我想他弄得到錢的。」

「他一定得知道這錢作什麼用。」

她靜默了一刻。她似乎在想。

「他仍舊愛着我呢。他犧牲一切救我。他一定得看見那封信麼？」

喬愛斯先生皺了皺眉，她敏捷地注意到，接下去說。

「勞勃是你的老朋友。我不是要你爲我設法，我是要你救助一個從來不曾傷害過你的老實人。」

喬愛斯先生沒有答言。他站起身就走，克勞斯貝太太很自然地伸出她的手。她被那事情所感動，她的面容是很憔悴，但是她鼓起了勇氣，有禮貌地催促他。

「你是多麼好啊，替我擔負這樁困難。我說不出我是怎樣地感激。」

喬愛斯先生回到他的辦公室。他坐在他自己房裏，很靜寂不做事，只顧思索着。他的幻想帶給他許多奇怪的意思。他有一點震顫。終於門上有了他料想到的那謹慎的叩門聲。翁子深走進來。

「我去用午餐，先生。」他說。

「好的。」

「我不知道我去之前，你還有什麼事，先生。」



「我想沒有吧。你替里特先生另外約定了時候麼？」

「是的，先生，他在三點鐘來。」

「好。」

翁子深轉身走到門口，細長的手指抓在門柄上。於是，好像又想起什麼來似地，他回轉來。

「你有什麼事要我對我的朋友說麼？先生。」

雖然翁子深英文講得很好，他遇到R這字仍舊有點困難，他讀成了 *Miond*。

「什麼朋友？」

「關於克勞斯貝太太寫給死者海門的信的，先生。」

「哦，我早忘記了。我對克勞斯貝太太談起，她否認寫過這種信。這顯然是捏造的。」

喬愛斯先生從袋裏拿出抄錄的信遞給翁子深。翁子深不理會這態度。

「那樣說來，先生，我以為如果我的朋友把信送到法庭去也沒有什麼妨礙。」

「一點沒有。但是我不知道你的朋友會有什麼好處。」

「先生，我的朋友覺得照公平講來這是他的責任。」

「那我再也不會妨礙別人去盡他的責任的。」

那律師把中國書記的眼睛碰着了。每個的唇上都沒有一絲笑意，

但是他們澈底地互相瞭解。

「我很明白，先生。」翁子深說。「但是據我研究克勞斯貝這案子，我的意見是這封信的發表足以損害我們的委託者的。」

「我一向看重你法律上的才智，子深。」

「我覺得，先生，如果我勸我的朋友把信從那女人那裏弄到我們這裏來，可以省去不少麻煩。」

喬愛斯先生對着他的吸墨水紙發愁。

「我猜想你的朋友是個生意人，你說他要怎樣才肯放棄這封信呢？」

「他沒有這封信。是那中國女子的。他不過是那中國女子的一個親戚罷了。她是無知識的女子，不是我的朋友告訴她，她還不知道這封信的價值。」

「牠有多少價值呢？」

「一萬元，先生。」

「好天爺！你當克勞斯貝太太從那裏弄得到一萬塊錢！我告訴你這封信是捏造的。」

他說時望着翁子深。那書記并不被這申斥所激動。他站在書桌旁邊，有禮，冷靜，而恭順。

「克勞斯貝先生有着皮當橡皮場的八份之一的股權，和撒蘭頓河橡皮場的六份之一的股權。我有一個朋友肯借錢給他，用的產業作



押。」

「你的交游倒很廣闊，子深。」

「是的，先生。」

「好，你叫他們到監獄裏去吧！我不勸克勞斯貝先生比五千元再多出一個子兒來買一封很容易解釋的信。」

「那中國女子還不肯賣掉這封信，先生。我的朋友費了許多時間去勸她。向她還價是無用的。」

喬愛斯先生注視着翁子深至少有三分鐘。那書記坦然承受着他的探索。他垂下了眼很莊重地站着。喬愛斯先生明瞭他手下的人。聰明的人，子深，他想，我不知道他分得到多少。

「一萬元是個很大的數目。」

「克勞斯貝先生寧可出錢，不願看見他妻子絞死的，先生。」

喬愛斯先生又停着不說了。翁子深肚裏到底還有什麼？他這般顯然地不願讓價，想必他有很靠得住的立腳點。這價錢是一定的了，因為無論那個在外面混的人都知道這是勞勃克勞斯貝先生所能籌劃的最大的數目。

「那中國女子現在在那裏？」喬愛斯先生問道。

「她正住在我的朋友家裏，先生。」

「她肯到這裏來麼？」

「我想還是你到他那裏去好些，先生。今天晚上我可以同你到她

那兒去，她就會把信交給你。她是一個極無知識的婦人，先生，她不懂支票的。」

「我不預備給她支票。我帶鈔票去。」

「比一萬元少帶一些就只是白費了寶貴的光陰，先生。」

「我很明白。」

「我午飯後就去通知我的朋友，先生。」

「很好。你最好今晚十點鐘在俱樂部外邊等我。」

「好的，先生。」

他向喬愛斯先生稍稍彎了彎腰就離開了房間。喬愛斯先生也出去吃午飯。他到俱樂部，正如預料的，他看見了勞勃克勞斯貝。他坐在人很多的一張桌子上，當他經過他身邊找尋坐位的時候，他觸他的肩。

「你走之前我有一兩句話對你說。」他道。

「就是了。你吃完了通知我。」

喬愛斯先生打定了注意怎樣來應對他。飯後他玩了回紙牌，等俱樂部裏的人散一散。他不願爲了這件事在辦公室裏接見克勞斯貝。不久，克勞斯貝走進紙牌間來，一直等到牌局完畢。別的玩客各自有事走了，房裏孤獨地剩下這兩個人。

「發生了一件不大幸運的事，老朋友。」喬愛斯先生說，用着一種他所辦得到的平淡口氣。「似乎你的妻子曾經送一封信給海門，叫他在他死的那天晚上到別墅來。」



「但是這是不可能的，」克勞斯貝叫道，「她一直說她和海門沒有來往。據我所知，她的確有兩個月沒有看見他。」

「事實上這封信還是存在着。牠正在那和海門同居的中國女子手裏。你的妻子意思是要送你一樣生日禮，她要海門幫她去辦來。在慘劇發生後，她感情奮激中，她把這全部忘了，到後來既經否認和海門有過來往，她又不敢再說她弄錯了。這當然是很不幸的，但是我敢說這也不足怪。」

克勞斯貝不響。他的大而紅的臉上帶着完全迷惑的表情，喬愛斯先生見到他這樣缺乏理解力，立刻很寬慰，但是又有點煩燥。他是個遲鈍的人，喬愛斯先生又忍不得遲鈍。但是他自慘劇之後的苦痛觸動了那律師心上的柔軟的一點，克勞斯貝太太更打動了他，當她向他求助不爲了他而爲了她的丈夫的緣故。

「不待我告訴你，這件事很討厭，假如這封信跑到了法官的手裏，你的妻子說了謊話，她要解釋這謊話，事情就要變動；如果海門并不是闖入的，一個不速之客，而是邀請來的，這很容易引起法官們心中的疑惑。」

喬愛斯先生猶豫了。現在他正對着他那個決議。假如這是說笑話的時候，他一定會笑起來，當他想到他做着這樣嚴重的一步，而當事人竟一點也不覺得這事的嚴重。假使他想一想，也許他以爲喬愛斯先生做的事就是律師們日常的工作呢。

「我親愛的勞勃，我不但是你的委托人，而且是你的朋友。我以為我們一定要掌握這封信。祇要花些錢。除了這個，我也沒有什麼別的話要對你說了。」

「多少？」

「一萬元。」

「這真不少。連了股票跌價，和這個那個，正好把我所有的都拿走了。」

「你立刻籌得到麼？」

「我想可以。老卻利墨陀肯在我的錫鑲股票和我投資的橡皮園上押款給我。」

「那末你肯？」

「是不是必需呢？」

「如果你要你的妻子釋放。」

克勞斯貝漲紅了臉。他的嘴怪相地張着。

「可是……」他找不着話，他的臉成了紫色。「可是我不明白。她能解釋的。你是不說他們發覺了他的罪麼？他們不能爲了除去一個惡徒就絞死了她。」

「當然他們不會絞死她。他們祇定她誤殺的罪。也許她兩三年就可以出來。」

克勞斯貝跳起來，他的紅臉嚇呆了。



「三年。」

於是在他的遲鈍的腦筋裏似乎有些明瞭了。他的心是黑暗裏突然有一個閃電打過，雖然繼續的還是黑暗，卻有看不見而可以覺察到的回憶。喬愛斯先生看見克勞斯貝的大而紅的手，曾經經過各種工作的又粗又硬的手，在抖着。

「她要送我的是什麼禮物？」

「她說她要送你一支新鎗。」

那大紅臉更泛得深些了。

「你什麼時候要把錢備齊？」

他的聲音有點古怪。那聲音好似他說話的時候有看不見的手又着他的喉頸。

「今晚十點。我想你可以在六點鐘帶到我的辦公室來。」

「那婦人到你那兒來麼？」

「不，我到她那裏去。」

「我帶着錢來。我和你同去。」

喬愛斯先生銳利地望着他。

「你以為你必需那樣做麼？我覺得還是讓我獨自去做這事好些。」

「這是我的錢啊，不是麼？我要去的。」

喬愛斯先生聳聳他的肩。他們站起來握了手。喬愛斯先生好奇地

望着他。

十點鐘，他們在沒有人的俱樂部裏碰了頭。

「一切都弄好了麼？」喬愛斯先生問。

「是的，錢在衣袋裏。」

「那末我們走吧。」

他們走下階石。喬愛斯先生的車子等在方場上，那時人聲已靜，當他們走到車子邊，翁子深從屋影裏去了出來。他坐在車夫旁邊，指揮着他。他們駛過歐羅巴飯店，從水手酒店轉進了維多利亞大街。這兒，那些中國鋪子還開着，遊手好閒的人在蕩來蕩去，街上人力車汽車和馬車顯出了忙碌的景象。忽然間他們的車子停了，翁子深回過頭來。

「我想我們從這裏走去好些，先生。」他說。

他們出來，他走向前面去。他們在他後面跟了一兩步。於是他請他們停下了。

「你們在這裏等，先生。我進去對我的朋友說。」

他走進一家店鋪，門向街開着，三四個中國人站在賬臺後面。這也是那奇奇怪怪的店鋪之一，看不見一點東西，你不懂他們出賣些什麼。他們看見他招呼着一個高大的人，穿着一身帆布衣服，胸前掛着大金鍊子，這人向外面夜色中閃視了一下。他給子深一柄鑰匙，子深就走出來。他向兩個等待着的人招招手，閃進店旁一扇門裏。他們跟他進去，發覺他們自己是站在一部樓梯腳下。



「你們等一下，我來擦亮一根火柴。」他總是有辦法地說。「你們請上樓。」

他擎着一根日本火柴走在前面，可是火柴簡直不能驅退黑暗，他們在他後面摸索着上去。在第一層樓上，他打開一扇房門，進去點亮了一盞煤氣燈。

「請進來。」他說。

那是一個小小的四方房間，有一扇窗，裏面的傢具祇有兩張矮矮的中國床，鋪着床毯。在一角裏，放着一隻有着一具精緻的鎖的大箱子，上面安置着一個破舊的托盤。在房間裏有一些淡淡苦味的藥氣。他們坐下了，翁子深請他們抽香煙。不一刻，一個肥胖的中國人開門進來，就是他門看見站在賬臺後面的。他用極好的英語問了他們晚安，坐在他同國人的旁邊。

「那中國女子就來。」子深道。

一個小廝從店裏拿來一個托盤，放着一壺茶和幾個杯子，那中國人替他們倒上茶。克勞斯貝拒絕了。中國人低聲互相談着，但是克勞斯貝和喬愛斯先生靜靜地不說話。終於外面有了人聲，有人輕輕地在喊着，那中國人就走向門邊去。他打開了門，說了幾句話，招呼一個女子進來。喬愛斯先生打量她。自從海門死了之後，他已經聽見過不少關於她的事，但是他沒有看見過她。她是一個高大的人，不十分年青，有一張寬廣冷淡的臉，他塗粉，點了胭脂，她的眉毛是一條細黑線，但是她給你一

個有身份的女人的印象。她穿着一件淺藍色的上衣，白的襯衫，她的束裝不中也不西，腳上卻是絲質的中國拖鞋。她頸上帶着沉重的金鍊，腕上金手鐲，耳上金耳環，黑髮上是精緻的金壓髮。他走路很慢，像一個自信很強的婦人的態度，不過步伐很穩重，向床邊傍着翁子深坐了。他對她說了幾句話，她點點頭不在意地看了看兩個白種人。

「她拿着那信麼？」喬愛斯先生問。

「是的，先生。」

克勞斯貝不說什麼，拿出一捲五百元的鈔票來。他數出二十張，交給子深。

「你點一點看可對不對？」

那書記數過了交給那肥胖的中國人。

「很對，先生。」

那中國人又數了一次，放進他的袋裏。他再對那婦人說，她就從她胸前抽出一封信來。她遞給子深，他看了一眼。

「這正是原信，先生。」他說着正要送給喬愛斯先生，克勞斯貝從他手裏拿了去。

「讓我看。」他說。

喬愛斯先生看他唸了，伸兩手來要信。

「你讓我藏着好些。」

克勞斯貝把信慢慢地摺了起來放在他衣袋裏。



「不，我要我自己放着。這費了我不少錢。」

喬愛斯先生沒有回答。三個中國人看着這小小的交談，但是他們想的是什麼，或者想了沒有呢，這不能從他們的無表情的臉色上說出來了。喬愛斯先生站起了身。

「你今晚上用得着我麼，先生？」

「不。」他知道那書記要留在後面去分他應得的錢，他轉向克勞斯貝，「你好了麼？」

克勞斯貝不回答，只站了起來。那中國人走到門前替他們開了門。子深找了一段洋燭，點着照他們下去，兩個中國人把他們送出了門。他們讓那女子坐在床上靜靜地吸着香煙。兩個人一到了街上，便離了他們重又上樓去了。

「你拿着那封信要做什麼？」喬愛斯先生問。

「藏着。」

他們走到車子等着的地方，喬愛斯先生請克勞斯貝上車。克勞斯貝搖搖他的頭。

「我要走一走。」他遲疑了一刻，拖着雙腳。「海門死的那天晚上，我到新加坡去，一部份就是爲了要從一個熟人那裏去買一支出讓的新鎗。晚安。」

他很快地消失在黑暗中了。

開庭時，喬愛斯先生進行得很好。陪審官們走進法庭早就決定了

開釋克勞斯貝太太。她指出對她有利的證據。她用坦然的樣子講述她的事實。那審判官是一個和藹的人，明顯地他對於他的職務并不十分感到興趣。他帶着求恕的神態問了必需的問題。他的判決詞簡直就是辯護詞，陪審官也祇把判決考慮了不到五分鐘。從擠滿在法庭裏的羣衆那兒發出了禁不住的歡呼的聲音。法官向克勞斯貝太太道賀，她是自由之身了。

沒有人比喬愛斯太太說過更激烈的責罵海門的行爲的話了，她是一個忠於朋友的女人，她堅持着要克勞斯貝夫婦在開庭以後住到她家去，一直到他們能夠動身出發爲止，因爲她也和別人一樣，早就料定有這判決的。這當然不能再叫那可憐的，可愛的，勇敢的奈絲麗回到那慘劇發生的別墅裏去了。審判在十二點半終了，當他們到達喬愛斯家裏，一席豐盛的午餐在等候着他們。混合酒也製好了，喬愛斯太太的貴重的混合酒全馬來諸邦都稱讚的，喬愛斯太太敬祝奈絲麗的健康。她是一個健談活潑的女人，現在正是她興緻頂高的時候。還算好，因爲其他的人都靜默着。她也不覺得奇怪，他丈夫向來不多講話的，那另外兩個自然是被長期的受罪弄疲乏了。吃飯的時候，繼續着響亮有勁的獨白。咖啡端了上來。

「現在，孩子們，」她高興而急促地說道，「你們一定要休息一會，等下午茶點之後我要帶你們到海邊去兜風。」

喬愛斯先生是難得在家裏用午飯的，當然要回他的辦公室去。



「我恐怕不能夠，喬愛斯太太。」克勞斯貝說，「我立刻就要回到橡皮園去。」

「不是今天吧？」她叫道。

「是的，現在我已經疏忽了太久了，我有緊急的事呢。但是我很感謝你的，假如你肯留着奈絲麗，等到我們決定了怎樣辦法之後。」

喬愛斯太太要想勸阻，可是她丈夫止住了她。

「假如他一定要走，他是一定得走的，何必再說呢。」

那律師的語音使她立刻望着他的臉。她禁住了舌，靜默了片刻，於是克勞斯貝又說。

「你肯原諒我，我立刻就動身，在天黑以前就可以到那兒。」他站起來，「你來送我出去麼，奈絲麗？」

「當然。」

他們一同走出了飯廳。

「我說他真不知道體諒。」喬愛斯太太說道，「他總該知道奈絲麗現在正要和他在一起。」

「我斷定若不是絕對的必需，他是不會走的。」

「好，我去看看奈絲麗的房間預備好了沒有。她當然要好好地休息一下，才可以娛樂。」

喬愛斯太太離開了房間，喬愛斯又坐下來。不久，他聽見克勞斯貝開動着他的機器腳踏車，軋軋地開過了花園裏的卵石道。他站起來走進

起居室去。克勞斯貝太太正站在室中央，向空望着，手裏是一封打開的信。他認得那信。當他進來時，她看了他一看，他看見她是死一般地慘白。

「他知道了。」她喃喃地說。

喬愛斯先生走到她面前去，從她手裏拿過那封信來。他燃起一根火柴，把信紙點着了。她看着信在燒。當他不能再拿住牠的時候，他把牠丟落在磚地上，他們一同看着信紙捲起來變了黑色。於是他用足把牠踏成了灰。

「他知道什麼？」

她很長久地注視着他，她眼睛裏有很奇怪的樣子。這是慚愧，或是絕望？喬愛斯先生也說不出。

「他知道喬弗雷是我的情人。」

喬愛斯先生不動也不響。

「他是我的情人多年了。他從戰爭回來之後，差不多立刻便成了我的情人。我們知道該怎樣地留心。當我們變成情人之後，我就假裝說我討厭他，當勞勃在家的時候，他很難得來。我常常到我們約定的地方，他和我會面，每星期二三次，勞勃到新加坡去的時候，他常常深夜到我處來，那時僕人已去了。我們時常會面，一向如此，沒有一個人起過一點疑心。於是，到近來，一年之前，他變了。我不知道是怎麼一會事。我不能相信他不再關心我。他總是否認。我怒了。我對他發脾氣。我想有時他會恨我的。哦！你要是知道我忍受的是什麼痛苦。我過的是地獄的生活。我知



道他不再要我，我不肯放他走。痛苦痛苦！我愛着他，我什麼東西都貢獻給他了。他就是我的生命。後來我聽說他和一個中國女子同居。我不能相信。我不肯相信。終於我看見了她，我親眼看見了她，在村莊上走過，帶着金手鐲和金頸鍊，是一個又老又肥的中國婦人。她比我還要年老。可怕！他們都知道她是他的情婦。當我走過她身邊時，她望着我，我知道她曉得我也是他的情婦。我就寫信給他。我對他說我一定要見他。你看過那信了。我寫這封信真是發狂。我不知道我在做什麼。我不管。我有十天沒有看見他了。這和一生一世一般地長久。我們最近一次分別時，他抱着我，親吻我，叫我不悲傷。他就從我懷裏投到她身邊去了。」

她很用力地低聲說着，現在她停下了，絞着雙手。

「那倒霉的信。我們一向很小心的。我寫給他的信，他看過之後他總撕掉了的。我怎會知道他單單遺下了這一封呢。他來了，我就告訴他我已知道了那中國女子的事。他否認。他說這是無稽之談。我神經錯亂了。我不知道我對他說些什麼。哦！我就恨着他了。我抓破他的手臂。我說着我所有的能夠傷害他的話。我侮辱他。我恐怕還唾了他的臉。最後，他向我解釋。他告訴我他已經厭惡我了，並且不想再看見我。他說我累得他要死。於是他承認中國女子的事是真的。他說他認識她已有多，還

在戰爭以前，唯有她才實在是他的，其餘都是消遣罷了。他又說他願意我知道，現在終可以放棄他了。於是我就不知怎樣了。我魂不在身。我眼睛裏紅起來。我抓過手鎗來就放。他大叫了一聲，我看見我打中了他。他蹣跚着衝向洋台去。我跑在他後面又放了一鎗。他跌倒在地上，我就站在他身邊只顧放，直到那手鎗克立克立地響着，我才知道裏面已沒有子彈了。」

最後她停下來，喘息着。她的臉不要像人，被殘酷憤怒和痛苦扭曲了。你永遠想不到這安靜文雅的女人會有這樣狠惡的心情。喬愛斯先生倒退了一步。他不敢看她。那不是一個人臉，那是一張會說話的可怕的鬼臉殼。於是他們聽見從鄰室傳來一個響亮親切快活的聲音。那是喬愛斯太太。

「來啊！奈絲麗親愛的，你的房間弄好了。你一定在打瞌睡了。」

克勞斯貝太太的態度漸漸地恢復過來。那些顯明的怒氣平息了，好像你的手撫平一張摺皺的紙一樣，不一刻她的臉便冷靜安祥而沒有皺紋了。牠有一點兒蒼白，但是嘴唇上露出一個好看悅人的微笑。她又是一個有教養而並且是出衆的女人了。

「我就來。親愛的陶樂賽。我真抱歉給你這許多麻煩。」



# 東方雜誌

第三十三卷 第七號

二十五年四月一日出版

## 廣告索引

Index to Advertisers

商務印書館	目錄前後及正文前後
上海電話公司	第 278 頁後
父子大藥廠	第 128 頁地位
五洲大藥房	第 195 頁前
天廚味精廠	第 250 頁後
中國內衣公司	第 138 頁地位
汽巴藥廠	第 251 頁前
金星自來水筆廠	對東方畫報
拜耳大藥廠	對東方畫報
信誼化學製藥廠	第 279 頁前
美狄根洋行	對東方畫報
韋廉士醫生藥局	首篇正文前及底封外
兜安氏西藥公司	第 181 頁前
華納公司阿加洛	第 282 頁後
棕欖公司	第 120 頁地位
祿來可得反光鏡箱	東方畫報內
新星西藥行	第 156 頁地位
萬國函授學堂	對東方畫報
愛蘭漢百利公司	第 181 頁前
種德園老藥局	第 195 頁前
歐亞航空公司	封面裏
薛魯敦藥行	對版權頁

\*J12(77)h-25:4

第三十三卷 第六號

(幅八十六)報畫方東

# 東方雜誌

刊月半

東方	東京的慘變	九頁	胡維定
論壇	歐洲反集體安全制度陣線的形成	九頁	胡維定
集體安全之理論與實際	英國的外交政策	九頁	胡維定
五國海軍會議之經過及日本退出	海軍會議之影響	九頁	胡維定
大戰前後國際空戰法之史的鳥瞰	最近我國鹽稅之真相	九頁	胡維定
外人在華投資之回顧與我國今後之對策	周仁慶	九頁	胡維定

法國農民運動之檢討	許德佑
日本人口增加極限	李立俠
現代	西班牙國改選
史料	東非戰事之最近形勢
世界各國著名雜誌論文摘要	孫曉樓
永久極化電介體之最近研究	張天澤
國際貨物流動和國際資金流動的關係	張天澤
中國之真實弱點	王造時
魯東種烟區三個月的觀感	張佩陀
實行法幣後的鉅鹿農村	張佩陀
劇變中的故鄉——武進農村	張佩陀
浙江郵特農村中「會」的組織	張佩陀
文藝	雪花膏的故事
陳復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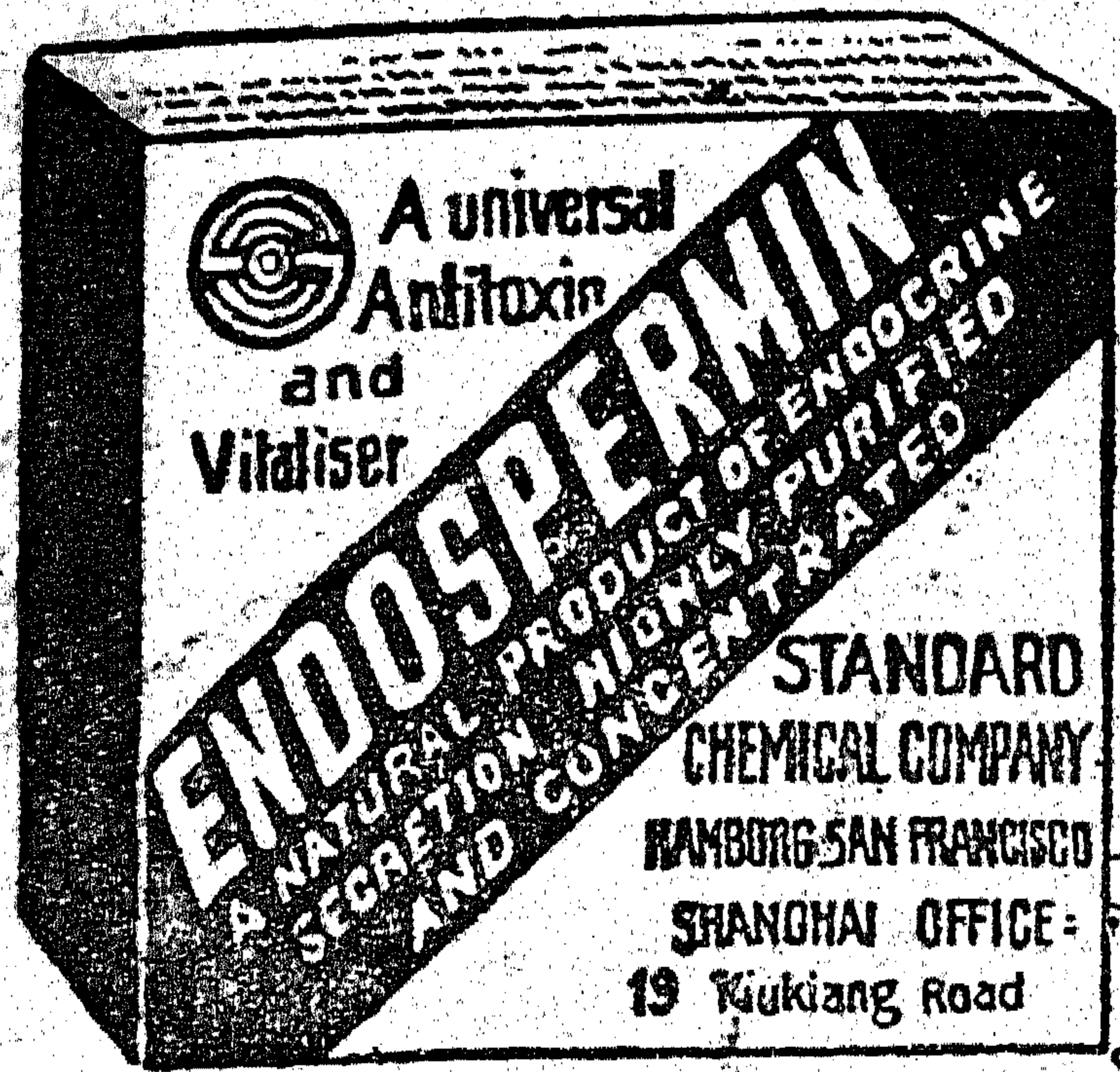
每冊 15 分

代均郵各(在郵)六三四年角元冊十半 價定預  
定可局地(內費)角元冊廿全九一二年

行發館書印務商

\*E76(h)-25:3





安度賜保命 (ENDOSPERM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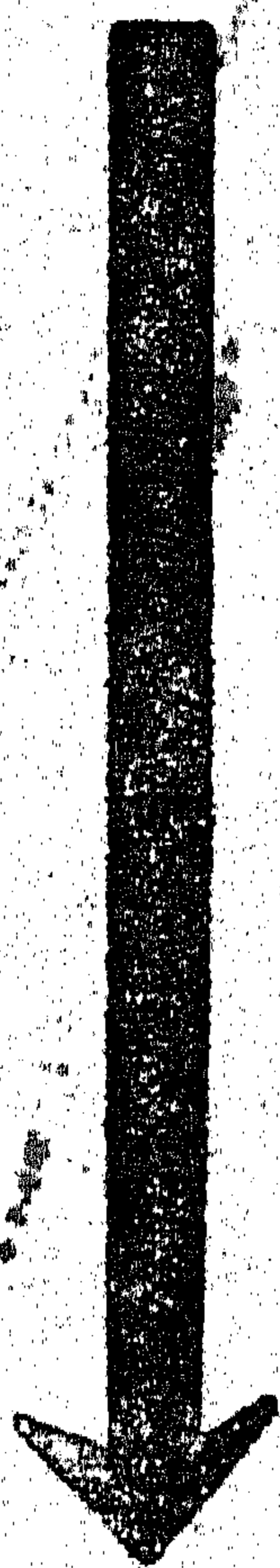
為最純淨之 Hormone 胚胎腺製劑。有增加人體天然抵抗病菌力及預防未老先衰之功。主治諸虛百損。神經痛。動脈管變硬。糖尿。痛風。性神經衰弱等症。用本藥戒除鴉片煙癮。尤有特效。

各大醫士。所以採用安度賜保命者。實因其效力可靠。見功神速。而毫無不良之副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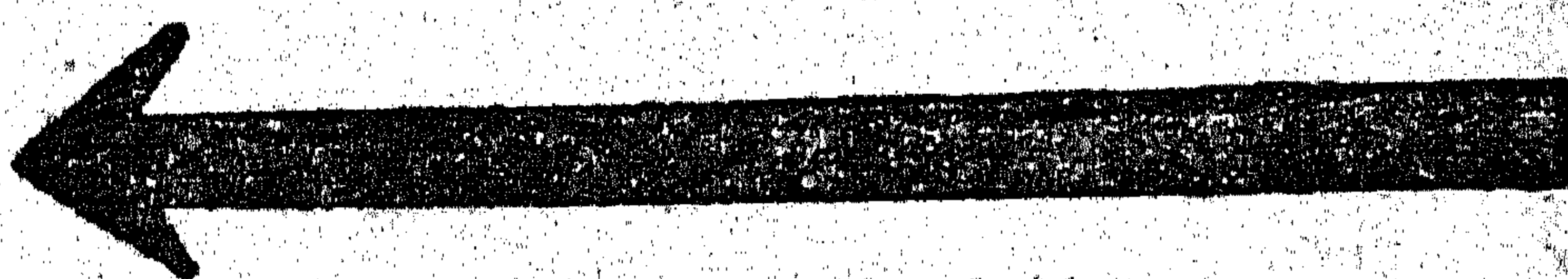
詳細說明書函索即寄

上海九江路十九號

藥劑化學師薛魯敦藥行



安度賜保命係一種最純淨之好藥。其功用以治療鴉片煙癮。因戒除者嗜好。因而戒除者為數甚多。敢行其保其無他毒質。醉朝及其他毒質。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賜茂林 極優之補劑

化學師薛魯敦藥行  
上海郵政信箱第 23 號

主治 貧血 諸虛 百損 常